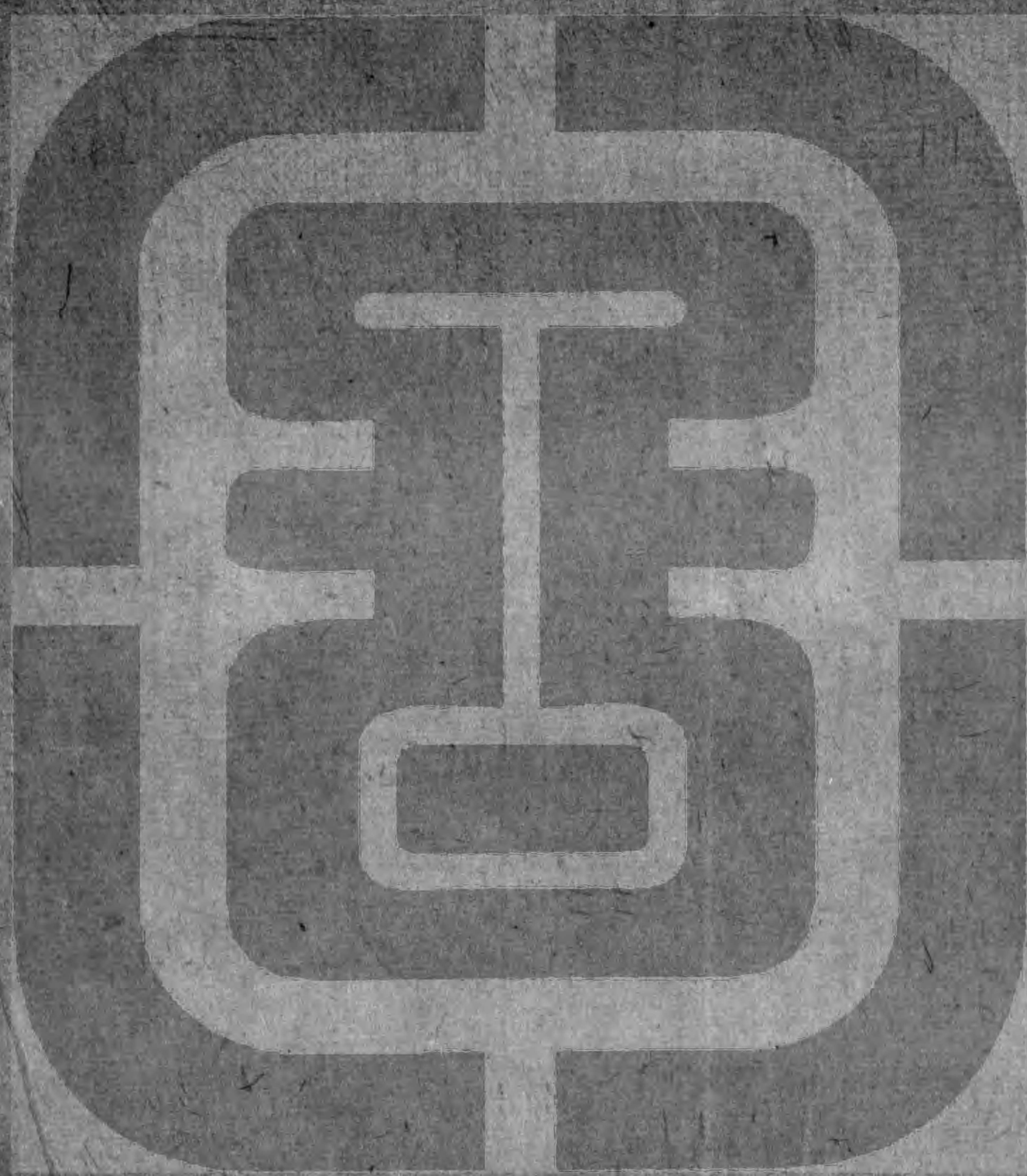


11431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二十一

神龜手校

龍四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父校

龍四

蕭昕

遺尺潭

劉貫詞

韋氏

任頊

趙齊嵩

○蕭昕

唐故兵戶尚書蕭昕嘗為京兆尹時京師大旱炎鬱之氣蒸為疾癘代宗命宰臣下有司禱祀山川凡月餘暑氣益盛時天竺僧不空三藏居于靜住寺三藏善以持念召龍興雲雨昕於是詣寺謂三藏曰今茲驕陽累月矣聖上懸憂撤樂貶食歲凶是念民瘵為憂幸吾師為結壇場致雨也三藏曰易與耳然召龍以興雲雨吾恐風雷之震有害於生植又何補于稼穡耶昕曰迅雷甚雨誠不能滋百穀適足以清暑熱而少解黔首之病也



願無辭焉三藏不獲已乃命其徒取華木皮僅尺餘續小龍于上而以爐甌香水置于前三藏轉呪震舌呼祝呪者食頃即以續龍授昕曰可投此于曲江中投訖亟還無冒風雨昕如言投之旋有白龍繞尺餘搖鬣振鱗自水出俄而身長數丈狀如曳素倏忽亘天昕鞭馬疾驅未及數十步雲物凝晦暴雨驟降比至永崇里道中之水已若決渠矣出宣室志

○遺尺潭

崑山縣遺尺潭本大曆中村女爲皇太子元妃遺玉尺化爲龍至今遂成潭止傳載

○劉貫詞

唐洛陽劉貫詞大曆中求丐於蘇州逢蔡霞秀才者精彩俊爽一相見意頗殷勤以兄呼貫詞旣而携羊酒求宴酒闌曰兄今

汎游江湖間何爲乎曰求丐耳霞曰有所抵耶汎行郡國耶曰蓬行耳霞曰然則幾獲而止曰十萬霞曰蓬行而獲十萬乃無翼而思飛者也設令必得亦廢數年霞居洛中左右亦不貧以他故避地音問久絕有所懼祈兄爲回途中之費蓬遊之望不擲日月而得如何曰固所願耳霞于是遺錢十萬授書一緘白曰逆旅中遽蒙周念旣無形迹輒露心誠霞家長鱗虫宅渭橋下合眼叩橋柱當有應者必邀入宅娘奉見時必請與霞少妹相見旣爲兄弟情不合踈書中亦令渠出拜渠雖年幼性頗慧聰使渠助爲主人百緡之贈渠當必諾貫詞遂歸到渭橋下一潭泓澄何計自達久之以爲龍神不當我欺試令眼叩之忽有一人應因視之則失橋及潭矣有朱門甲第樓閣參差有紫衣使拱立于前而問其意貫詞曰來自吳郡郎君有書問者執書



以入頃之復出曰太夫人奉屈遂入廳中見太夫人者年四十餘衣服皆紫容貌可愛貫詞拜之夫人荅拜且謝曰兒子遠遊久絕音耗勞君惠顧數千里達書渠少失意上官其恨未減一從遁去三歲寂然非君特來愁緒猶積言訖命坐貫詞曰郎君約爲兄弟小妹子卽貫詞妹也亦當相見夫人曰兒子書中亦言渠略梳頭卽出奉見俄有青衣者曰小娘子來年可十五六容色絕代辨慧過人旣拜坐于母下遂命具饌亦甚精潔方對食太夫人忽眼赤直視貫詞女急曰哥哥憑來宜且禮待况令消患不可動搖因曰書中以兄處分令以百緡奉贈旣難獨舉須使輕齎今奉一器其價相當可乎貫詞曰已爲兄弟寄一書札豈宜受其賜太夫人曰郎君貧遊兒子備述今副其語不可推辭貫詞謝之因命取鎮國碗來又進食未幾太夫人復瞪視

眼赤口兩角涎下女急掩其口曰哥哥深誠託人不宜如此乃曰娘年高風疾發動祇對不得兄宜且出女若惧者遣青衣持碗自隨而授貫詞曰此蜀賓國碗其國以鎮災厲唐人得之固無所用得錢十萬可貨之其下勿鬻其緣娘疾須待左右不遂從容拜而入貫詞持碗而行數步回顧碧潭危橋宛似初到視手中器乃一黃色銅碗也其價只三五鏹耳大以爲龍妹之妄也執鬻于市有酬七百八百者亦有酬五百者念龍神貴信不當欺人日日持行于市及歲餘西市店忽有胡客來視之大喜問其價貫詞曰二百緡客曰物宜所直何止二百緡且非中國之寶有之何益百緡可乎貫詞以初約只爾不復廣求遂許之交受客曰此乃蜀賓國鎮國碗也在其國大穰人患厄此碗失來其國大荒兵戈亂起吾聞爲龍子所竊已近四年其君方以



國中半年之賦召贖君何以致之貫詞具告寔客曰蜀賓守龍  
上訴當追尋次此霞所以避地也陰冥吏嚴不得陳首藉君爲  
由送之耳殷勤見妹者非固親也慮老龍之噉或欲相啗以其  
妹衛君耳此椀旣出渠不當來亦消患之道也五十日後清洛  
波騰澆濁晦日是霞歸之候也曰何以五十日然後歸客曰吾  
携過嶺方敢來復貫記之及期往視誠然矣

出續玄  
怪錄

○韋氏

京兆韋氏名家女也適武昌孟氏唐大曆末孟與妻弟韋生同  
選韋生受楊子縣尉孟受閬州錄事參軍分路之官韋氏從夫  
入蜀路不通車輿韋氏乘馬從夫至駱谷口中忽然馬驚墜于  
岸上數百丈視之杳黑人無入路孟生悲號一家慟哭無如之  
何遂設祭服喪捨去韋氏至下墜約數丈枯葉之上體無所損

初似悶絕少頃而甦經一日饑甚遂取木葉裹雪而食傍視有  
一巖罅不知深淺仰視處如大井焉分當死矣忽于巖谷中見  
光一點如燈後更漸大乃有二焉漸近是龍目也韋懼甚負石  
壁而立此龍漸出長可五六丈至穴邊騰孔而出頃又見雙眼  
復是一龍欲出韋氏自度必死寧爲龍所害候龍將出遂抱龍  
跨之龍亦不顧直躍穴外遂騰于空韋氏不敢下顧任龍所之  
如半日許意疑已過萬里試開眼下視此龍漸低又見江海及  
草木其地度四五丈恐負入江遂放身自墜落于深草之上良  
久乃甦韋氏不食已經三四日矣氣力漸憊徐徐而行遇一漁  
翁驚其其人韋氏問此何所漁翁曰此楊子縣韋氏私喜曰去  
縣幾里翁曰二十里韋氏具述其由兼饑渴漁翁傷異之舟中  
有茶粥飲食之物韋氏問曰此縣韋少府尚未到翁曰不知到



未韋氏曰某卽韋少府之妹也倘爲載去至縣當厚相報漁翁與載至縣門韋少府已上數日矣韋氏至門遣報孟家十三姊韋生不信曰十三姊從孟郎入蜀那忽來此韋氏令具說此由韋生雖驚亦未深信出見之其姊號哭話其迤厄顏色痿痺婚不可言乃舍之將息尋亦平復韋生終有所疑後數日蜀中西問果至韋生意乃豁然方更悲喜追酬漁父二十千遣人送姊入蜀孟氏悲喜無極後數十年韋氏表弟裴綱貞元中猶爲洪州高安尉自說其事

出化原記

任頊

唐建中初有樂安任頊者好讀書不喜塵俗事居深山中有一翁叩門來謁衣黃衣貌甚委靡焉之志嘗一日閉關晝坐有一翁叩門來謁衣黃衣貌甚委靡杖而至頊延坐與語旣久頊訝其言訥而色沮甚有不樂事

問翁曰何爲而色沮乎豈非有憂耶不然是家有疾而翁念之深耶老人曰果如是吾憂侯子一問固久矣且我非人乃龍也西去一里有大湫吾家之數百歲今爲一人所苦禍且將及非子不能脫我死輒來奉訴子今幸問我故得而言也頊曰某塵中人耳獨知有詩書禮樂他術則我不之曉然何以脫翁之禍乎老人曰但授我語非藉他術獨勞數十言而已頊曰願受教翁曰後二日願子爲我晨至湫上當亭午之際有一道士自西來者此所爲禍我者也道士當竭我湫中水且屠我子伺其湫水竭宜厲聲呼曰天有命殺黃龍者死言畢湫當滿道士必又爲術子因又呼之如是者三我得完其生矣必重報幸無他爲慮頊諾之而祈謝甚懼久之方去後二日頊遂往山西果有大湫卽坐于湫旁以伺之至當午忽有片雲自西冉冉而降于湫



上有一道士自雲中下頽然而長約丈餘立湫之岸於袖中出墨符數道投湫中頃之湫水盡涸見一黃龍帖然俯于沙頃即厲聲呼天有命殺黃龍者死言訖湫水盡溢道士怒即于袖中出丹字數十符投之湫水又竭即震聲呼如前詞其水又溢道士怒甚凡食頃乃出朱符十餘道向空擲之盡化為赤雲入湫湫水即竭呼之如前詞湫水又溢道士顧謂頃曰吾一十年始得此龍為食柰何子儒士也奚救此異類乎怒責數言而去頃亦還山中是夕夢前時老人來謝曰賴得君子救我不然幾死道士手深誠所感千萬何言今奉一珠可於湫岸訪之用表我心重報也頃往尋之果得一粒徑寸珠于湫岸草中光耀洞徹殆不可識頃後特至廣陵市有胡人見之曰此真驪龍之寶也而世人莫可得以及數千萬為價而市之

出宣室志

趙齊嵩

貞元十二年趙齊嵩選受成都縣尉收拾行李兼及僕從負劄以行欲以赴任然棧道甚險而狹常以馬鞭拂小樹枝遂被鞭梢繳樹猝不可脫馬又不住遂墜馬枝柔葉軟不能得輓直至谷底而無所賴視上直千餘仞旁無他路分死而已所從僕輩無計遂聞于而歸趙子進退無路墜之翌日忽聞雷聲殷殷乃知天欲雨須臾石窟中雲氣相旋而出俄而隨雲有巨赤斑蛇龕合拱鱗甲煥然擺頭而雙角出蜿身而四足生奮迅鬣鬣搖動首尾乃知龍也趙生念曰我住亦死乘龍出亦死寧出而死攀龍尾而附其身龍乘雲值上不知幾千仞趙盡死而攀之既而至中天施體而行趙生方能跨之必死于泉矣南視見雲水一色乃南海也生又嘆曰今日不葬于山卒于泉矣而龍將



到海飛行漸低去海一二百步捨龍而投之地海岸素有蘆葦雖墮而靡有所損半日乃行路逢人問之曰清遠縣也然至于縣且無伴從憑據人不之信不得繾綣迤邐以至長安月餘日達舍家內始作三七齋僧徒大集忽見趙生至皆驚恐奔曰竟來歸趙生當門而坐妻孥輩亦恐其有復生云請于日行看有影否趙生怒其家人之詐恐不肯于日行踈親曰若不肯日中行必是鬼也見趙生言猶云乃鬼語耳良久自叙其事方大喜行于危險乘騎者可以為戒也

出博異志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二十一 終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二十二

龍五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父稜

許漢陽

劉禹錫

周邨

資州龍

韋思恭

盧元裕

盧翰

李修

韋宥

尺木子

史氏子

許漢陽

許漢陽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于洪饒間日暮江波急尋小浦路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纔二三尺又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投以泊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鬟方鵬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漢陽訝之而調以游詞又大笑復走入宅漢陽束帶上岸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宅內



廳揖坐云女郎易服次須臾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斐如碧玉作兩道虹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上階見白金書曰夜明宮四面奇花果木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者列拜又引第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覩皆拜問所來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食訖命酒其中有奇樹高數丈枝幹如梧葉似芭蕉有紅花滿樹未吐盞如杯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命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飲前欄干上叫一聲樹上花一時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掣曳之服各稱其質諸樂絃管盡備其人再拜女郎舉酒衆樂俱作蕭蕭泠泠窈如神仙纔一巡已夕月色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人事辨之則女郎一無所

酌答歡飲至二更筵宴已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遂爲讀一遍女郎又請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謂諸女郎兼語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請誦之女郎及漢陽曰善乃吟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并筆硯請漢陽與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札之卷大如拱斗已半卷書過矣觀其筆乃白玉爲管硯乃碧玉以玻璃爲匣研中皆研銀水寫訖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展向前見數首皆有人名押者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而不見姓女郎遂收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亦每歸呈父母兄弟不欲雜耳漢陽曰適以弊名押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子所論四更以來



命悉收拾揮霍次一青衣曰郎可歸舟矣漢陽乃起諸女郎曰  
忻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恨恨而別歸舟忽大風雲色陡暗  
寸步黯黑至平明觀夜來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  
昨晚灑口江岸人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因泊舟而訊人曰江  
口溺殺四人至二更後却撈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死而未  
甚有巫女以楊柳水洒拂禁呪久之能言曰昨夜水龍王諸女  
及姨姊妹六七人歸過洞庭宵宴于此取我輩四人作酒掾客  
少不多飲所以我却得來漢陽異之乃問曰客者爲誰曰一措  
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言諸小娘子苦愛人間文字不可得  
常欲請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舟也漢陽乃  
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  
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知悉以人血爲酒耳三日方平

出博異記

○劉禹錫

唐連州刺史劉禹錫貞元中寓居榮澤首夏獨坐林亭忽然聞  
大雨天地昏黑久方開霽獨亭中杏樹雲氣不散禹錫就視樹  
下有一物形如龜鱉頗甚腥穢大五斗釜禹錫因以瓦礫投之  
其物卽緩緩登階止于簷柱禹錫乃退立床下支策以觀之其  
物仰視柱抄欵以前趾抉去半柱因大震一聲屋瓦飛紛亂下  
亭內東壁上下罅裂丈許先是亭東紫花苜蓿數畝禹錫時于  
裂處分明遙見雷既收轂其物亦失而東壁之裂亦已自吻合  
矣禹錫亟視之苜蓿如故壁亦無動處

出集異記

○周邠

貞元中有處士周邠文學豪俊之士也因夷人賣奴年十四五  
視其貌甚慧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沈潛雖經日移時終



無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無不屆也邛因買之易其名曰水精異其能也邛自蜀乘舟下峽抵江陵經瞿塘艷瀨遂令水精沈而視其邃遠水精入移時而出多探金銀器物邛喜甚每艤船於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復有所得泐流抵江都經牛渚磯古云最深處是温嶠藝犀照水怪之濱又使没入移時復得寶玉云甚有水怪莫能名狀皆怒目戟手身僅免禍因茲邛亦至富贍後數年邛有友人王澤牧相州邛適河北而訪之澤甚喜與之游宴日不能暇因相與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盤石而甃成八角焉濶可三丈餘旦暮烟雲蒼鬱漫衍百餘步晦夜有光如火紅射出千尺鑿物若晝古老相傳云有金龍潛其底或亢陽禱之亦甚有應澤曰此井應有至寶但無計而究其是非耳邛笑曰甚易遂命水精曰汝可與我投此井到底看有何怪異澤亦

當有所賞也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脫衣沉之良久而出語邛曰有一黃龍極大鱗如金色抱數顆明珠熟寐水精欲劫之但手無及憚其龍忽覺是以不敢觸若得一利劍如龍覺當斬之無憚也邛與澤大喜澤曰吾有劍非常之寶也汝可持往而劫之水精飲酒仗劍而入移時四面觀者如堵忽見水精自井面躍出數百步續有金手亦長數百尺爪甲鋒穎自空拏攫水精却入井去左右懾慄不敢近覩但邛悲其水精澤恨失其寶劍遂巡有一老人身衣褐裘貌甚古杜而謁澤曰某土地之神使君何容易而輕其百姓此穴金龍是上玄使者宰其瑰璧澤潤一方豈有信一微物欲因睡而劫之龍忽震怒作用神化搖天關擺地軸搥山岳而碎丘陵百里爲江湖萬人爲魚鱉君之骨肉焉可保昔者鍾離不愛其寶孟嘗自返其珠子之不效乃肆



其貪婪之心縱使猾黠之徒取寶無憚今已啗其軀而鍛其珠矣澤報恨無詞而對又曰君須火急悔過而禱焉無使甚怒耳老人倏去澤遂具牲牢奠之出傳

○資州龍

韋臯鎮蜀末年資州獻一龍身長丈餘鱗甲悉具臯以木匣貯之蟠屈於內時屬元日置于大慈寺殿上百姓皆傳縱觀二三日爲香烟薰死國史闕書是何祥也出紀

○韋思恭

元和六年京兆韋思恭與董生王生三人結友於嵩山岳寺肄業寺東北百餘步有取水盆在岩下圍丈餘而深可容十斛旋取旋增終無耗一寺所汲也三人者自春居此至七月中三人乘暇欲取水路臻于石盆見一大虵長數丈黑若純漆而在曰

花似錦蛇涎盆中二子見而駭視之久之王與董議曰彼可取而食之韋曰不可昔葛陂之竹漁父之椽雷氏之劍尚皆爲龍安知此名山大鎮豈非龍潛其身耶况此蛇鱗甲尤異于常者是可戒也二子不納所言乃投石而扣地且死縈而歸烹之二子皆咄韋生之詐縈俄而報盆所又有虵者二子之盆所又欲擊韋生諫而不允二子方舉石欲投虵騰空而去及三子歸院烹蛇未熟忽聞山中有殷殷然地動覘之則此山中風雲暴起飛沙走石不瞬息至寺天地晦暝對面相失寺中人聞風雲暴起中云莫錯擊須臾兩火中半下韋生之宇並焚蕩且盡王與董皆不知所在韋子於寺廊下無事故神化之理亦甚昭然不能全爲善但吐少善言則蛟龍之禍不及矣而况于常行善道哉其二子尸迨兩日于寺中兩隅下方索得斯乃韋自說至于



好殺者足以爲戒矣出博異志

○盧元裕

故唐太守盧元裕未仕時嘗以中元設幡幢像置盂蘭于其間儀聞盆中有唧唧之音元裕視見一小龍纔寸許逸狀奇姿婉然可愛于是以水沃之其龍伸足振鬣已長數尺矣元裕大恐有白雲自盆中而起其龍亦逐雲而去元裕即翰之父也出宣室志

○盧翰

唐安太守盧元裕子翰言太守少時嘗結友讀書終南山日晚溪行崖中得一圓石瑩白如鑑方執玩忽次墜地而折中有白魚約長寸餘隨石宛轉落澗中漸盈尺俄長丈餘鼓鬣掉尾雲雷暴興風雨大至出紀聞

李修

唐浙西觀察使李修元和七年爲絳郡守是歲其屬縣龍門有龍見時觀者千數郡以狀聞于太守時相國河東府張弘靖爲河中節度使相國之子故舒州刺史以宗嘗爲文以讚其事出宣室志

○韋宥

唐元和故都尉韋宥出牧温州忽忽不樂江波修永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岬依舟而行忽淺沙亂流蘆葦青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枝有拂鞍者宥因閑援熟視忽見新絲箏絃周纏蘆心宥即收蘆伸絃其長倍尋試縱之應手復結宥奇駭因真於懷行次江館其家室皆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有妓即付箏妓曰我于蘆心得之頗甚新緊然沙洲江徼是物何自而來吾甚異之試施于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少異唯短



三三寸耳方饌妓卽置之隨置復結食罷視之則已蜿蜒搖動  
妓驚告衆競來觀之而雙眸瞭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命衣冠  
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內投之于江纔及中流風波皆作蒸雲  
走雷咫尺昏暗俄有白龍百尺擎攫昇天衆咸觀之良久乃滅

出集  
異記

尺木

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

出酉陽  
雜俎

史氏子

有史氏子者唐元和中曾與道流游華山時暑甚憇一小溪忽  
有一葉大如掌紅殷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寘于懷中坐食  
頃覺懷中冷重潛起觀之其上鱗栗栗而起史驚惧棄林中遂  
白衆人此必龍也可速去須臾林中白烟生彌布一谷史下山

未半風雨大至

出酉陽  
雜俎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二十三

龍六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父校

盧君暢

元義方

平昌井

虎頭骨

法善寺

龍廟

秦龍者

孔威

華陰湫

崔道樞

金龍子

黃馴

臨漢系

燒龍

柳翁

盧君暢

故東都留守判官祠部郎中范陽盧君暢為白衣時僑居漢上嘗一日獨驅郊野見二白犬腰甚長而其臆豐飄然若墜俱馳走田間盧訝其異于常犬因立馬以望俄而其犬俱跳入于一湫中已而湫浪汎騰旋有二白龍自湫中起雲氣噎空風雷大



震盧俱甚鞭馬而歸未及行數里衣盡沾濕方悟二犬乃龍也

出宣室志

### 元義方

元義方使新羅發雞林州遇海島中有泉舟人皆汲飲之忽有小蛇自泉中出海師遽曰龍怒遂發未數里風雲雷電皆至三日三夜不絕及雨霽見遠岬城邑乃萊州

出國史補

### 平昌井

平昌城舊與荆水通有神出入焉故名龍城外國有寺曰咀呵羅寺有神龍住米倉中奴取米龍輒却奴若常取米龍即不與倉中米若盡奴向龍拜倉即盈溢

出國史補

### 虎頭骨

南中旱即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水即散入牽制不定

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

出尚書故實

### 法喜寺

政陽郡東南有法喜寺去郡遠百里而正居渭水西唐元和末寺僧有頻夢一白龍者自渭水來止於佛殿西楹蟠遶且久乃直東而去明日則雨如是者數矣其僧異之因語于人人曰福地蓋神祇所居固龍之宅也而佛寺亦為龍所依焉故釋氏有天龍八部其義在矣况郊野外寺殿宇清敞為龍之止不亦宜乎願以土龍置于寺楹間且用識其夢也僧召工合土為偶龍具告其狀而于殿西楹置焉功畢甚得雲間勢蜿蜒鱗鬣曲盡其妙雖丹青之巧不能加也至長慶初其寺居人有偃于門外者見一物從西軒直出飄飄然若升雲狀飛馳出寺望渭水而去夜將分始歸西軒下而細視之果白龍也明日因告寺僧僧



奇之又數日寺僧盡赴村民會齋去至午方歸因入殿視像龍已失矣寺僧且嘆且異因相語曰是龍也雖假以土尚能變化無方去莫知其適來莫究其自果靈物乎及晚有陰雲起于渭水俄而將逼殿宇忽有一物自雲中躍而出指西軒以入寺僧俱驚且視之乃見像龍已在西楹上迫而觀之其龍鬚鬣鱗角若盡沾濕自是因以鐵鎖系之其後里中有旱澇祈禱之應若影響出宣室志

龍廟

汾水貫太原而南注水有二橋其南橋下常有一龍見是架龍廟于橋下故相國令狐楚居守北都時有一龍自廟中出傾都士女皆縱觀近食頃方拏奮而去旋有震雷暴雨焉又明年秋汾水延溢有一白蛇自廟中出既出而廟屋摧圯其橋亦壞時

唐太和初也出宣室志

豢龍者

牛僧孺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自云豢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黑龍也強驅逐之慮為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水漫漲漂溺萬戶處士惧罪亦亡去出尚書故實

孔威

唐咸通末舒州刺史孔威進龍骨一具因有表錄其事狀云州之桐城縣善政鄉有百姓胡舉有青龍闔死于庭中時四月尚有繭箔在庭忽雲雷暴起聞雲中有擊觸聲血如醜雨洒繭箔上血不汗箔漸旋結聚可拾置掌上須臾令人冷痛入骨初龍拖尾及地遶一泔桶即騰身入雲及雨悉是泔也龍既死剖之



喉中有大瘡凡長十餘尺身尾相半尾本扁薄鱗鬣皆魚唯有鬚長二丈其足有赤膜翳之雙角各長二丈其腹自相齟齬時遣大雲倉使督而送舟以肉重不能全舉乃剗之為數十段載之赴官

出唐書補錄

○華陰湫

唐咸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里餘一夕風雷暴作有龍移湫自遠而至先其崕岬高無貯水之處此夕徙開數十丈小山東西直南北峰巒草木一無所傷碧波迴塘湛若䟽鑿京洛行旅無不枉道就觀有好事者自輦轂蒲津相率而至車馬不絕音逮于累日京城南靈應臺有三娘湫與炭谷近水波澄明莫測深淺每秋風搖落常有草木之葉飄于其上雖片葉纖芥必飛禽銜而去禱祈者多致花細錦綺之類啓視投之歛然而滅乾符

初有朝士數人同游于終南山遂及湫所因話靈應之事其間不信者試以木石投之尋有巨魚躍出波心鱗甲如雪俄而風雨晦暝車馬幾為暴水所漂爾後人愈敬服莫有犯者

出劇談錄

○崔道樞

唐中書舍人韋顏子壻崔道樞舉進士者屢屢一年春下第歸寧漢上所居因井渫得鯉魚一頭長五尺鱗鬣金色其目光射人衆視異于常魚令僕者投于江中道樞與表兄韋氏密備鼎俎烹而食之經信宿韋得疾暴卒有碧衣使人引至府舍解宇頗甚嚴肅既入門見廳事有女子戴金翠冠着紫綉衣據案而坐左右侍者皆黃衫巾櫛如宮內之飾有一吏人從後執簿領出及軒陛間付雙環青衣置于綉衣按上吏引韋生東廡曹署理殺魚之狀韋引過道樞云非某之罪吏曰此兩龍也若潛伏



於江海湫湄雖爲人所食卽從而可辨矣但昨者得之于井中  
崔氏與君非愚昧殺而食之但難獲免然君且還試與崔君廣  
爲佛道功德庶幾稍減其過自茲浹旬當復相召韋生忽然而  
寤且以所說話于親族命道樞具述其事道樞雖懷憂迫亦未  
深信纔及旬餘韋生果沒韋乃道樞之姑子也數日後寄冤于  
母云已因殺魚獲罪所至之地卽水府非久當受重譴可急修  
黃籙道齋尚冀得寬刑辟表弟之罪亦成矣今夕當自知其事  
韋母泣告道樞及暝昏然而寢復見碧衣人引至公署俱是韋  
氏之所述俄有吏執黑紙丹文書字立道樞于屏側疾趨而入  
俄見繡衣舉筆而書訖吏接之而出令道樞覽之其初云崔道  
樞官至三品壽至八十後有判云所害雨龍事關天府原之不  
測罪急追所有官爵並皆削除年亦減一半時道樞冬季其母

方修崇福力纔及春首抱疾數日而終時崔妻孥咸在京師畫  
顏備述其事舊傳夔及牛渚磯是水府未詳道樞所至何許

○金龍子

唐昭宗文德二年正朔御武德殿有紫氣出於昭德殿東隅鬱  
鬱如烟令大內留後司尋其所出得金龍子一枚長五寸許羣  
臣稱賀帝曰朕不以金龍爲祥瑞而以偃息干戈爲祥瑞卿等  
各宜盡忠以體朕懷門下奏請改文德二年爲龍紀元年

出大  
唐雜

○黃馴

荊州當陽縣倚山爲廨宇內有井極深井中有龍巢旁入不知  
幾許欲晴霽及將雨往往有雲氣自井而出唐光化中有道士  
稱自商山來入井中取龍巢及草藥而去其後有令黃馴者到



任之後常繫馬于井旁滓穢流漬盡入于井中或有譏之者飾詞以對歲餘馴及馬皆瞽出錄異記

### 臨漢豕

邛州臨漢縣內有湫往往人見牝豕出入號曰母豬龍湫唐天復四年蜀城大旱使俾守宰躬往靈跡求雨于時邑長具牢醴命邑宰偕往祭之三奠迨終乃張筵于湫上以神昨客坐于烈日鋪席以湫為上每酒巡至湫上黑氣如雲氛氲直上狂電燁然玄雲陟閣兩雹立至今長與寮吏鼓舞去蓋蒙濕而歸翌日此一境雨足他邑依然赤地也夫人之能至誠則龍畜亦能感動享德濟旱勿謂不智出北夢瑣言

### 燒龍

大江之南蘆荻之間往往燒起龍唐天復中澧州葉源村民鄧

氏子燒畚柴草積于天井山中穴也火勢既盛突出騰在半空紫帶為火所燎風力益壯狂焰彌熾摧之不落竟以什地而斃長亘數百步村民徙居而避之朱梁末辰州民向氏因燒起一龍四面風雷急雨不能撲滅尋為煨燼而角不化瑩白如玉向氏寶而藏之湖南行軍高郁耐其價而強取于時術士曰高司馬其禍乎安用不祥之物以速之俄而被誅出北夢瑣言

### 柳翁

天祐中饒州有柳翁常乘小舟釣鄱陽江中不知其居處妻子亦不見其飲食凡水族之類與山川之深遠者無不周知之鄱陽人漁釣者咸諮訪而後行呂師造為刺史修城掘濠至城北則雨止後則晴或問柳翁翁曰此不龍穴也震土其上則龍不安而出穴龍出則雨矣掘之不已必得其穴則霖雨方將為患



矣既深數丈果得方木長數十尺交構疊之累積數十重其下  
霧氣衝人不可入而止其木皆腥涎縈之刻削平正非人力所  
及自是果霖雨為患呂氏諸子將網魚于鄱陽江召問柳翁翁  
指南岬一處今日惟此處有魚然有一小龍在焉諸子不信網  
之果大獲舟中以巨盆貯之中有一鱣魚長一二尺雙目精明  
有二長鬚繞盆而行羣魚皆翼從之將至北岸遂失所在柳翁  
竟不知所終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二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二十四

龍七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父校

閩浮龍

吳山人

白將軍

温媪

椰子華

斑石

張公洞

五臺山池

張老

費雞師

汾水老姥

李宣

濛陽湫

鹽井龍

尹皓

閩浮龍

龍在閩浮提者五十七億龍於霍陀尼不降濁水西洲人食濁  
則天單越人惡冷風雲不叢冷於弗姿提洲不作雷聲不起電  
光東洲惡之也其雷聲堯率天作歌誦音閩浮提作海潮音其  
雨兜率天上雨摩尼獲世城雨美膳海中注雨不絕如連阿修



中雨羅丘伏閻浮提中雨清浮水出西陽雜俎

### 吳山人

隴州吳山縣有一人乘白馬夜行凡縣人皆夢之語曰我欲移居暫假爾牛言訖即過其夕數百家牛及明皆被體汗流如水於縣南山曲出一湫方圓百餘步里人以此湫因牛而遷謂之特牛湫也出獨異志

### 白將軍

僧元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嘗于曲江洗馬忽馬跳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令解之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帖中藏于衣箱一日送客至滄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劔劃地成竅置虫于中沃盥其上少頃虫蠕而長竅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雲氣如香烟徑出簾外眾俱曰必

龍也遂及歸未數里風雨驟至大震數聲出西陽雜俎

### 温媪

温媪者即康州悅城縣孀嬪也績布為業嘗于野岸拾菜見沙草中有五卵遂收歸置績筐中不數日忽見五小蛇殼一斑四青遂送于江次固無意望報也媪常濁浣于江邊忽一日見魚在水跳躍戲于媪前自爾為常漸有知者鄉里咸為龍之母敬而事之或詢以災福亦言多徵應自是媪亦漸豐足朝廷知之遣使徵入京師至全義嶺有疾却返悅城而卒鄉里共葬之江東岸忽一夕天地晦暝風雨隨作及明移其塚于西而草木悉

于西岼出嶺表錄異

### 椰子華

椰子華唐時為成都令一旦方午忽有犢車一乘前後女騎導



太平廣記 卷四十四 四百六十一  
從徑入廳事使一介告柳云龍女且來矣俄而下車左右扶衛  
昇階與子華相見云宿命與君合為匹偶因止命酒樂極歡成  
禮而去自是往復為常遠近咸知之子華罷秩不知所之俗云  
入龍宮得水仙矣

斑石

京邑有一士子因山行拾得一石子青赤斑斕大如雞子甚異  
之置巾箱中五六年因與嬰兒弄遂失之數日晝忽風雨暝晦  
庭前樹下降水不絕如瀑布狀人咸異其故風雨息樹下忽見  
此石已破中如雞卵出殼焉乃知為龍子也

出原  
化記

張公洞

義興縣山水秀絕張公洞尤奇麗里人云張道陵修行之所也  
中有洞壑衆未敢入土氓姚生習道挈杖瓶火負囊以入均行

數百步漸漸明朗雲樹依稀近通步武又十餘里見二道士對  
奕曰何人焉得來此具言始末曰大志之士也姚生餒甚因求  
食旁有青泥數十道士指曰可食此試探咀嚼覺芳馨食之遂  
飽道士曰爾可去慎勿語世人再拜而返密懷其餘以訪市肆  
偶胡賈見驚曰此龍食也何方而得乃述其事俱往尋之但黑  
巨穴不復有路青泥出外已硬如石不可復食

出逸  
史

五臺山池

五臺山北臺下有龍池約二畝有餘佛經云禁五百毒龍之所  
每至亭午昏霧暫開比丘及淨行居士方可一睹比丘尼及女  
子近即雷電風雨時大作如近池必為毒氣所吸逡巡而沒

出  
傳

張老



荆湘有僧寺背山近水水中有龍時或風雷大作損壞樹木寺中有撞鐘張老者術士也而僧不知張老惡此龍損物欲禁殺之密為法此龍已知化為人潛告僧曰某寔龍也住此水多年或因出風雨損物為張老所禁性命危急非和尚救之不可倘救某命奉一寶珠以伸報答某即移于別處僧諾之夜喚張老求釋之張老曰和尚莫受此龍獻珠否此龍甚窮唯有此珠性又恹惡今若受珠他日悔無及僧不之信曰君但為我放之張老不得已乃放龍夜後送珠于僧而移出潭水張老亦辭僧去後數日忽大雷雨壞此僧舍奪其珠果如張老之言出原化記

費雞師

蜀州有一費雞師者善知將來之事而亦能為人禳救多在邛州蜀人皆神之時有一僧言往者雙流縣保唐寺寺有張二師

者因巡行僧房見有空院將欲住持率家人洒掃之際於柱上得一小瓶子二師觀之見一蛇在瓶內覆瓶出之約長一尺文彩斑駁五色備具以杖觸之隨手而長眾悉驚異二師令一物挾之送于寺外當携掇之際隨觸隨大以至丈餘如屋椽矣二人擔之方舉送者愈懼觀者隨而益多距寺約二三里所在撼動之時增長不已眾益懼遂擊傷至于死明日此寺院中有虹蜺亭午時下寺中僧有事至臨邛見雞師說之雞師曰殺龍女矣張二師與汝寺之僧徒皆當死乎後卒如其言他應驗不可勝紀竟不知是術章絢長兄為杜元穎從事其弟妹皆識費師於京中已悉知有此事自到即詢訪雞師之術凡有病者來告雞師即抱一雞而徃及其門乃持呪其雞令人內抵病者之所雞入而死病者差雞出則病者不起矣時人遂號為費雞師又



以石子置病者腹上作法結印其石子斷者其人亦不起也又能書符先焚符為灰和湯水與人吞之俄復吐出其符宛然如不燒又云城南建昌橋下其南岸先有龍窟歲常損人至有連馬而溺者如有攫拏於水當韋臯時前後運石凡幾萬數頃之石復失焉後命道士投簡于內以土築之方滿自此之後龍窟移于建昌寺佛殿下與西廊龍井通焉而建昌橋下往往損人而不甚也詢問吏卒往時人馬溺于其間良久尸浮皆白其血被吮吸已盡而尸乃出焉

出我幕間談

### 汾水老姥

汾水邊有一老姥獲一頰鯉顏色異常不與眾魚同既携歸老姥憐惜且奇之鑿一小池汲水養之經月餘後忽見雲霧興起其頰鯉即騰躍逡巡之間乃漸昇霄漢水池即竭至夜又復來

如故人見之者甚驚訝以為妖怪老姥恐為禍頗追悔焉遂親至小池邊禱祝曰我本惜爾命容爾生及欲禍我耶言纔絕其頰鯉躍起雲從風至即入汾水唯空中遺下一珠如彈丸光晶射人其老姥得之眾人不敢取後五年老姥長子患風疾漸篤醫莫能療老姥甚傷忽意取是珠以召良醫其珠忽化為一丸丹老姥曰此頰鯉遺我以救我子答我之惠也遂與子服之其病即愈

出蕭湘錄

### 李宣

李宣宰陽縣縣左有潭傳有龍居而鱗物尤美李之子情學愛釣術日住潭上一旦龍見滿潭火發如舒錦被李子褫魄委竿而走蓋釣術多以前燕為餌果發龍之嗜慾也

出北夢瑣言

### 濛陽秋



彭州濛陽縣界地名清流有一湫鄉俗云此湫龍與西山慈母池龍為昏每歲一會新繁人王睿乃博物者多所辨正當鄱秋雨後經過此湫乃遇西邊雷雨晦暝狂風拔樹王睿繫馬障樹而避須臾雷電之勢止于湫上倏然而霽天無纖雲詰彼居人正符前說也雲安縣西有小湯溪土俗云此溪龍與雲安溪龍為親此乃不經之談也或一日風雷自小湯溪循蜀江中而不至雲安縣雲物回薄入溪中疾雷狂霆誠可畏有柳毅洞庭之事與此相符小湯之事自目覩

鹽井龍

王蜀時夔州大昌鹽井水中往往有龍或白或黃鱗鬣光明攪之不動惟沮沫而已彼人不以為異近者秭歸永濟井鹵槽亦有龍蟠者與大昌者無異識者曰龍之為靈瑞也負圖以昇天

乃見于鹵中豈能雲行雨施乎雲安縣漢成官絕頂有天池深七八丈其中有物如蜥蜴長咫尺五色備具躍于水面象小龍也有高遇者為刺史詣宮設醮忽浮出或問監官李德符曰是何祥也符曰某自生長于此且未嘗見漢成池中之物高既無善政諂佛佞神亦已至矣安可定其是非也夷陵清衾覆水或浮出大木橫塞水面號為龍巢遂州高棟溪潭每歲龍見一如狼山之事

出北夢瑣言

尹皓

朱梁尹皓鎮華州夏將半出城巡警時蒲雍各有兵戈相持故也因下馬于荒地中得一物如石又如卵其色青黑光滑可愛令左右收之又行二三十里見村院佛遂寘于像前其夜雷震大震猛雨如注天火燒佛堂而不損佛像蓋龍卵也院外柳樹



數百株皆倒植之其卵已失

出玉堂閒話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二十五

龍八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父校

龍

張温

郭彦郎

王宗郎

井魚

安天龍

犀浦龍

曹寬

夢青衣

蛟

漢武白蛟

潯陽橋

王述

王植

陸社兒

長沙女

蘇頰

闔蛟

洪氏女

洪貞

老蛟

武林潭

伐蛟



張温

王蜀時梓州有張温者好捕魚曾作客館鎮將夏中携賓觀魚  
偶遊近龍潭之下熱甚志不快自入水舉網獲一魚長尺許鬚  
鱗如金撥刺不已俯岸人皆異之逡巡晦暝風雨驟作温惶駭  
奔走數里依然烈日或云所獲金魚即潭龍也是知龍為魚服  
自貽其患苟無風雨之變亦難逃鼎俎矣龍潭取魚亦宜戒慎

出北夢  
瑣言

○郭彦郎

世有乖龍苦于行雨而多竄匿為雷神捕之或在古木及楹柱  
之內若曠野之間無處逃匿即入牛角或牧童之身往往為此  
物所累而震死也蜀郎有青將郭彦郎者行舟俠江至羅雲漚  
方食而卧心神恍惚如夢見一黃衣人曰莫錯而於口中探得

一物而去覺來但覺咽喉中痛於時高工輩但見船上雷電  
暝震聲甚厲斯則乖龍入口也南山宣律師乖龍入中指節又  
非虛說所以孔聖之言迅雷風烈必變可不敬之乎

○王宗郎

出北夢  
瑣言

蜀庚午歲金州刺史王宗郎奏洵陽縣洵水畔有青烟廟數日  
廟上烟雲昏晦日夜奏樂忽一旦水波騰躍有羣龍出于水上  
行入漢江大者數丈小者丈餘如五方之色有如牛馬驢羊之  
形大小五十累累接迹行入漢江却過廟所復往數里或隱或  
見三日乃止

出錄  
異記

犀浦龍

癸酉年犀浦界田有小龍青黑色割為兩片旬日臭敗尋亦失  
去摩呵池大廳西面亦有龍井甚靈人不可犯

出錄  
異記



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乘烟觀內古井中有魚長六七寸往往游于井上水必騰湧相傳井中有龍出錄異記

### 安天龍

後唐同光中滄洲民有子毋苦于科徭流移近界封店上恨路逢白蛇其子以繩繫地頃約而行無何擺其頭落須臾一片白雲起雷電暴作撮將此子上天空中爲雷火燒殺墜地而昔有大書人莫之識忽有一人云何不以青物蒙之卽識其字遂以青裙被之有識字讀之曰此人殺害安天龍爲天神所誅葆光子曰龍神物也况有安天之號必能變化無方豈有一豎子繩系而殞之遽致天神之罰斯又何哉出北夢瑣言

### 曹寬

石晉時常山帥安重榮將謀干紀其管界與邢臺連接鬪殺一龍鄉豪有曹寬者見之取其雙角前有一物如簾文如亂錦人莫知之曹寬經年爲寇所殺壬寅年討鎮州誅安重榮也葆光子讀北史見陸法和在梁時將兵拒侯景將任約于江上曰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遂擊之大敗而擒任約是則軍陣之上龍必先鬪常山龍死得非王師大捷重榮授首乎黃窠敗于陳州李克用脫梁王之難皆大雨震雷之助出北夢瑣言

### 夢青衣

孟蜀主母后之宮有衛聖神龍堂亦嘗修飾嚴潔蓋卽世俗之家神也一旦別欲廣其殿宇因晝寢夢一青衣謂后曰今神龍意欲出宫外居止宜于寺觀中安排可也后欲從之而子未許后又夢見青衣重請因選昭覺寺廊廡間特建一廟土木旣就



繪事云畢遂宣教坊樂自宮中引出奏送神曲歸新廟中奏迎  
神曲其日玄雲四合大風振起及神歸位雨即滂沱或曰衛聖  
神龍出離宮殿是不神也逾年國亡滅而去土地歸廟中矣出野

蛟

漢武白蛟

漢武帝恒以季秋之月泛靈溢之舟於琳池之上窮夜達晝于  
季臺之下以香金為鈎縮絲綸以舟鯉為餌不踰旬日鈎一白  
蛟長三四丈若龍而無鱗甲帝曰非龍也於是付大官為鮮而  
肉紫青脆美無倫詔賜臣下以為神感所獲後竟不得出王子  
記

潯陽橋

潯陽城東門通大橋常有蛟為百姓害董奉疏符沉水中少日  
見一蛟死浮出出潯

王述

吳大帝赤烏三年七月有王述者採藥于天台山時憩息于石  
橋下臨溪飲忽見溪中有一小青衣長尺餘執一青乘赤鯉魚  
徑入雲中漸漸不見述良久登峻岩四望見海上雲風起頃刻  
雷電交鳴俄然將至述惧伏于虛樹中見牽一物如布而色如  
漆不知所適及天霽又見所乘之赤鯉小童還入溪中乃黑蛟  
耳出三張融三

王植

王植新贛人也乘舟過襄江時晚日遠眺謂友朱壽曰此中昔  
楚昭王獲萍實之處仲尼言童謠之應也壽曰他人以重謠為



偶然而聖人必知之言訖見二人自岸下青衣持蘆杖謂植曰  
 卿來何自植曰自新頓而至于此爾二人曰觀君皆儒士也習  
 何典教植壽曰各習詩禮二人且笑曰尼父云子不語神怪又  
 云敬鬼神而遠之何也壽曰夫子聖人也不言神怪者恐惑典  
 教又云敬鬼神而遠之者以戒彞倫其意在奉宗之孝二人曰  
 善又曰卿信乎曰然二人曰我寔非鬼神又非人類今日偶與  
 卿談乃天使也又謂植曰明日此岸有李環戴政俱商徒以利  
 剝萬民所貪未已上帝惡欲徵其罪于三日內卿勿此泊慎之  
 言訖没于江壽植但驚異之未明何怪也及明植謂壽曰有此  
 之不祥可移于遠矣乃牽舟于上流五百餘步纜訖見十餘大  
 舟自上流而至果泊于植本處植曰可便詳問其故要知姓字  
 於是壽杖策而問之二商姓字果如其所言壽心驚曰事定矣

乃語植曰夫陰晦之間惡人之不善今夕方信之矣植曰夫言  
 幽明以幽有神而神之明也奈何不信乎時晉恭帝元熙元年  
 七月也八日至十日果有大風雷雨而二商一時沉溺植初聞  
 二人之言私告于人及是共觀者有數百人內有耽譚者年七  
 十素諳土事謂植曰此中有二蛟如青虵長丈餘往往見于波  
 中時化遊于洲渚然亦不甚傷物卿所見二人青衣者恐是蛟  
 有靈奉上帝之命也

出九江記

○陸社兒

陸社兒者江夏民常種稻于江際夜歸路逢一女子甚有容質  
 謂社兒曰我昨自縣前來今欲歸浦里願投君宿然辭色甚有  
 憂容社兒不得已同歸閉室共寢未幾便聞暴風震雷明照社  
 兒但覺此女驚惶制之不止須臾雷震即在簾前社兒寢室有



物突開乘電光見一大毛手拏此女去頃兒仆地絕而復蘇及  
明鄰里異而問之社兒告以女子投宿之事少頃鄉人有渡江  
來者云此去九里有大蛟龍無首長百餘丈血流注地盤泊數  
畝有千萬禽鳥臨而噪之也出九江記

○長沙女

長沙有人忘姓名家江邊有女下渚澣衣覺身中有異後不以  
為患遂妊身生三物皆如鰕魚女以已所生甚憐之著澡盤水  
中養經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各有字大者為當洪次者名  
破阻小者曰撲岸天暴雨三蛟一時俱去遂失所在後天欲雨  
此物輒來女亦知其當來便出望之蛟子亦頭望母良久復去  
經年此女亡後三蛟一時俱至墓所哭泣經日乃去聞其哭聲

如狗嗥出續搜神記

○蘇頲

唐蘇頲始為烏程尉暇日曾與察官泛舟泇溪醉後諷咏因至  
道磯寺寺前有雲溪最深處此水深不可測中有蛟螭代為人  
患頲乘醉步行還自駱駝橋遇橋壞墮水直至潭底水中有令  
人扶尚書出遂舟之至水上頲遂得濟出廣異記

○鬪蛟

唐天寶末歙州牛與蛟鬪初水中蛟殺人及畜等甚眾其牛飲  
水為蛟所繞直入潭底水中便爾相觸數日牛出潭水赤時人  
云為蛟死出廣異記

○洪氏女

歙州祁門縣蛟潭倍傳武陵鄉有洪氏女許嫁于鄱陽黎氏將  
娶吉日未定蛟化為男子貌如其婿具禮而娶去後月餘黎氏



始到知為蛟所娶遂就蛟穴求之于路逢其蛟化為人貌殊麗其壻心疑為蛟視見蛟竊笑遂殺之果復蛟形又前到蛟穴見其妻并一犬在妻之旁乃取妻及犬以歸始登舫而風雨暴至水石飛騰其妻及犬皆化為蛟而去其壻為惡風飄到餘姚後數年歸焉其後道人許旌陽又斬蛟于此仍以板窒其穴今天清日朗尚有彷彿見之

出歙州圖經

○洪貞

雞籠山在婺源縣南九十五里高一百六十大迴環一十五里九十步形如雞籠焉唐開元中有蛟龍變為道人歙人洪貞以弟子之禮師之道流將卜居尋諸名山到黃山貞問此山何如道流曰確而寒次到飛布山又問之道流曰高而無輔到此山又問之道流曰此山宜葬者宜致侯王不然即出妖怪而已

貞問其所以而不之告道流于室中寢貞入但見蛟龍由是候睡覺而辭歸道流遂入鄱陽而去貞歸遷其父於此山後二年鄱陽洪水大發漂蕩數千家貞本好道常焚香持念頗有方術居于祁南之迴玉鄉而鄉人遂稱其變現神通將圖非望潛署百官州中豪傑皆應之後州叢兵就捕獲數十人而貞竟不知所在

○老蛟

蘇州武丘寺山世言吳王闔閭陵有石穴出于岩下若嵌鑿狀中有水深不可測或云秦王鑿取劍之所唐永泰中有少年經過見一美女在水中浴問少年同戲否因前牽拽少年遂解衣而入因溺死數日尸方浮出而身盡乾枯其下必是老蛟潛窟媚人以吮血故也其同行者述其狀云

出通幽記



○武休潭

王蜀先生時修斜谷閣道鳳州衙將白名其掌其事焉至武休潭見一婦人浮水而來意其溺者遂命僕扶至岸濱忽化為大蛇没于潭中白公以為不祥因而致疾愚謂誦岑參招北客賦云翟塘之東下有千歲老蛟化為婦人炫服靚粧游于水濱白公聞之方悟蛟也厥疾尋瘳又內官宋愈昭自言于柳州江岸為二二女人所招重民叫而止之亦蛟也岑賦所言此足為證

出北夢瑣言

○伐蛟

月令季秋伐蛟取鼉以明蛟可伐而龍不可觸也蛟之為物不識其形狀非有鱗鬣四足乎或曰虬蜈蛟蝮狀如蛇也南僧說蛟之形如馬蟻即水蛭也涎沫腥粘掉尾纏人而噬其血蜀人

號為馬絆蛇頭如貓鼠有一點白漢州古城潭內馬絆蛇往往害人鄉里募勇者伐之身塗藥游泳於潭底蛟乃躍于沙汭蟠蜿力困里人謹噪以助竟斃之

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二十六

虎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父校

白虎

漢景帝

种童

封邵

亭長

嚴猛

袁雙

吳道宗

牧牛兒

師道宣

謝允

鄭襲

劉廣雅

易拔

蕭泰

黃乾

酋耳獸

虎塔

傅黃中

柳州佐史

巴人

峽口道士

白虎

秦昭王時白虎為害自秦蜀巴漢患之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



殺虎者邑萬家金帛如之於是夷胸臆廖仲藥何射虎秦精等  
乃作白竹弩如高樓上射白虎中頭三矢白虎常從羣虎瞋志  
盡搏殺羣虎大吼而死昭王嘉之曰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  
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約且嫌其夷人乃刻石為盟約復夷人  
頃田不租十妻不并傷人不論殺人不死秦犯夷輸黃金一兩  
夷犯秦輸清酒一壺夷人安之出華陽洞志

○漢景帝

漢景帝好遊獵見虎不能得之乃為珍饌祭所見之虎帝乃夢  
虎曰汝祭我欲得我身皮耶我自殺從汝取之明日帝入山果  
見此虎死枉祭所乃命剝取皮牙餘肉復為虎出獨異志

○种僮

种僮為畿令常有虎害人僮令設檻得二虎僮曰害人者低頭

一虎低頭僮取一虎放之自是猛獸皆出境吏目之為神君出獨異志

○封邵

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歲則牙蛻而角生漢宣城郡守封  
邵一日忽化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人  
語曰無作封使君不治民死食民出述異記

○亭長

長沙有民曾作檻捕虎忽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因問其  
故亭長怒曰昨被縣召誤入此中耳於是出之乃化為虎而去  
出搜神記

○嚴猛

晉時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為虎所害此後猛行至蒿中忽見婦



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梁向猛婦舉手指麾狀如遮護須臾有一胡人荷戟而過婦因指之虎即擊胡猛卒獲免出法苑珠林

○袁雙

晉孝武太元五年譙郡譙縣袁雙家貧客作暮還家道逢一女年十五六姿容端正即與雙為媾後五六年家資甚豐又生二子至十歲家乃巨富後里有新死者葬後此女逃往至墓所乃解衣脫釧挂樹便變形作虎叢塚曳棺出墓外取死人食之食飽後還變作人有見之者竊語其壻鄉婦非人恐將相害雙聞之不信經時復有死者輒復如此後將其壻共看之遂知其實後乃越縣趨墟還食死人出五曆行記

○吳道宗

晉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少失父與母居未娶婦一日道宗他適鄰人聞屋中窸磕之聲窺不見其母但有烏斑虎在屋中鄰人恐虎食道宗母遂鳴鼓會里人共救之圍宅突進不見有虎但見其母語如平常不解其意兒還母語之曰宿罪見譴當有變化事後一月忽失母縣界內虎災屢起皆云烏斑虎百姓患之眾共格之傷數人後人射虎箭帶膺并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即死經數日後虎還家不能復人形遂伏床上而死其子號泣葬之如母出齊諧記

○牧牛兒

晉復陽縣里民家兒常牧牛牛忽舐此兒舐處肉悉白兒俄而死其家葬此兒殺牛以供賓客凡食此牛肉男女二十餘人悉變為虎出廣輿記



師道宣

晉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師道宣年二十二少未了了後忽  
發狂變為虎食人不可紀後有一女子樹上採桑虎取食之竟  
乃藏其釵釧于山石間後復人形知而取之經年還家復為人  
遂出仕官為殿中令史夜共人語忽道天地變怪之事道宣自  
云我曾得病發狂遂化為虎啗人言其姓名同坐人或坐人或  
有食其父子兄弟者于是號哭捉送赴官遂餓死建康獄中

諸記

謝允

歷陽謝允字道通少為賊所掠為奴於蔣鳳家常于山中見  
中虎饑因出之後詣縣自白令長不為申理考訊無不至允夜  
夢人曰此中易入難出汝自有慈惠當相拯拔覺見一少年通

身黃衣遙在柵外與允語獄吏以告令長令長由是不敢誣辱  
既還乃上武當山時唐公亮聞之愍之給以資履遂于襄陽見  
道士曰吾師戴先生者成人君子嘗有志者與之俱來得非爾  
耶隨入山齋三日進見之乃昔日所夢人也問允欲見黃衣童  
否賜以神藥三丸食之不饑渴無所思欲先生亦無常處時有  
祥光紫氣陰其上芬馥之氣遍于山谷

鄭襲

榮陽鄭襲晉太康中為太守門下騶忽如狂奄失其所經日尋  
得裸身呼吟膚血淋漓問其故社公令作虎以斑皮衣之辭以  
執鞭之士不堪號躍神怒還使剥皮皮已着肉瘡毀慘痛旬日  
乃差

出異苑

劉廣雅



彭城劉廣雅以太元元年爲京府佐被使還路經竹里亭多虎  
劉防衛甚至牛馬繫于前手戟布于地中宵與士庶同睡虎乘  
間跳入獨取劉而去出異劉敬叔異苑

○易拔

晉時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番還家違道不返郡遣追見拔  
言語如常亦爲設食使者催令束妝拔因語曰女看我面乃見  
眼目角張身有黃斑色便豎一足徑出門去家先依山爲居至  
麓卽變成三足大虎豎一足卽成其尾也出異苑

蕭泰

梁衡山侯蕭泰爲雍州刺史鎮襄陽時虎甚暴村門設檻機發  
村人炬火燭之見一老道士自陳云從村乞丐還誤落檻裏共  
開之出檻卽成虎奔馳而去出五廣古今事

○黃乾

梁末始興人黃乾有一妹小珠聘同縣人李蕭小妹共嫂入山  
採木實過神廟而小妹在廟戀慕不肯歸及將還復獨走上廟  
見人卽入草中乾妻來告蕭蕭以爲更有他意蕭被縣召將一  
伴夜還值風雨見廟屋有火二人向火炙衣見神床上有衣少  
間聞外有行轂二人惶怖入神床屏風後須臾見一虎振尾奮  
迅直至火邊自脫牙爪捲其皮置床上着衣向火坐蕭看乃小  
珠也蕭徑出抱之與語不應明日將歸送向乾家乃閉置一室  
擲生肉接食之共恒看守少日又成虎郡縣檢驗村人乃將弓  
弩上舍卽發屋射殺之明日有虎暴百姓白日閉門太守熊基  
表聞之出五廣古今事

○酋耳獸



唐天后中涪州龍武界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日正午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殺之亦不食於是縣界不復有虎矣錄奏檢瑞圖乃酋耳不食生物有虎暴則殺之也出朝野

○虎塔

唐天后中成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宮中養損一宮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設千人供勒碑號為虎塔至今猶在出朝野

○傅黃中

唐傅黃中為越州諸暨縣令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臨岸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人鼻中遂噴嚏聲震虎遂驚躍便落崖腰膀不遂為人所得出朝野

柳州佐史

唐長安中柳州佐史因病而為虎將噉其嫂村人擒獲乃佐史也雖形未全改而尾寔虎矣因繫樹數十日還復為人長史崔玄簡親問其故佐史云初被一虎引見一婦人盛服諸虎恒參集各令取當日之食時某新預虎列質未全不能別覓他人將取嫂以供遂為所擒今雖作虎不得尚能其聲耳簡令試之史乃作虎聲震駭左右簷瓦振落出五廣古今志

○巴人

巴人好羣伐樹木作板開元初巴人百餘輩自褒中隨山伐木至太白廟前松樹百餘株各大數十圍郡巴喜曰天贊也止而伐之已倒二十餘株有老人戴帽拄杖至其所謂巴曰此神樹何故伐之羣巴初不輟作老人曰我是太白神已倒者未倒者無宜作意巴等不止老人曰君若不止必當俱死無益也又



不止老人乃登山呼斑子條爾有虎數頭相繼而至噬巴殆盡  
唯五六人獲免神謂之曰以汝好心因不令殺宜速去也其倒  
樹至天寶末尚存有詔修理內殿楊國忠令人至山所宣敕取  
樹作板以用焉神竟與之出廣異記

峽口道士

開元中峽口多虎往來舟船皆被傷害自後但是有船將下峽  
之時卽預一人充飼虎方舉船無患不然則船中被害者衆矣  
自此成例船留二人上岸飼虎經數日其後有一船內皆豪強  
數內有二人單窮被衆推出令上岸飼虎其人自度力不能拒  
乃爲出船而謂諸人曰某貧窮合爲諸公代死然人各有定分  
苟不便爲其所害某別有懇誠諸公能允許否衆人聞其語言  
甚切爲之愴然而問曰爾有何事其人曰某今便上岸尋其虎

蹤當自別有計較但懇爲某留船灘下至日午時若不來卽任  
船去也衆人曰我等如今便泊船灘下不止任今日午時兼爲  
爾留宿俟明日若不來船卽去也言訖船乃下灘其人乃執一  
長柯斧便上岸入山尋虎並不見有人蹤但見虎跡而已林木  
深邃其人乃見一路虎蹤甚稠乃更尋之至一山隘泥極甚虎  
蹤轉多更行半里卽見一大石室又有一石床見一道士在石  
床上而熟寐架上有一張虎皮其人意是變虎之所乃躡足于  
架上取皮執斧衣皮而立道士忽驚覺已失架上虎皮乃曰吾  
合食汝汝何竊我皮其人曰我合食爾爾何反有是言二人爭  
競移時不已道士詞屈乃曰吾有罪于上帝被謫乎此爲虎令  
食一千人我今已食九百九十九人唯欠汝一人其數當足我  
今不幸爲汝竊皮若不歸吾必須別更爲虎又食一千人矣今



有一計我與汝俱獲兩全可乎其人曰可也道士曰汝今但執皮還船中剪髮及鬚鬢少許剪指甲兼頭面手脚及身上各瀝少血三四升以故衣三兩事裹之待吾到岸山汝可拋皮與我我取披已化為虎即將此物拋與我取而食之即與汝無異也其人遂披衣執斧而歸船中諸人驚訝而備述其由遂於船中依虎所教待之遲明道士已在岸上遂拋皮與之道士取皮衣振迅俄變成虎哮吼跳躑又拋衣與虎乃嚙衣而去自後便不聞有虎傷人眾言食人數足自當歸天去矣出解會昌錄

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六 終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二十七

虎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父校

費忠

虎婦

稽胡

碧石

龜齧虎

李徵

天寶選人

費忠

費州蠻人舉族姓費氏境多虎暴俗皆樓居以避之開元中狄光嗣為刺史其孫博望生于官舍博望乳母壻費忠勁勇能射嘗自州負米還家山路見阻不覺日暮前程尚三十餘里忠懼不免以持刃刈薪數束敲石取火焚之自守須臾聞虎之聲震動林藪思以頭巾冒米袋腰束之立于火光之下挺身上大樹頃之四虎同至望見米袋大虎前躩既知非人相顧默然次



虎引二子去大虎獨留火所忽爾脫皮是一老人枕手而寐忠素勁捷心頗輕之乃徐下樹扼其喉以刀擬頸老人乞命忠縛其手而詰問之云是北村費老被罰爲虎天曹有日曆令食人今夜合食費忠故候其人適來正值米袋意甚鬱快留此須其復來耳不意爲君所執如不信可于我腰邊看日曆當知之忠看曆畢問何以救我答曰若有同姓名人亦可相代異時事覺我當爲受罰不過十日饑餓耳忠云今有南村費忠可代我不老人許之忠先持其皮上樹杪然後下解老人老人曰君第牢縛其身附樹我若入皮則不相識脫聞吼落地必當被食事理則然非負約也忠與訣上樹擲皮還之老人得皮從後腳入復形之後大吼數十聲乃去忠得還家數日南村費忠鋤地遇噉也

出廣異記

### ○虎婦

唐開元中有虎取人家女爲妻于深山結室而居經二載其婦不之覺後忽有二客携酒而至于室中羣飲戒其婦云此客稍異慎無窺覷須臾皆醉眠婦女往視悉虎也心大驚駭而不敢言久之其虎復爲人形還謂婦曰得無窺乎婦言初不敢離此後忽云思家願一歸覲經十日夫將酒肉與婦偕行漸到妻家遇深水婦人先渡虎方褰衣婦戲云卿背後何得有虎尾出虎大慚遂不渡水因爾疾馳不返

出廣異記

### 稽胡

慈州稽胡者以弋獵爲業唐開元末逐鹿深山鹿急走投一室室中有道士朱衣凭案而坐見胡愕驚問其來由胡遂具言姓名云適逐一鹿不覺深入辭謝衝突道士謂胡曰我是虎王矣



帝令我主施諸虎之食一切獸各有對無枉也適聞汝稱姓名合為吾食案頭有朱筆及孟兼簿籍因開簿以示胡胡戰懼良久固求釋放道士云我不惜放汝天命如此為之奈何若放汝便失我一食汝既相遇必為取免久之乃云明日可作草人以已衣服及猪血三斗絹一匹持與俱來或當得免胡遲回未去見羣虎來朝道士處分所食遂各散去胡尋再拜而還翌日乃持物以詣道士笑曰爾能有信故為佳士因令胡草入庭中置猪血于其側然後令胡上樹以下望之高十餘丈云止此得矣可以絹縛身着樹不爾恐有損落尋還房中變作一虎出庭仰視胡大嗥吼數四向樹跳躍知胡不可得乃攫草人擲高數丈往食猪血盡入房復為道士謂胡曰可速下來胡下再拜便以朱筆勾胡名于是免難

出廣異記

碧石

開元末渝州多虎暴設機穽恒未得之月夕人有登樹候望見一俚鬼如七八歲小兒無衣輕行通身碧色來毀其機及過人又下樹止之須臾一虎徑來為陷機所中而死久之小兒行哭而返因入虎口及明開視有碧石大如雞子在虎喉焉

出廣異記

龜齧虎

天寶七年宣城郡江中龜出虎搏之龜齧虎二瘡虎怒拔龜之首而虎瘡甚亦死

出紀聞

李徵

隴西李徵皇族子家于號略徵少博學善屬文弱冠從州府貢焉時號名士天寶十載春于尚書右丞楊沒榜下登進士第後數年調補江南尉徵性疎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跡卑僚常鬱鬱



不樂每同舍會既酣顧謂其羣官曰生乃與君等爲伍耶其寮  
佐咸嫉之及謝秩則退歸閉門不與人通者近歲餘後迫衣食  
乃具糲東遊吳楚之間以干郡國長吏吳楚人聞其聲固久矣  
及至乃開館以俟之宴遊極懽將去悉厚遺以實其囊橐徵在  
吳楚且周歲所獲饋遺甚多西歸號略未至舍于汝墳逆旅中  
忽被疾發狂鞭捶僕者僕者不勝其苦于是旬餘疾益甚無何  
夜狂走莫知其適家僮跡其去而伺之至一月而徵竟不回于  
是僕者驅其乘馬挈其囊橐而遠遁去至明年陳郡袁儻以監  
察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于界晨將發其驛吏白曰道有  
虎暴而食人故過于此者非晝而莫敢進今尚早願且駐車決  
不可前儻怒曰我天子使衆騎極多山澤之獸能爲害耶遂命  
駕去行未盡一里果有一虎自草中突出儻驚甚俄而虎匿身

草間人聲而言曰異乎哉幾傷我故人也儻聆其音似李徵儻  
昔與徵同登進士第分極深別有年矣忽聞其語既驚且異而  
莫測焉遂問曰子爲誰得非故人隴西子乎虎呻吟數聲若嗟  
泣之狀已而謂儻曰我李徵也君幸少留與我一語儻卽降騎  
因問曰李君李君何爲而至是也虎曰我自與足下別音問曠  
阻且久矣幸喜得無恙乎今又去何適向者見君有二吏驅而  
前驛緜挈印囊以導庸非爲御史而出使乎儻曰近者幸得備  
御史之列今乃使嶺南虎曰吾子以文學立身位登朝序可謂  
盛矣况憲臺清峻分紜百揆聖明慎擇尤異于人心喜故人居  
此地大可賀儻曰往者吾與執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異于常  
友自聲容間阻時去如流想望風儀心目俱斷不意今日獲君  
念舊之言雖然執事何爲不我見而自匿于草莽中故人之分



豈當如是耶虎曰我今不爲人矣安得見君乎俛卽詰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吳楚去歲方還道次汝墳忽嬰疾發狂走山谷中俄以左右手據地而步自是覺心愈狠力愈倍及視其肱髀則有釐毛生焉又見冕衣而行于道者負而奔者翼而翔者毳而馳者則欲得而啗之旣至漢陰南以饑腸所迫值一人睜然其肌因擒以咀之立盡由此率以爲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值以行負神祇一日化爲異獸有覩于人故分不見矣嗟夫我與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今日執天憲耀親友而我匿身林藪永謝人寰躍而吁天俛而泣地身毀不用是果命也因呼吟咨嗟殆不自勝遂泣俛因問曰君今旣爲異類何尚能言耶虎曰我今形變而心甚悟故有控突以悚以恨難盡道耳幸故人念我深恕我無狀之咎亦其願也然君自南方回車我再值君必當昧

其生平耳此時視君之軀猶吾機上一物君亦宜嚴其警從以備之勿使成我之罪取笑于士君子又云我與君真忘形之友也而我將有所託其可乎俛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何如事願盡教之虎曰君不許我何敢言今旣許我豈有隱耶初我於逆旅中爲疾發狂旣入荒山而僕者驅我乘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尚在號略豈念我化爲異類乎君若自南回爲賈書訪妻子但云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幸記之又曰君于人世且無資業有子尚稚固難自謀君位列周行素秉風義昔日之分豈他人能右哉必望念其孤弱時賑其困乏無使殍死于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俛亦泣曰俛與足下休戚同焉然則是下子亦俛子也當力副厚命又何虞其不至哉虎曰我有舊文數十首未行于代雖有遺稿盡皆散落君爲我傳錄誠不敢



列人之闕然亦貴傳于子孫也。倓即呼僕命筆隨其口錄之。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遠。倓閱而嘆者再三。虎曰：此吾生平之素也。安敢望其傳乎？又曰：君銜命乘傳當甚奔迫，今久留驛，緣兢悚萬端，與君永訣，異途之恨，何可言哉！倓亦與之叙別，久而方去。

倓自南回，遺書命持書及贈賻之禮，寄于微子。月餘，微子自魏來京，詣倓門求先人之柩。倓不許，已具疏其去。事後倓以已休均給徵，妻子免飢凍。焉後官至兵部侍郎。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二十七 終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二十八

虎三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父校

裴旻

斑子

劉薦

勤自勵

宣州兒

笛師

張竭忠

裴越客

盧造

裴旻

裴旻為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嘗一日斃虎二十有一。旻而于山下四顧，自矜有父老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為也。旻曰：真虎安在？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躍馬而往，次叢薄中，果有一虎騰出，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辟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自此慙懼，不復射虎。

太平廣記 卷第四百二十八



○斑子

山魃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踵手足三岐其牝好傳脂粉于大樹空中作窠有木屏風帳幔食物甚備南人山行者多持黃脂鉛粉及錢等以自隨雄者謂之山公必求金錢遇雌者謂之山姑必求脂粉與者能相護唐天寶中北客有嶺南山行者多夜惧虎欲上樹宿忽遇雌山魃其人素有輕賈因下樹再拜呼山姑樹中遙問有何貨物人以脂粉與之甚喜謂其人曰安臥無慮也人宿樹下中夜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魃下樹以手撫虎頭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辭別謝客甚謹其難曉者每歲中與人營田人出田及種餘耕地種植並是山魃穀熟則來喚人平分性質直與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疾

出廣異記

○劉薦

天寶末劉薦者爲嶺南判官山行忽遇山魃呼爲妖鬼山魃怒曰劉判官我自遊戲何累于汝乃爾罵我遂於下樹枝上立呼斑子有頃虎至令取劉判官薦大惧策馬而走須臾爲虎所攫坐脚下魃大笑曰劉判官更罵我不薦大懼左右再拜乞命徐曰可去虎方捨薦薦怖惧幾絕扶歸病數日方愈薦每向人說其事

出廣異記

○勤自勵

漳浦人勤自勵者以天寶末克健兒隨軍安南及擊吐蕃十年不還自勵妻林氏爲父母奪志將改嫁同縣陳氏其婚夕而自勵還父母具言其婦改嫁始末自勵聞之不勝忿怒歸宅去家十餘里當破吐蕃得利劍是晚因扶劍而行以詣林氏行八九



里屬暴雨天晦進退不可忽遇電明見道左大樹有旁孔自勵  
權避兩孔中須臾復去自勵聞有人呻吟徑前捫之卽婦人也  
自勵問其爲誰婦人云已<sub>是</sub>林氏女先嫁勤自勵爲妻自勵從  
軍未還父母無狀見逼改嫁以今夕成親我心念舊不肯再見  
憤恨不已遂持巾于宅後桑林自縊爲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猶  
未損當能相救必有厚報自勵謂曰我卽自勵也曉還至舍父  
毋言君適人故杖劔而來相訪何期於此相遇乃相持而泣頃  
之虎至初大吼叫然後倒身入孔自勵以劔揮之虎腰中斷恐  
又有虎故未敢出尋而明月後果有虎至見其偶斃吼叫益甚  
自爾復倒入又爲自勵所殺乃負妻還家今尚無恙

出廣異記

### 宣州兒

天寶末宣州有小兒其居近山每至恒見一鬼引虎逐已如

是已十數度小兒謂父母云鬼引虎來則必死世人云爲虎所  
食其鬼爲俚我死爲俚必矣若虎使我則引來村中蟪中宜設  
窵于要路以待虎可得也後數日果死于虎久之見夢于父云  
身已爲俚明日引虎來宜於西偏速修一窵父乃與村人作窵  
窵成之日果得虎

出廣異記

### 笛師

唐天寶末祿山作亂潼關失守京師之人於是烏散梨園弟子  
有笛師者亦竄于終南山谷中有蘭岩因而寓居清宵朗月哀  
亂多思乃援笛而吹嘹唳之聲漫山谷俄而有物虎頭人形着  
白袷單衣自外而入笛師驚懼下階愕眙虎頭人曰美哉笛乎  
可復吹之如是累奏五六曲曲終久之忽寐乃哈嘻大鼾師俱  
覺乃抽身走出得上高樹枝葉陰密能蔽人形其物覺後不見



笛師因大懊嘆曰不早食之被其逸也乃立而長嘯須臾有虎十餘頭悉至狀如朝謁虎頭云適有吹笛小兒乘我之寐因而奔竄可分路四遠取之言訖各散去五更後復來皆人語云各行四五里求之不得會月落斜照忽見人影在高樹上虎顧視笑曰謂汝雲行電滅而乃在茲遂率諸虎使皆取攫既不可及虎頭復自跳身亦不至遂各散去少間天曙行人稍集笛師乃得隨還出廣異記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餘人皆精轉修習法錄齋戒咸備有不尊者不之住矣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旦則具姓名申報以為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戶各自獨寢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

忠攝緱氏令不信至時乃令二勇士持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見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嚙出一道士二人射之不中虎棄道士而去至明無人得仙者具以此物白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于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有金簡玉錄洎冠皮及人之髮骨甚多此皆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中即漸無道士今並休廢為陵使所居出博異記

裴越客

唐乾元初吏部尚書張鎬貶辰州司戶先是鎬之在京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董冕第三子前藍田尉越客結婚焉已尅迎日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則速裝南邁以畢嘉禮春仲拒扈百里鎬知其將至矣張斥在遠方抱憂惕深喜越客遵約而至因命家族宴于花園而德容亦隨姑姨妹遊焉山郡



蕭條竹樹交密日暮眾將歸或後或先紛紜笑語忽有猛虎出  
 自竹間遂擒德容跳入翳薈眾皆驚駭奔告張夜色已昏計力  
 俱盡舉家號哭莫知所為及曉則大獲人徒求骸骨于山野間  
 週迴遠近曾無蹤跡由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郡三二十里  
 尚未知其妻之為虎暴乃召僕夫十數輩登岸徐行其船亦隨  
 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內有榻因掃拂卽之憇焉僕從羅  
 列于前後俄聞有物來自林木之間眾乃靜伺微月之下忽見  
 猛虎負一物至眾皆惶撓則共闕喝之仍大擊板屋并物其虎  
 徐行尋俯于板屋側留下所負物遂入山間共窺看云是人尚  
 有餘喘越客卽令舁之登舟因促使解纜然後船中烈燭熟視  
 乃是十六七美女人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間之所有越客深異  
 之則遣群婢看眡之雖髻被散衣破服裂而身膚無少損羣婢

漸以湯飲灌之卽能微微入口久之神氣安集俄復開目與之  
 言語莫肯應夜久卽有自郡至者皆云張尚書次女昨夜因  
 爲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遂以告之於越客卽遣  
 羣婢具以此詢德容因號啼不止越客既登岸遂以其事列于  
 鎬鎬凌晨躍馬而至旣悲且喜遂與同歸而婚媾果諧其期自  
 是黔峽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今尚有存者

盧造

出集異記

汝州葉縣令盧造者有幼女大曆中許嫁同邑鄭楚之子元方  
 俄而楚錄潭州軍事造亦辭而寓葉後楚卒元方護喪居江陵  
 數年間音問兩絕縣令韋計爲子娶焉其吉辰元方無所容徑  
 往縣東十里餘佛舍舍西北隅有若小獸號鳴者出火視之乃  
 三虎雛目尚未開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殺閉門堅拒而已



席負女至會  
而能門此報  
信古鄭而悞  
殺三真中負  
此席矣何不  
立席祠以德  
之知真合  
席外

約三更初虎來觸其門不得入其西有窓亦甚堅虎怒搏之櫺  
拆陷頭于中為左右所轄進退不得元方取佛塔磚擊之虎吼  
怒拏攫終不能去連擊之俄頃而斃既而門外若女人呻吟氣  
甚困劣元方問曰門外呻吟者人耶鬼耶曰人也曰何以到此  
曰妾前盧令女也今夕將適韋氏親迎方登車為虎所執負荷  
而來投此今夕無損而又畏其復來能救乎元方奇之執炬出  
視乃真衣纓也年十七八禮服儼然泥水皆澈扶入復固其門  
遂拾佛塔毀像以繼其明女曰此何處也曰縣東佛舍爾元方  
言姓名且話舊諾女亦能記之曰妾父曾許妻君一旦以君之  
絕耗也將嫁韋氏天命難改虎送回君莊去此甚近君能送歸  
請絕韋氏而奉巾櫛及明送其回家其家以虎攫去方已制服  
忽見其來喜若天降元方致虎于縣且具言其事縣宰異之以

盧氏歸于鄭焉當時聞者莫不嗟異之出續文  
怪錄

平廣記卷第四百二十八 終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二十九

虎四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父校

張魚舟

申屠澄

丁崑

王用

張逢

○張魚舟

唐建中初青州北海縣北有秦始皇王望海臺臺之側有別澗泊泊邊有取魚人張魚舟結草庵止其中常有一虎夜突入庵中值魚舟方睡至欲曉魚舟乃覺有人初不知是虎至明方見之魚舟驚懼伏不敢動虎徐以足捫魚舟魚舟心疑有故因起坐虎舉前左足示魚舟魚舟視之見掌有刺可長五六寸乃為除之虎躍然出庵若拜伏之狀因以身剗魚舟良久回顧而去至夜半忽聞庵前墜一大物魚舟走出見一野豕脂甚幾三百斤



在庵前見魚舟復以身劇之良久而去自後每夜送物來或豕或鹿村人以為妖送縣魚舟陳始末縣使吏隨而伺之至二更又送麋來縣遂釋其罪魚舟為虎設一百一齋功德其夜又啣絹一匹而來一日其庵忽被虎拆之意者不欲魚舟居此魚舟知其意遂別卜居焉自後虎亦不復來

出廣異記

### 申屠澄

申屠澄者貞元九年自布衣調補濮州什邡尉之官至真符縣東十里許遇風雪大寒馬不能進路旁茅舍中有烟火甚溫煦澄往就之有老父媪及處女環火而坐其女年方十四五雖蓬髮垢衣而雪膚花臉舉止妍媚父媪見澄來遽起曰客衝雪寒甚請前就火澄坐良久天色已晚風雪不止澄曰西去縣尚遠乞宿于此父媪曰苟不以蓬室為陋敢不承命乎澄遂解鞍施

衾禱焉其女見客更修容靚飾自帷箔間復出而開麗之態尤倍昔時有頃媪自外挈酒壺至于火前煖飲謂澄曰以君冒寒且進一杯以禦凝冽因揖讓曰始自主人翁即巡行澄當婪尾澄因曰座上尚欠小娘子父媪皆笑曰田舍家所育豈可備賓主女子即回眸斜睨曰酒豈足貴謂人不宜預飲也母即牽裙令坐于側澄始欲探其所能乃舉令以觀其意澄執盃曰請徵書語意屬目前事澄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如此歸亦何往哉俄然巡至女女復令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澄愕然嘆曰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未婚敢請自媒如何翁曰某雖寒賤亦常嬌保之頗有過客以金帛為問某先不忍別未許不期貴客又欲援拾豈敢惜即以為託澄遂修子壻之禮祛囊以遺之媪悉無所取曰但不棄寒賤焉事資貨明日又謂



澄曰此孤遠無鄰又復湫溢不足以久留女既事君便可行矣  
 又一日咨嗟而別澄乃以所乘馬載之而行既至官俸祿甚薄  
 妻竭力以成其家交結賓客旬日之內大獲名譽而夫妻情義  
 益浹其於厚親族撫甥姪洎僮僕厮無不歡心後秩滿將歸已  
 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愛焉常作贈內詩一篇曰一  
 官慙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鴛鴦其妻終日吟  
 諷似默有和者然未嘗出口每謂澄曰為婦之道不可不知書  
 倘更作詩反似嫗妾耳澄罷官罄室歸秦過利州至嘉江畔臨  
 泉藉草憇思其妻忽悵然謂澄曰前者見贈一篇尋即有和初  
 不擬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終默之乃吟曰琴瑟情雖重山林  
 志自深常憂時節變孤負百年心吟罷潸然良久若有慕焉澄  
 曰詩則麗矣然山林非弱質所思倘憶賢尊今則至矣何用悲

泣乎人生因緣業相之事皆由前定後二十餘日後至至以草  
 舍依然但不復有人矣澄與其妻即止其舍妻思慕之深盡日  
 涕泣于壁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塵埃積滿妻見之忽大笑曰  
 不知此物尚在耶披之即變為虎哮吼拳攫突門而去澄驚走  
 避之携二子尋其路望林大哭數日竟不知所之出河東記

○丁崑

貞元十四年中多虎暴白晝噬人時淮上阻兵因以武將王徽  
 牧申州焉徵至則大修擒虎具兵仗坑穽靡不備設又重懸購  
 得一虎而酌十縑焉有老卒丁崑者善為陷穽遂列于太宰請  
 山間至路隅張設以圖之徵既許不數日而獲一虎焉虎在深  
 坑無施勇力崑遂俯而下視加以侮誚虎則跳躍哮吼怒聲如  
 雷而聚觀之徒千百其眾崑術其計得誇喜異常時方被酒因



為衣襟臂挂樹根而墜穿中衆共嗟駭謂靡粉于暴虎之爪牙  
 矣及就窺崑乃端坐而虎但瞪視耳崑之親愛憂崑乃共設  
 以轆轤下巨索伺崑自縛當遠引上或希十一之全崑得  
 纏縛腰肢揮手外人則共引之去地三二尺其虎則以前足捉  
 其索而留焉意態極仁如此數四崑因而謂之曰爾輩縱暴入  
 郭犯人事須剪除理宜及此顧爾之命上在頃刻吾因沉醉誤  
 落此中衆所未便屠者蓋以我也爾若損我固激怒衆人我  
 氣未絕即當薪火爾為灰燼矣汝若不從我即啓白太守  
 捨爾之命冀爾率領羣輩遠離此土斯亦渡河他適爾所知者  
 矣我當質之天且不渝此約其虎諦聽若有知解崑則引繩衆  
 共出之虎乃弭耳矚目不復留崑既得出遂以其事白于縣伯  
 曰今殺一虎不足贖羣輩之暴况與誠約乞捨之冀其率偕

出管界獲寧耳徵許之崑遂以太守之意丁寧告諭虎于陷中  
 踴躍盤旋如荷恩施崑即積土坑側稍益淺猶深丈許虎乃躍  
 而出奮迅躑騰嘯風而逝自是旬朔之內羣虎屏跡而山四晏  
 然矣吁保全身命之計雖在異類亦有可觀者焉若暴虎之猛  
 悍况厄陷穿得人固當恣其狂怒决裂噬嚙以豁其情斯虎乃  
 因崑以圖全而果諧焉何其智哉而崑能以言詞誘諭通于強  
 戾果致族行出境之異况免挂臂之患又何智哉斯乃信誠交  
 感之致耳於戲信誠之為物也何其神欤出集異記

王用

號州王城縣黑魚谷貞元中百姓王用業炭于谷中谷中有水  
 方數步常見二黑魚長尺餘遊水上用伐木饑困遂食一魚其  
 弟驚曰此魚或是谷中靈物兄奈何殺之有頃其妻餉之用運



斤不已久乃轉面妻覺狀貌有異呼其弟視之忽脫衣嗥躍變為虎焉徑入山時時殺麋鹿類以食如此三年一日日昏叩門自名曰我用也弟應曰我兄變為虎三年矣何鬼假其姓名又曰我往年殺黑魚冥謫為虎又因殺人冥官答余一百今放免傷遍體汝第視余無疑也弟喜遂開門見一人頭猶是虎因怖死舉家叫呼奔避竟為村人格殺驗其身有黑誌信王用也但首未變元和中處士趙齊約嘗至谷中見村人說出西陽雜俎

張逢

南陽張逢貞元末薄游嶺表行次福州福唐縣橫山店時初霽日將暮山色鮮媚烟嵐藹然策杖尋勝不覺極遠忽有一段細草縱廣百餘步碧藹可愛其旁有一小樹遂脫衣挂樹以杖倚其身草上左右翻轉既酣睡若獸蹶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

虎也文彩爛然自視其爪牙之利胸膈之力天下無敵遂騰躍而起越山起壑其疾如電夜久頗饑因傍村落徐行犬豕駟犢之類悉無可取意中恍惚自謂當得福州鄭錄事乃道旁潛伏未幾有人自南行乃候吏迎鄭者見人問曰福州鄭錄事名璠計程當宿前店見說何時幾來人曰我之主人也聞其飾裝到亦非久候吏曰只一人來且復有同行我當迎拜時慮其誤也曰三人之中縵綠者此其時逢方餓而鄭到導從甚眾衣縵綠甚肥昂昂而來適到逢嘶之走而上山時天未曙人雖多莫敢逐得恣食之唯餘腸髮既而行于山林孑然無侶乃忽思曰我本人也何樂為虎因自囚于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復焉乃步步尋求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猶挂杖亦在細草依然翻復轉身於其上意足而起即復人形矣於是衣策杖而歸昨往今來



一復時矣初其僕夫驚失乎逢也訪之于鄰或云策杖登山多岐尋之杳無形迹及其來驚喜問其故逢給之曰偶尋山泉到一山院共談釋教不覺移時僕夫曰今日側近有虎食福州鄭錄事求餘不得山林故多猛獸不易獨行郎之未回憂負寔極且喜平安無他逢遂行元和六年旅次淮陽舍于公館館吏宴客坐有為令者曰巡若至各言已之奇事事不奇者罰巡到逢逢言橫山事末坐有進士鄭遐者乃鄭紉之子也怒目而起持刀將殺逢言復父讐眾共隔之遐怒不已遂入白郡將于是送遐南行敕津吏勿復渡使逢西邁且勸改名以避之或曰聞父之讐不可以不報然此讐非故殺若必死殺逢遐亦當坐遂遁去而不復其讐焉吁亦可謂異矣出續玄怪錄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二十九 終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三十

虎五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父校

李奴

馬拯

張昇

楊真

王居貞

歸生

鄭思遠

李琢

譙本

李奴

詞舉人姓李不得名寄居宣州山中常使一奴奴頗情惰李數鞭笞多有忿恨唐元和九年李與二友人會于別墅時呼奴奴已睡李大怒鞭之數十奴懷恚恨出謂同儕曰今是閨年人傳多虎何不食我言訖出門忽聞叫聲奴輩尋逐無所見循虎跡十餘里谿邊奴已食訖一半其衣服及巾鞋皆疊摺置于草上蓋虎能役使所殺者魂神所為也出原化記



馬拯

唐長慶中有處士馬拯性冲淡好尋山水不擇嶮峭盡能躋攀一日居湘中因之衡山祝融峰詣伏虎師佛室內道場嚴潔果食馨香兼列白金皿于佛塌上見一老僧眉毫雪色朴野魁梧甚喜拯來使僕挈囊僧曰假君僕使近縣市少鹽酪拯許之僕乃挈金下山去僧亦不知去向俄有一馬沼山人亦獨登此來見拯甚相慰悅乃告拯曰適來道中遇一虎食一人不知誰氏之子說其服飾乃拯僕夫也拯大駭沼又云遙見虎食人盡乃脫皮改服禪衣爲一老僧也拯甚怖恐及沼見僧曰只此是也拯白僧曰馬山人來云某僕使至半山路已被虎傷奈何僧怒曰貧道此山境無虎狼草無毒螫路絕蛇虺林絕鴟鴞無信妄語耳拯細窺僧吻猶帶殷血向夜二人宿其食堂牢局其戶明

燭伺之夜已深聞庭中有虎怒首觸其扉者三四賴戶壯而不墮二子惧而焚香虔誠叩首于堂內土偶賓頭盧者良久聞土偶吟詩曰寅人但溺欄中水午子須分良畔金若教特進重張弩過去將軍必損心二子聆之而解其意曰寅人虎也欄中卽井午子卽我耳良畔金銀皿耳其下二句未之能解及明僧叩門曰郎君起來食粥二子方敢啓關食粥畢二子計之曰此僧且在我等何由下山遂詐僧云井中有異使窺之細窺次二子推僧墮其其僧卽時化爲虎二子以巨石鎮之而斃矣二子遂取銀皿下山近昏黑而遇一獵人于道旁張弰弓樹上爲棚而居語二子曰勿觸我機兼謂二子曰去山下猶遠諸虎方暴何不上棚來二子悸怖遂攀緣而上將欲入定忽三五十人過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婦女歌吟者戲舞者前至弰弓所衆怒曰



朝來被二賊殺我禪和方今追捕之又敢有人張我將軍遂發其機而去二子並聞其說遂詰獵者曰此是佞鬼被虎所食之人也為虎前呵道耳二子因徵獵者之姓氏曰名進姓牛二子大喜曰上偶詩下句有驗矣特進乃牛進也將軍即此虎也遂勸獵者重張其箭獵者然之張畢登棚果有一虎哮吼而至前足觸機箭乃中其三班貫心而踣逡巡諸佞奔走却回伏其虎哭甚哀曰誰人又殺我將軍二子怒而叱之曰汝輩無知下鬼遭虎齧死我今為汝報仇不能報謝猶敢慟哭豈有為鬼不靈如是遂悄然忽有一鬼答云都不知將軍乃虎也聆郎君之說方大醒悟就其虎而罵之感謝而去及明二子分銀與獵者而歸耳

出傳奇

張昇

唐故吏部員外張昇隨僖宗幸蜀以年少未舉遂就攝涪州衙推州司差里正游章當直他日遂告辭問何往章不答但云有老母及妻子乞時為存問言訖而去所居近鄰夜聞章家大哭翌日使問其由言章夜辭其家入山變為虎矣二三日又聞章家大驚叫翌日又問其故曰章昨夜思家而歸自上半身已變而尚能語

出開奇錄

楊真

鄴中居人楊真者家富平生癖好画虎家由是甚多虎每坐臥必欲見之後至老年盡令家人毀去所画之虎至年九十忽卧疾召孫兒謂之曰我平生不合癖好画虎我好之時見画虎則喜不見則不樂我每夢中多與羣虎游我不欲言于兒孫至晚年尤甚至於縱步遊賞之處徃徃見虎及問同遊人又不見我



方恐懼尋乃盡毀去所画之虎今卧疾後又夢化身為虎兒又夢覺既久而方復人身我死之後恐必化為虎兒孫輩遇虎慎勿殺之其夕卒家方謀葬其尸忽化為虎跳躍而出其一子逐出觀之虎回趨其子食之而去數日家人忽夜夢其歸謂家人曰我已為虎甚是安健但離家時便得一人食之至今猶不饑至曙家之人猶不識其子而食之述于鄰里有識者曰今為人即識人之父子既化為虎又何記為人之父也夫人與獸豈不殊耶若為虎尚記前生之事人奚必記前生之事也人尚不記前生足知獸之不靈于人也

出滿相記

### 王居貞

明經王居貞者下第歸洛之潁陽出京與一道士同行道士盡日不食云我咽氣術也每至居貞睡後燈滅即開一布囊取一

皮披之而去五更復來他日居貞佯寢急奪其囊道士叩頭乞居貞曰言之即還汝遂言我非人衣者虎皮也夜即求食于村鄙中衣其皮即夜可馳五百里居貞以離家多時甚思歸曰我可披乎曰可也居貞去家猶百餘里遂披之暫歸夜深不可入其門乃見一猪立于門外擒而食之遂巡回乃還道士皮及至家云居貞之次子夜出為虎所食問其日乃居貞回日自後一兩日甚飽並不食他物

出傳奇

### 歸生

弘文學士歸生亂後居寓巴州遣使入蜀早行遇虎于道遂昇木以避數虎迭來攫躍取之不及虎相謂曰無過巴西縣黃二郎也一虎乃去俄有白狸者至視其人而哮吼攫躍使人昇木愈高既皆不得環而守之移時有羣騾撼聆聲遂各散使人至



巴西果有黃二郎者乃巴西吏人爲虎所食也出聞奇錄

鄭思遠

虎交而月暈仙人鄭思遠嘗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曰唯得虎鬚及熱插齒間即愈乃拔鬚莖與之因知虎鬚治齒也虎殺人能令尸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一字長一寸在脇兩傍皮內尾端佩之者臨官使無官人所憎疾虎夜起一目放光二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光墜入地成白石主小兒驚出西陽雜俎

李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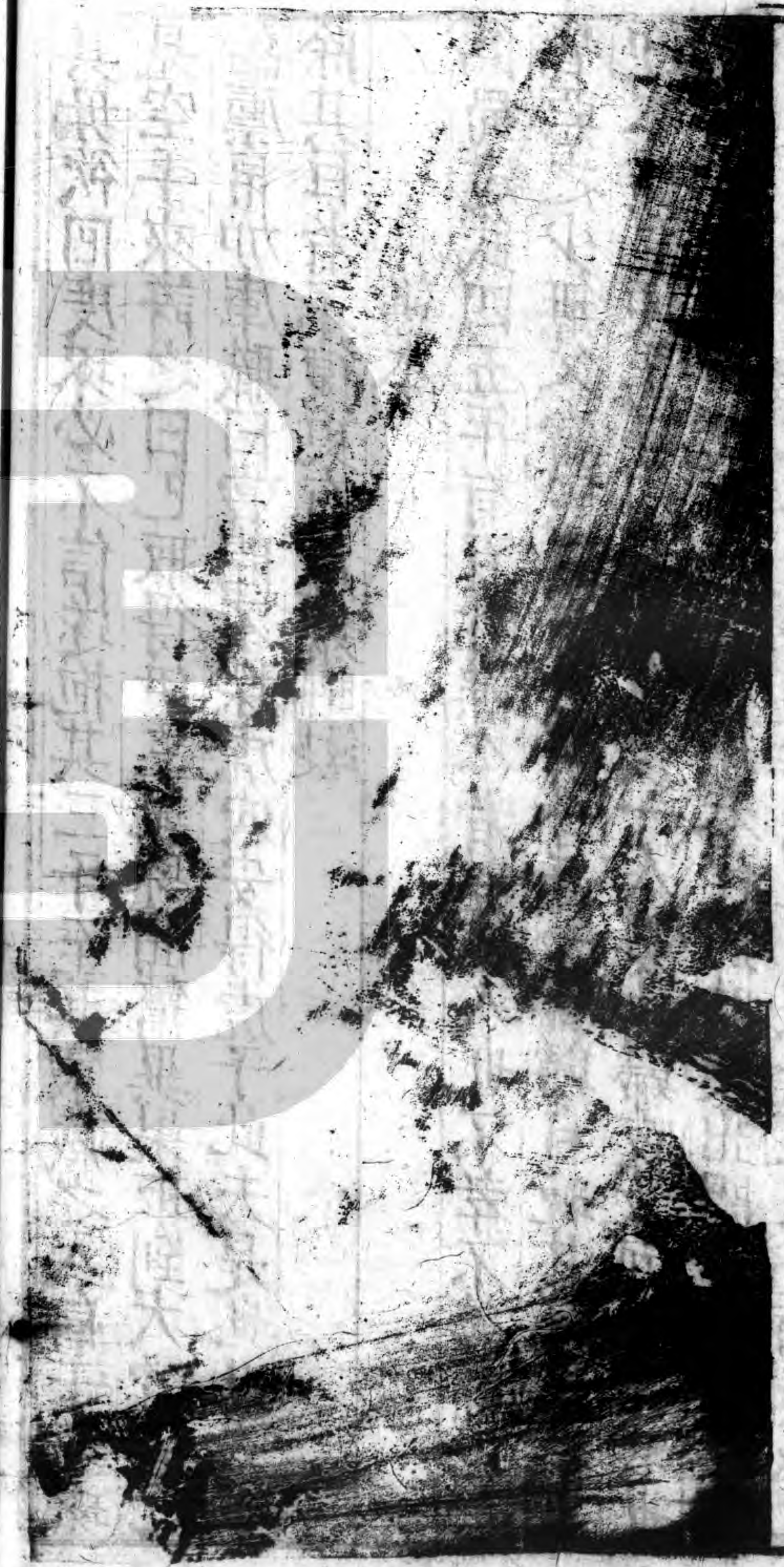
許州西三四十里有雌虎暴損人不一統軍李琢聞之驚怪其視事日厲聲曰忠武軍十萬豈無勇士有壯夫跳躍曰某能除琢壯其言給利器壯夫請不用弓刀只要一大白棒壯夫徑詣榛塢尋之果得其穴也其虎已出唯三子眼欲開壯夫視不見

其毋欲回度琢必不信遂抱其三子至其家藏之入白于琢琢見空手來訝之曰已取得伊三兒琢聞驚異果取到大賞賚之給廩帛加庫職曰嘗聞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此夫是也壯夫竟除其巨者不復更有虎暴出芝田錄

譙本

僞蜀建武四五年有百姓譙本者克率人也不孝不義鄰里眾皆惡之少無父常毀罵母母每含忍一日歸自晚其母倚門而迎本遙見便罵母曰我只有汝一人憂汝歸夜汝何反罵我也遂撫膺大哭且嘆且怨本在城巷住此時便出門近城公路上坐忽大叫一聲脫其衣變爲赤虎直上城去至來日猶在城上蜀主命趙庭隱射之一發正中其口衆分而食之蜀主初霸一方天雨毛人變虎地震者耳出野人開話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三十一

虎六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父按



李大可

藺庭雍

王太

荊州人

劉老

虎婦

趙倜

周義

中朝子

李大可

宗正卿李大可嘗至滄州州之饒安縣有人野行為虎所逐既及伸其左足示之有大竹刺貫其臂虎俯伏貼耳若請去之者其人為拔之虎甚悅宛轉搖尾隨其人至家乃去是夜投一鹿于庭如此歲餘投野豕麀鹿月月不絕或野外逢之則隨行其人家漸豐因絜其衣服虎後見改服不識遂齧殺之家人收葬訖虎復來其家母罵之曰吾子為汝去刺不知報德反見殺傷



今更來吾舍豈不媿乎虎羞慚而出然數日常傍其家既不見其人知其誤殺乃號呼甚悲因入至庭前奮躍拆脊而死見者咸異之

### 蘭庭雍

吉陽治在涪州南泝黔江三十里有寺像設靈應古碑猶在物業甚多人莫敢犯涪州裨將蘭庭雍妹因過寺中盜取常住物遂卽迷路數日之內身變爲虎其前足之上銀纏金釧宛然猶存每見鄉人隔樹與語云我盜寺中之物變身如此求見其母託人爲言之毋畏之不敢往虎來郭外經年而去

出錄異記

### 王太

海陵人王太者與其徒十五六人野行忽逢一虎當路其徒云十五六人決不盡死當各出一衣以試之至太衣吼而隈者數

四海陵多虎行者悉持大棒太選一棒脫衣獨立謂十四人卿宜速去料其已遠乃持棒直前擊虎中耳故悶倒尋復起去太皆走惶懼不得故道但草中行可十餘里有一神廟宿于梁上其夕月明夜後聞草中虎行尋而虎至廟庭跳躍變成男子衣冠甚麗堂中有人問云今夕何爾纍悴神曰卒遇一人不意勁勇中其健棒困極迫死言訖入座土木形中忽舉頭見太問是何客太懼墮地具陳始末神云汝業爲我所食然後十餘日方可死我取爾早故中爾棒今以相合理當佑之後數日宜持猪來以已血塗之指庭中大樹可繫此下速上樹當免太後如言神從堂中而出爲虎勁躍太高不可得乃俯食猪食畢入堂爲人形太下樹再拜乃還爾後無患

出廣異記

### 荊州人



荆州有人山行忽遇俚鬼以虎皮冒已因化為虎受俚鬼指揮  
凡三四年搏食人畜及諸野獸不可勝數身雖虎而心不願無  
如之何後俚引虎經一寺門過因遽走入寺庫伏庫僧床下道  
人驚恐以白有德者時有禪師能伏諸橫獸因至虎所頓錫問  
弟子何所求耶為欲食人為獸獸身虎弭耳流涕禪師手中繫  
頸牽還本房恒以衆生食及他味哺之半年毛落變人形具說  
始事二年不敢離寺後暫出門忽復遇俚以皮冒已遽走入寺  
皮及其腰下遂復成虎篤志誦經歲餘方變自此不敢出寺門  
竟至死出廣異記

○劉老

信州劉老者以白衣住持于山溪之間人有鶩二百餘隻詣劉  
放生恒自看養數月後每日為虎所取以耗三十餘頭村人患

之羅落陷穿遍于放生所自爾虎不復來後數日忽有老叟巨  
首長鬣來詣劉問鶩何以少減答曰為虎所取又問何不取虎  
答云已設陷穿此不復來叟曰此為俚鬼所教若先制俚即當  
得虎劉問何法取之叟云此鬼好酸可以烏白等梅及楊梅布  
之要路俚若食之便不見物虎乃可獲言訖不見是夕如言布  
之四鼓後聞虎落穿自爾絕焉出廣異記

○虎婦

利州賣飯人其子之婦山園採菜為虎所取經十二載而後還  
自云入深山石窟中本謂遇食久之相與寢處窟中都目四虎  
妻婦人者最老老虎恒持麋鹿等肉還以哺妻或時含水吐其  
口中婦人欲出輒為所怒驅以入窟積六七年後數歲漸失餘  
虎老者獨在其虎自有婦人來常外宿後一日忽夜不還婦人



心慄之欲出而不敢如是又一日乃徐出行數十步不復見虎乃極力行五六里聞山中伐木聲徑往就之伐木人謂是鬼魂以礫石投擲婦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詰問婦人云已是其家新婦諸人亦有鄰里者先知婦人爲虎所取衆人方信之鄰人因脫衫衣之將還會其夫已死翁燒憫而收養之婦人亦慙慙乏精神恒爲往來之所狎劉全白親見婦人說其事云出唐異記

### ○趙倜

荊州有一商賈說趙倜多南泛江湖忽經歲餘未歸有一人先至其家報趙倜妻云趙倜物貨俱没于湖中倜僅免一死甚貧乏在路卽當至矣其妻驚哭不已後三日有一人一如趙倜儀貌來及門外大哭其妻遽引入家內詢問其故安存經百餘日欲再商販謂趙倜妻曰我慣在外爲商在家不樂我心無聊

勿以我不顧戀汝當容我却出投交友俄而倜輦物貨自遠而至及入門其妻反乃驚疑走出以投鄰家其趙倜良久問其故知其事遂令人喚其人其人至旣見趙倜奔突南走趙倜與同伴十餘人共赴之直入南山其人面顧謂倜曰我通靈虎也勿逐我我必傷爾輩遂躍身化爲一赤色虎叫吼而去出蒲湘錄

### 周義

周義者鄭人也性倜儻好急人之患難忽有一人年可弱冠以來衣故錦衣策杖而詣周義謂義曰我是孟州使君之子也偶出獵於郊坰旣得兔後其鷹犬與所從我十餘少年與所乘馬皆無故而死我亦有一流矢不知自何至傷我右足我是以不敢歸返恐少年家父母不捨我今聞君急人之患難故特來投幸君且容我我他日必厚報君之惠也義遂藏之于家經百餘



日義既不聞孟州有此事乃夜與少年對酌問之曰君子始投我云是使君之子因出獵有死傷不敢返歸今何不傳聞此事我疑君子君子必以實告我我必無貳少年沉吟移時方起拜而言曰我初設此異詞者蓋欲君憫念納我今若必問我我寔不敢更設詐也君當不移急人之心我卽以寔告君義曰我終無二但言之少年曰我孟州境內虎也傷人多矣刺史發州兵搜求我欲殺我聞君廣義因變形質以投君君憐恤我待之如賓但我以誓報君之惠不忘今夜旣言誠實事也我不可住遂叫吼數聲化爲一虎走去後月餘有一少年踰垣入義家拋下一金枕高轂告周義我是昔之受恩人也今以枕答君之惠言訖又化爲一虎而去

出蕭相錄

### 中朝子

有一中朝子弟性頗落拓少孤依于外家外家在亳州永城界有莊舅氏一女甚有才色此子求娶焉舅曰汝且勵志求名名成吾不違汝此子遂發憤薦學榮名京邑白于舅曰請三年以女見待如違此期任別適人舅然之此子入京四年不歸乃別求女婿行有日矣而生亦已成名歸去舅莊六七十里夜宿時暑熱此子從舟中起登岸而望去舟半里餘有一空屋遂領一奴持刀棒居宿此乃一廢佛寺土塌尚存此子遂寢焉奴人于地持刀棒衛之忽覺塌下有物動聲謂是虫鼠亦無所疑夜至三更月漸明忽有一虎背負一物擲于門外草內將欲入屋此人遂持刀棒叫呼便驚走呼舟人持火來照草間所墮乃一女粧梳至美但所着故衣耳亦無所損傷熟視之乃舅妹也許嫁之者爲虎驚語猶未得遂扶入室又照其塌後有虎子數頭皆



太平廣記 卷四百三十一 五 四百三十一  
殺之扶女却歸舟中明日至舅莊逢聞哭聲此子遂維舟莊外  
百餘步人莊先慰問凶故舅曰我以汝來過期許嫁此女于他  
人吉期本在昨夜一更後因如廁為虎所搏求尸不得生乃自  
其事舅聞悲喜驚嘆遂以此女嫁此生也 出原  
化記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三十一

虎七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父按

松陽人

南陽士人

虎恤人

范端

石井崖

械虎

商山路

陳褒

食虎

周雄

○松陽人

松陽人入山採薪會暮為二虎所逐遽得上樹樹不甚高二虎  
迭躍之終不能及忽相語云若得朱都事應必捷留一虎守之  
一虎乃去俄而又一虎細長善攫時夜月正明備見所以小虎  
頻攫其人衣其人樵刀猶在腰下伺其復攫因以刀砍之斷其  
前爪大吼相隨皆去至明人始得還會村人相問因說其事村



人云今縣東有朱都事往候之得無是乎數人同往問訊答曰昨夜暫出傷手今見頓趾乃驗其真虎矣遂以白縣令命群吏持刀圍其所而燒之朱都事忽起奮迅成虎突人而出不知所出廣異記

南陽士人

近世有一人寓居南陽山忽患熱疾旬日不瘳時夏夜月明暫于庭前偃息忽聞扣門聲審聽之忽如睡夢家人即無聞者但於恍惚中不覺自起看之隔門有一人云君合成虎今有文牒此人驚異不覺引手受之見送牒者手是成虎留牒而去開牒視之排印于空紙耳心甚惡之置牒席下復寢明日少憶與家人言之取牒猶在益以為怪疾似愈忽憶出門散適遂策杖間步諸子無從者行一里餘山下有澗沿澗徐步忽于水中自見

其頭已變為虎又觀手足皆虎矣而甚分明自度歸家必為妻子所驚但懷憤耻緣路入山經一日餘家人莫知所往四散尋覓比鄰皆謂虎狼所食矣一家號哭而已此人為虎入山兩日覺飢餒忽于水邊蹲踞見水中蝌蚪虫數升自念嘗聞虎亦食泥遂掬食之殊覺有味又復徐行乃見一兔遂擒之應時而獲即噉之覺身輕轉強晝則於深榛草中伏夜即出行求食亦數得麀兔等遂轉為害物之心忽尋樹上見一採桑婦入草間望之又私度吾聞虎皆食之試攫之果獲焉食之果覺其美常近小路伺接行人日暮有一荷柴人過即欲捕之忽聞後有人云莫取莫取驚顧見一老人鬚眉皓白知是神人此人雖變然心猶思家遂哀告老人曰汝曹為天神所使作此身今欲向畢却得復人身若殺負薪者永不變矣汝明日合食一王評事後當



却為人言訖不見此老人此虎遂又尋草潛行至明日日晚近官路伺候忽聞鈴聲于草間匿又聞空中人曰此誰角馱空中答曰王評事角馱又問王評事何在答曰在郭外縣官相送飯會方散此虎聞之更沿路伺之一更已後時有微月聞人馬行聲空中又曰王評事來也須臾見一人朱衣乘馬半醉可四十分餘亦有導從數人相去猶遠遂于馬上擒之曳入深榛食之其從迸散而走食訖心稍醒却憶歸路去家百里餘來尋山却歸又至澗邊却照其身已化為人矣遂歸其家家人驚恠失之已七八月日矣言語顛倒似沈醉人漸稍進粥食月餘平復後五六七年遊陳許長葛縣時縣令席上坐客約三十餘人主人因話人變化之事遂云牛哀之輩多為妄說此人遂陳已事以明變化之不安主人驚異乃是王評事之子也自云先人為虎所

殺今既逢雙言遂殺之官知其實聽免罪焉出原化記

虎恤人

鳳翔府李將軍者為虎所取蹲踞其上李頻呼天王乞一生命虎乃弭耳如喜狀如吏負李行十餘里投一窟中二三子見人喜躍虎于窟上俯視久之方去其後入窟恒分所得之肉及李積十餘日子大如犬悉能陸梁乳虎因負出窟至第三子李恐去盡則已死窟中乃因抱之云大王獨不相引虎因垂尾李持之遂得出窟李復云幸已相祐豈不送至某家虎又負李至所取處而訣每三日一至李舍如相看經二十日前後五六度村人怕惧其後又來李遂白云大王相看甚善然村人恐惧願勿來經月餘復一來自爾乃絕焉出廣異記

范端



涪陵里正范端為性幹了充州縣任使久之化為虎村鄰苦之遂以白縣云恒引外虎入村盜食牛畜縣令云此相惡之辭天下豈有如此事遂召問端對如令言久之有虎夜入倉內盜肉遇曉不得出更遶圍之虎傷數人逸去耆老又以為言縣令因嚴詰端所由端具伏云思生肉不能自致夜中實至于東家欄內竊食一猪覺有滋味是故見人肥充者便欲噉之但苦無伍耳每夜東西求覓遇二虎見隨所有得者皆共分之亦不知身之將變然察其舉措如醉也縣令以理喻遣之是夜端去凡數日而歸衣服如故家居三四日昏後野虎輒來至村外嗚吼村人恐懼又恐殺之其母告諭令去端涕泣辭母而行數日或見三虎其一者後左足是靴端母乃遍求于山谷復見之母號哭二虎走去有靴者獨留前就虎俯伏閉目乃為脫靴猶是人足

毋持之而泣良久方去是後鄉人頻見或呼范里正二虎驚走一虎回視俛仰有似悲愴自是不知所之也

出廣  
異記

石井崖

石井崖者初為里正不之好也遂服儒號書生因向郭買衣至一溪溪南石上有一道士衣朱衣有二青衣童子侍側道士曰我明日日中得書生石井崖充食可令其除去刀杖勿有損傷二童子曰去訖石井崖見道士道士不見石井崖井崖聞此言驚駭行至店宿留連數宿忽有軍人來問井崖莫要携軍器去否井崖素聞道士言乃出刀拔鎗頭懷中藏之軍人將刀去井崖盤桓未行店主屢逐之井崖不得已遂以竹盛却鎗頭而行至路口見一虎當路徑前躩取井崖井崖遂以鎗刺適中其心遂斃二童子審觀虎死乃謳謔喜躍

出廣  
異記



械虎

襄梁間多驚獸州有採捕將散設檻窰取之以為職業忽一日報官曰昨夜檻發請主帥移厨命賓寮將校往臨之至則虎在深窰之中官寮宅院民間婦女皆設帷幙而看之其獵人先造一大枷仍具釘鎖四角系繩施于窰中即徐徐以土填之驚獸將欲出窰則迤邐合其荷板虎頭絕出則蹙而釘之四面以索趨之而行看者隨而笑之此物若不設機械困而取之則干之力百夫之勇何以制之勢窮力竭而取之則如牽羊拽犬雖有織牙利爪焉能害人哉夫欲制強敵者亦當如是乎

出玉堂閒話

商山路

舊商山路多有驚獸害其行旅適有騾羣早行天未平曉群騾或驚駭俄有一虎自藁薄中躍出攫一夫而去其同羣者莫敢

回顧迨至食時聞遭攫者却趕來相及眾人謂其已碎于鉅牙莫不驚異競問其由徐曰某初啣至路左巖嵯之上前有萬仞清溪溪南有洞洞口有小虎子數枚顧望其母忻忻然若有所待其虎置某崖側略不傷損而面其溪洞叫吼以呼諸子某因便潛伸脚于虎背盡力一踏其虎失脚墮于深澗不復可登是以脫身而至此某獸蓋欲生致此人按演諸子是以不傷真可謂脫身于虎口危哉危哉

出玉堂閒話

陳褒

清源人陳褒隱居別業臨牕夜坐窓外即曠野忽聞有人馬聲視之見一婦人騎虎自窓下過徑入西屋內壁下先有一婢卧婦人即取細竹枝從壁隙中刺之婢忽爾腹痛開戶如廁褒方愕駭未及言婢已出即為虎所搏遽前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



恒有此怪所謂虎鬼者也出稽神錄

食虎

建中人山中種粟者皆構棚于高樹以防虎嘗有一人方昇棚見一虎垂頭榻耳過去甚速俄有一獸如虎而稍小躡前虎而去遂聞竹林中哮吼震地久之乃息明日往視其虎遇食略盡但存少骨耳出稽神錄

周雄

唐大順景福已後蜀路劍利之間白衛領石筒溪虎暴尤甚號稅人場商旅結伴而行軍人帶甲列隊而過亦遭攫搏時遞鋪卒有周雄者督力心膽有異于常日夜行役不肯規避仍持托忒利劍前後于稅人場連斃數虎行旅賴之西川書記章莊作長語以賞之蜀帥補軍職以壯之自死于虎溺于水之鬼號為

張須得一人代之雖聞汎言往往而有先是西川監軍使魚全諲特進自京搬家憇于漢源驛其孀嫂方稅駕遂嚴粧倚驛門而看為虎攫去雖驅奪得之已傷鈎爪也僕嘗行次白衛嶺時屬炎蒸夜良而進一馬二僕與他人三五輩偕行或前或後而民家豚犬交橫道路山林依然居人如昔虎豹之屬又復何之景福乾寧之時三川兵革虎豹晝行任土貢輸梗于前邁西州奏章多取巫峽人重作暴得非係國家之盛衰乎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三十三

虎八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父校

張俊

潯陽獵人

柳弁

僧虎

王瑤

劉牧

姨虎

崔韜

王行言

○張俊

宣州溧水縣尉元澹家在懷州先將一壯客張俊祇承至官官  
滿邨歸俊亦從之俊有妻一子三歲亦與同行至宋汴衝夜俊  
抱兒從澹妻乘驢在後十步忽聞叫聲俊奔視之妻已被虎所  
取俊白元妻今為虎所殺傷誓欲報讎今以孩子奉上集倘生  
歸當酬哺養之恩不爾便為僕賤終身元固止之不可復挾兩  
矢携弓腰斧下道黑而行去三四餘里皆深林重阻既而漸至



一處依近山谷有大樹百餘株疑近虎穴後上樹伺之時漸明見山下數十步內如有物蹲伏起動之狀更候之欲明乃是虎也其妻已死為虎所禁屍自起拜虎訖自解其衣裸而復僵虎又于窟中引四子皆大如狸掉尾歡躍虎以舌舐死人虎子競來爭食俊在樹上見之遂發一箭正中虎額其虎騰躍又發一箭中其脇箭皆傳毒虎遂驚躍狂亂吼怒頃刻而死後復下樹以斧截虎頭并殺四子亦取其首葛蔓貫之亦負妻屍步走而歸日曉追及澹感激之至

出原化記

潯陽獵人

潯陽有一獵人常取虎為業于徑施弩弓焉每日視之見虎跡而箭已發未曾得虎舊說人為虎所食即作偃鬼之事即于其側樹下密伺二更後見一小鬼青衣髻髮齊眉瞰躡而來弓所

撥箭發而去後食頃有一虎來履弓而過既知之更携一隻箭而去復如前狀此人速下樹下架箭而登樹覘之少頃虎至履弓箭發其虎貫脇而死其偃鬼良久却回見虎死遂鼓舞而去也

出原化記

柳并

河東柳并為監察御史入嶺推覆將一書吏隨行常所委任至嶺下宿孤館中從吏皆在廳內席地而寢時半夜月初上眾皆卧并獨覺忽見一小鬼長尺餘狀若獼猴手持一紙幡子步上階以幡插書吏頭邊而去并乃潛起拔去之復卧伺焉少頃一虎入來遍嗅諸人而去須臾小鬼又來別以幡子插之復又拔去之少頃虎又來遍嗅而去如此者三度而天向明乃至旦召吏言其事旦曰汝當難免自須為計不可隨我并有劔取與之



乃令逃難此吏素強勇携劍入山尋逐虎穴行二十里至一茅  
菴入其中不見有人惟見席上案硯朱筆有一卷文書皆是人  
名或有勾者有未勾者已名在寫屋上見一領虎皮吏懷其書  
并取皮杖劍而去行未數里見一胡僧從後來趨呼之曰且住  
君不如告某爲計即可免矣吏卽止與之言見其人狀異不敢  
殺之僧曰吾非強害君者是天配合食之豈不見適來文簿昨  
日已愆數期今彊脫終恐無益不知以小術厭之吏問其術僧  
令登一樹以帶自縛用劍自刺少血塗一單衣投之我以衣爲  
襪之耳吏如言登樹投皮與僧衣之便作虎狀哮吼怒目光如  
電掣吏懼將欲墮者數過卽取單衣刺血塗之投于地虎得衣  
跳躍壁捨而吞之良久復爲人形曰子免矣乃遣去竟無患焉

出化  
原記

○僧虎

袁州山中有一村院僧忘其法名偶得一虎皮戲被于身搖尾  
掉頭頗克肖之或于道傍戲鄉人皆畏而返走至有遺其所携  
之物者僧得之喜潛于要衝伺往來有負販者欲自草中躍出  
昂然虎也皆棄所賫而奔每蒙皮而出常有所獲自以得計時  
時爲之忽一日被之覺其衣着于體及伏草中良久試暫脫之  
萬方皆不能脫自視其手足虎也爪牙虎也乃近水照之頭耳  
眉目口鼻尾毛皆虎矣非人也心又樂于草間遂捕狐兔以食  
之拏攫飲啖皆虎也是後常與同類同處復爲鬼神所役使夜  
則往來于山中寒暑雨雪不得休息甚苦厭之形骸雖虎而心  
歷歷然人也但不能言耳周歲餘一旦餒甚求無所得乃潛伏  
道旁忽一人過于前遂躍而噬之旣死將分裂而食細視之一



衲僧也心自推曰我本人心幸而為僧不能守禁戒求出輪迴自為不善活變為虎業力之大無有是者今乃殺僧以充腸地獄安容我哉我寧綏死不重其罪也因仰天大號聲未絕忽然皮落如脫衣狀自視其身一裸僧也奔舊院院已荒廢乃用草遮身投于俗家得破衣幾件走于鄰境佛寺因遊方止臨川崇壽院眾堂中是時圓超上人居看經堂其僧侍立不懈上人念其恭勤乃問爾何處人出家幾夏曠修習何等法而勤勤若此對曰其心有悔行願因上人決之但不欲他人聞耳乃屏侍者問之其僧言為虎之事叩頭作禮求識罪業上人謂曰生死罪福皆由念作剎那之間即分天堂地獄豈在前生後世耶爾惡念為虎善念為人豈非證哉苟有志乎脫離者趣無上菩提還元返本念不着則人不為虎虎不為人矣方今閩中大善知識

比有爾其往哉僧乃奉教上人尋語于智作長老長老往見之以上人向者事問皆無異同雙目猶赤眈然可畏也後入嶺不知所適

出高僧傳

王瑤

漢州西四十五里有富叟王瑤所居水竹園林占一川之勝境而往來之人多透道以經焉既至瑤心盡誠接待有賣瓦金石生者常言住在西山每來必休於此積十數年率五日一至瑤密異之外視其所買又非山中所用者一日瑤伺其來因竭力以奉之石亦無媿近晚將去瑤曰思至生居為日久矣今者幸願偕焉石生曰吾敝土窮山不足為訪瑤即隨行十數里暝色將起石生曰爾可還矣瑤曰竊慕高躅願效誠力但生所欲皆可以奉所以求知其居焉石生固辭瑤追從不已石生忽以拄



杖畫地遂為巨壑而身亦騰為白虎哮吼顧瞻瑤瑤驚駭惶怖因蒙面匍匐而走明日再往曾無人跡自是石生不復經過矣出集

記異

劉牧

成應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仁常居南沙野中樂山鳥之啼愛風松之韻植果種蔬野人欺之多伐樹踐園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有一虎近其居作穴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耶虎輒俛首歷數年野人不敢侵後牧卒虎乃去出獨異志

姨虎

劔州未歸葭萌劔門益昌界嘉陵江側有婦人年五十已來自稱十八姨往往來民家不飲不食每教諭于人曰但作好事莫違負神理居家和順孝行為上若為惡事者我常令猫兒三五

箇巡檢汝語未畢遂去或奄忽不見每歲約三五度有人遇之民間知其虎所化也皆敬懼之焉出錄異記

崔韜

崔韜蒲州人也旅遊滁州南抵歷陽曉發滁州至仁義館宿館吏曰此館凶惡幸無宿也韜不聽負笈昇廳館吏備燈燭訖而韜至二更展衾方欲就寢忽見館門有一大足如獸俄然其門豁開見一虎自門而入韜驚走于暗處潛伏視之見獸于中庭脫去獸皮見一女子奇麗嚴飾升廳而上乃就韜衾出問之曰何故宿余衾而寢韜適見汝為獸入來何也女子起謂韜曰願君子無所怪妾父兄以畋獵為事家貧欲求良匹無從自達乃夜潛將衾皮為衣知君子宿於是館故欲託身以備洒掃前後賓旅皆自怖而殞妾今夜幸逢達人願察此志韜曰誠如此意



願奉惟好來日韜取獸皮衣棄廳後枯井中乃挈女子而去後韜明經擢第任宣城時韜妻及子將赴任與行月餘後復宿仁義館韜笑曰此館乃與子始會之地也韜往視井中獸皮衣宛然如故韜又笑謂其妻子曰往日卿所著之衣猶在妻曰可令人取之既得妻笑謂韜曰妾試更着之乃下階將獸皮衣着之纔畢乃化為虎跳躑哮吼奮而上廳食子及韜而去出集異記

● 王行言

秦民有王行言以商賈為業常販鹽鬻于巴渠之境路由興元之南曰大巴路小巴路危峰峻壑猿徑鳥道路眠野宿杜絕人烟鷲獸成羣食啖行旅行言結十餘輩少壯同行入持一拄杖長丈餘銛鋼鐵以刃之即其短鎗也纔登細徑為猛虎逐之及露宿于道左虎忽自人眾中攫行言而去同行持刃杖逐而救

之呼喊連山於數十步外奪下身上拏攫之蹤已有傷損平旦前行虎又遂至其野宿眾持鎗圍使行言處于當心至深夜虎又躍入眾中攫行言而去眾人又逐而奪下則傷愈多行旅復衛而前進白晝逐人略不暫捨或跳于前或躍于後時有于道左而出於稠人叢中捉行言而去竟救不獲終不傷其同侶須得此人充其腹不知是何冤報逃之不得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三十四

畜獸

牛

金牛

銀牛

青牛

牛鬪

潜牛

凉州人牛

洛水牛

牛拜

桓冲

光祿屠者

朱氏子

牛償債

卞士瑜

路伯達

戴文

河内崔守

王氏老姥

牛傷人



邵桃根

牛異

洛下人

甯茵

仲小小

牛

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白及今日割取其肉明日其瘡即愈故漢人有至其國者西胡以此牛示之漢人對曰吾國蟲名爲蠶爲人衣食樹葉而吐絲外國人復不信有蠶出金樓子新昌穴出山犢似秦牛常與蛇同穴人以鹽著手夜入坎中取之其舌滑者是蛇其舌燥者則牛也因引之而出焉出交州劉欣期文野牛高丈餘其頭若鹿其角若了矣長一丈白毛尾似鹿出西域出西陽雜俎

唐先天中有田父牧牛嵩山而失其牛求之不得忽見山穴開

中有錢焉不知其數田父入穴負十千而歸到家又往取之遂不知道逢一人謂曰汝所失牛其值幾耶田父曰十千人曰汝牛爲山神所將已付汝牛價何乃妄尋言訖不知所在田父乃悟遂歸焉出紀聞

金牛

長沙西南有金牛岡漢武帝時有一田父牽赤牛告漁人曰寄渡江漁人云船小豈勝得牛田父曰但相容不重君船于是人牛俱上及半江牛糞于船田父曰以此相贈既渡漁人怒其汚船以撓撥糞棄水欲盡方覺是金訝其神異乃躡之但見人牛入嶺隨而掘之莫能及也今掘處猶存出湘中記增城縣東北二十里深洞無底北岸有石周圍三丈漁人見金牛自水出盤于此石出熙中縣人常于此潭石得金鑠尋之不



已俄有魚從水中引之握不禁以刀扣斷得數段人遂致富年  
登上壽其後義興周靈甫常見此牛宿伏石上旁有金鎖如繩  
焉靈甫素驍勇往掩之此牛掣斷其鎖得二丈許遂以材雄也  
出十道記

○銀牛

太原縣北有銀牛山漢建武二十四年有一人騎白牛蹊人田  
父訶詰之乃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尋  
至山上唯見牛迹遺糞皆銀也明年世祖封禪焉  
出西陽雜俎

○青牛

桓玄在南常出詣殷荊州於鶴穴逢一老翁羣驅青牛形色瓌  
異玄卽以所乘牛易取乘之至靈溪駿駛非常玄息駕飲牛牛  
入水不出桓使覘守經日絕迹當時以為神物  
出渚官故事

又

京口居人晚出江上見石公山下有二青牛腹嘴皆紅戲于水  
際一白衣老翁長可三丈執鞭于其旁久之翁迴顧見人卽鞭  
二牛入水翁卽跳躍而上倏忽漸長一舉足徑上石公山頂遂  
不復見  
出稽神錄

牛鬪

九真狸牛乃生谿上狸時時怒共鬪卽海沸湧或出鬪岸上家  
牛皆怖人或遮捕卽霹靂號曰神牛  
出異誌海異物志

潛牛

勾漏縣大江中有潛牛形似水牛每上嶼鬪角軟還入江水角  
堅復出  
出西陽雜俎

○涼州人牛

涼州人牛



天寶時涼州人家生牛多力而大及長不可拘制因爾縱逸他牛從之者甚衆恒於城西數十里作羣人不能制其後牛漸凌暴至數百鄉里不堪其弊都督謀所以擊之會西胡獻一鷲獸狀如大犬而色正青都督問胡獻此何用胡云搏噬猛獸都督以狂牛告之曰但有賞錢當爲相取于是以三百千爲賞胡乃撫獸呪願如相語之狀獸遂振訊跳躍解繩縱之逕詣牛所牛見獸至分作三行已獨處中埋身于土獸乃前鬪揚塵暗野須臾便還百姓往視全成潭竟不知是何獸初隨望其鬪見獸大如蜀馬鬪畢牛已折項而死胡割牛腹取其五臟盆盛以飼獸累啖之漸小如故也

出唐異記

### 洛水井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園廬舍靡不淹沒厥後香山寺僧去

其日將暮見暴雨水自龍門川北下有如決海潰江鼓怒之聞殷若雷震有二黑牛于水上掉尾躍空而進衆僧與居人憑高望之謂城中悉爲魚矣俄見定鼎長夏二門陰翳間有二青牛奮勇而出相去約百步黑牛奔走而迴向之怒浪驚瀾翕然遂低出唐異記

### 牛拜

#### 桓冲

桓冲鎮江陵正會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目中淚下都督呪之曰汝若向我跪當啓活也牛應聲而拜衆皆異之都督又曰謂汝若須活遍拜衆人牛涕淚如雨遂遍拜衆人值冲醉不得啓遂殺牛冲醒聞大怒都督痛加鞭罰也

出渚宮故事

### 光祿屠者



大和中光祿廚欲宰牝牛牛有胎非久合生或曰既如此可換却屠者操刀直前略不介意牛乃屈膝拜之亦不肯退此牛與子遂殞于刀下屠者忽狂惑失常每日作牛啼食草少許身入泥水以頭觸物良久乃定出原化記

### 朱氏子

廣陵有朱氏子家世勳貴性好食黃牛所殺無數嘗於暑月中欲殺一牛其母止之曰暑熱如此汝已醉所食幾何勿殺也子向牛言曰汝能拜我我赦汝牛應聲下淚而拜朱反怒曰畜生安能會人言立殺之數日乃病恒見此牛為厲竟作牛聲而死

出稽神錄

### 牛償債

### 卞士瑜

卞士瑜者其父以平陳功授儀同慳吝常顧人築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卞父鞭之曰若實負錢我死當與爾作牛須臾之間卞父死作人有牛產一黃犢腰下有黑文橫給周匝如人腰帶右胯有白紋斜貫大小正如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為負我犢卽屈前膝以頭着地瑜以錢十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收葬

出法苑珠林

### 路伯達

永徽中汾州義縣人路伯達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共錢上佛前誓曰我若未還公吾死後與公家作牛畜話訖逾年而卒錢主家牒牛生一犢子額上生白毛成路伯達三字其子侄耻之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肯與乃施與隰城縣啓福寺僧真如助造十五級浮屠人有見者發心止惡競投錢物以布施焉

出法苑珠林



戴文

貞元中蘇州海鹽縣有戴文者家富性貪每鄉人舉債必須收利數倍有鄰人與之交利剝刻至多鄉人積恨乃曰必有神明照鑒數年後戴文病死鄰人家牛生一黑犢脇下白毛字曰戴文問里咸知文子耻之乃求謝言以物熨去其字鄰人從之既而文子以牛身無驗乃訟鄰人妄稱牛有犢字縣追鄰人及牛至則白毛復出成字分明但呼戴文牛則應聲而至鄰人恐文子盜去則夜閉于別廡經數年方死出原化記

河內崔守

有崔君者貞元中為河內守崔君貪而刻河內人苦之常于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競不醉直僧以太守竟不敢言未幾

崔君卒于郡是日寺有牛產一犢其犢頂上有白毛若縷出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嘆曰崔君常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之事果何如哉崔君家聞之即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剪去文字已而便生及至其家雖豢以芻粟卒不食崔氏大以為異竟歸其寺焉出宣室志

王氏老姥

廣陵有王氏老姥病數日忽謂其子曰我死必生西礮浩氏為牛子當尋而贖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頃之遂幸西礮者廣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尋而得之以束帛贖之而去出稽神錄

牛傷人

邵桃根



梁末邵桃根襄陽人家有一犢肥充可愛桃根恒自飼之此犢恒逐桃根遊行每往官府聚會犢雖繫在家而乳喚終不住後一日桃根晨起開門犢忽從後舐根肋穿流血舉家打去已復噴目復來舐傷數日氣絕出唐古今五行記

牛異

洛下人

唐先天年洛下人牽一牛腋下有一人手長尺餘巡坊而乞朝出野僉載

甯茵

大中九年有甯茵秀才假大寮莊于南山下棟宇半墮墻垣又缺因夜風清月朗吟味庭際俄聞叩門聲稱桃林斑特處士相訪茵啓闕睹處士以質瓌瑋言詞廓落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

向畎畝而辛勤與農夫齊類巢居側近睹風月皎潔聞君吟咏故來奉謁茵曰某山林甚僻農具為鄰蓬華既深輪蹄罕至幸此見訪頗慰羈懷遂延入語曰然則處士之業何如願聞其說特曰某少年之時兄弟競生頭角每讀春秋之類考叔挾輶以走恨不能佐輔其間讀史記至田單破燕之計恨不能奮擊其間讀東漢至于新野之戰恨不得騰躍其間此三事俱快意俱不能逢今恨恨耳今則老倒又無嗣子空懷舐犢之悲况又慕徐孺子弔郭林宗言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即不敢當生芻一束堪令諷詠俄又聞人叩關曰南山斑寅將軍奉謁茵遂延入氣貌嚴聳旨趣剛猛及二斑相見亦甚忻慰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吳太伯為荆蠻斷髮文身因茲遂有斑姓寅曰老兄太妄殊不知根本且斑氏出自闞穀於菟有文斑之像



因以命已遠祖固媿好好詞章大有稱于漢朝及皆有傳於史  
其後英傑間生蟬聯不絕後漢有班超投筆從戎相者曰君當  
封侯萬里外超詰之曰君燕額虎頭飛而食肉萬里公侯相也  
後果守玉門關封定遠侯某世爲武貴中郎在武班因有過窟  
于山林晝伏夜遊露跡隱形但偷生耳適聞風吹月高墻外閒  
步聞君吟味因來追謁况遇當家尤增慰悅寅因睹碁局在牀  
謂特曰願接老兄一局特遂欣然爲之良久未有勝負茵翫之  
教特一二著寅曰主人莫是高手否茵曰若管中窺豹時見一  
斑兩班笑曰大有微機真一渡兩中茵傾壺請飲及局罷而飲  
數巡寅請備脯修以送酒寅設鹿脯寅嚙決須臾而盡特卽不  
茹茵詰曰何故不茹特曰無上齒不能咀嚼故也數巡後特稱  
小疾便不敢過飲寅曰談何容易有酒如澠方學紂爲長夜之

飲覺商已赤特曰弟大是鐘鼎之戶一坐耽更不動後二班飲  
過語紛拏特曰弟倚是瓜子之士而苦相凌何也特曰弟誇猛  
毅之軀若值人如卞莊子當爲粉矣寅曰兄誇壯勇之力若值  
人如庖丁當爲頭皮耳茵前有削脯刀長尺餘茵怒而言曰審  
老有尺刀二客不得喧競但且飲酒二客悚然時吟曹植詩曰  
箕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聯甚不惡寅曰鄙諺云鶉鳩樹  
上鳴意在麻子地俱入笑茵曰無多言各請賦詩一章茵曰曉  
讀雲水靜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豈用學牛刀寅繼之曰但  
得居林嘯焉能踏躡渡河何所適終是怯劉琨特曰無非悲審  
戚終是怯庖丁若遇龔爲守啼泮向北溟茵覽之曰大是奇才  
寅怒拂衣而起曰審生何黨此輩自古卽有班馬之才豈有班  
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况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語



者蓋惡傷其類而遂怒曰終不能搖尾於君門下乃長揖而去  
特亦怒曰古人重者白眉君今白額豈敢有人言譽耳何相怒  
如此特遂告辭及明視其門外惟虎跡牛踪而已甯生方悟尋  
之數百步人家廢莊內有一老牛卧而猶帶酒氣虎即入山矣  
茵後遂不居此而歸京焉出傳奇

○仲小小

臨洮之境有山民曰仲小小衆號仲野牛平生以採獵為務臨  
洮已西至于疊宕嶓岷之境數郡良田自祿山以來陷為荒徼  
其間多產竹牛一名野牛其色純黑其一可敵六七駱駝肉重千萬  
斤者其角二壯夫可勝其一每飲斫之處則拱木叢竹踐之成  
塵獵人先縱火逐之俟其奔迸則毒其矢向便射之洎中鏃則  
挈鍋釜負糧糗躡其踪緩逐之矢毒既發即斃踏之如山積肉

如阜

一牛致肉數千金新鮮者甚美縷如紅絲線

乾寧中小小之獵遇牛羣于石家

山嗾犬逐之其牛驚擾奔一深谷谷蓋南抵一懸崖犬逐既急  
牛相排感居其首者失脚墮崖居次者不知其偶墮累累接跡  
而進三十六頭皆斃于崖下積肉不知紀極秦成階三州士民  
荷擔之不盡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三十五

畜獸二

馬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父校

周穆公八駿

漢文帝九逸

隋文帝獅子驄

唐玄宗龍馬

代中九花虬

德宗神知驄

曹洪

司馬休之

慕容廆

秦叔寶

張納之

宋蔡

舞馬

續坤

楊翁佛

季南

趙固

韓晞

江東客馬

陳璋

馬

馬虜中護蘭馬五白馬也亦曰玉面護真馬十三歲馬也以十



三歲以下可以留種馬八尺戎馬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瓜  
州飼馬以蕒草沙州以茨其涼州以勃突渾蜀以稗草以蘿蔔  
根飼馬馬肥安北飼馬以沙蓬狼針

大食國解人語馬  
悉恒國但幹國出好馬

馬四歲兩齒至二十歲齒盡平

體各有輪鼠外鳧鳥頭龍翅虎口猪槽飼馬石灰泥槽汗而繫  
門三事落駒迴毛在頸白馬黑馬鞍下腋下迴毛在脇白毛左  
右後足白白馬四足黑目下橫毛黃馬白喙旋毛在吻後汗溝  
上通尾本日赤睫亂及反睫白馬黑目目白却視並不可騎夜  
眼名附蟬戶肝名縣燧亦曰雞舌綠秩方言以地黃甘草噉五  
十歲生三駒出西陽雜俎  
吐火羅國波訕山陽石壁上有一孔恒有馬尿流出至七月平

巨石崖間有閣道使不見至此日厭嗟人取此馬置池邊與  
集生駒皆汗血日行千里今名無數頗梨隨西域中浴須臾行

回石道不見至此日厭嗟人取此馬置池邊與

圖記云吐火羅國北有屋數頗梨山即宋雲所云波訕山者也

南崖穴中神馬糞流出商胡曹波比親見焉出治

谷馬港踈水流也漢時常有馬數百匹出其中馬形皆小似巴

滇馬遂名其孔為馬穴初得此馬乘出汚水上浴之遂名其處

曰浴馬漑汚頓宿今名騎亭三國時陸遜攻襄陽又值此穴中

有馬十匹遜載還建業出治

漢章帝時蜀郡王阜為益州太守治化尤異神馬四匹出滇地

河中

唐武德五年三月景谷縣治西水有龍馬身長八九尺龍形有



鱗甲橫文五色龍身馬首頂有二角白色口銜一物長可三四尺凌波廻顧百餘步而沒出洽聞記

西陵北陸行三十里有石穴名馬穴常有白馬出此穴人逐之潛行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出此穴相去數千里今馬穴山在

峽州夷陵出洽聞記

○周穆王八駿

周穆王卽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馬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越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二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趨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遍而駕焉按轡徐行以巡天下之域穆王神智遠謀使轍迹徧于四海故絕地之物不期而自報出洽

子年拾遺

○漢文帝九逸

漢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一名浮雲二名赤電三名絕羣四名逸驃五名紫燕騮六名綠螭七名龍十八名鱗駒九名絕塵號名九逸有來宣能御馬代王號為王良焉西京雜記

○隋文帝獅子驄

隋文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驥曳地號獅子驄上置之馬羣陸梁人莫能制上令并羣驅來謂左右曰誰能馭之郎將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前去十餘步躡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摳目馬戰不敢動乃鞫乘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後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聖皇帝敕天下訪之同州刺州宇文士及訪得其馬老于朝邑市麴家挽磴駿尾集焦禿皮肉穴及見之悲泣



帝自出長樂坡馬到新豐向西鳴躍帝得之甚喜齒口並平飼以鍾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後不知所在出朝野僉載

### 唐玄宗龍馬

海岱之間出玄黃石或云茹之可以長生玄宗皇帝嘗命臨淄守每歲採而貢焉開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為臨淄守是歲秋因入山採玄黃石忽遇一老翁質甚妙而丰度明秀髭髯極豐衣褐衣自道左出叩邕馬且告曰君侯躬自採藥豈不為延聖主之壽乎曰然翁曰聖主當獲龍馬則享國萬歲無勞採藥耳邕曰龍馬安在荅曰當在齊魯之郊若獲之即是太平之符雖鸞鳳龜龍不足以並其瑞邕方命駕以後乘遽亡見矣邕大異之顧謂從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其吏王乾貞者求龍馬于齊魯之間至開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貞果得馬于北海郡民馬

會恩之家其色騅毛兩脇有鱗用鬃尾若龍之鬚鬣嘶鳴直處苗之音日馳三百里乾真訊其所自會恩曰吾獨有牝馬常浴於淄水遂有胎而產因以龍子呼之乾貞即白于邕邕甚喜以表其事獻之上大悅詔內閣廐異其芻豢命画工圖其狀用頒示中外出宣室志

### 代宗九花虬

代宗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以賜郭子儀子儀固讓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子儀身長六尺八寸九花虬即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所貢也額高九尺毛拳如鱗頭頸鬃鬣真虬龍也每一嘶即羣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故曰九花虬上往日東幸觀獵于田不覺日暮忽顧謂侍臣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令速鞭恐礙夜而九花虬緩緩然如三五里而



已侍從奔驟無有及者出杜陽編

○德宗神智驄

德宗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皆如上意故常謂之功臣耳中有毛引之一尺馬經云耳中有毛者日行千里一日花柳方春上遊幸諸死侍者進瑞鞭指二驄語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駿謂之二絕今獲此鞭可謂三絕遂命酒飲之因吟曰鴛央白齒新障泥晚日花開散碧蹄玉勒斗廻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卽中書舍人韓雄詩也出杜陽編德宗幸梁洋唯御騮馬號曰望雲騮駕還飼以一品料暇日牽而視之必長鳴四顧若感恩之狀後老死飛龍廐中貴戚回為

圖出國史補

曹洪

魏曹洪武帝從弟家盈產業駿馬成羣武帝討董卓夜行失馬洪以其所乘馬曰白鶴與武帝乘此馬走唯覺耳中風聲脚似不踐地至深水洪不能得渡武帝引首上馬共濟深水行數百里瞬息而至下視馬足毛尚皆濕帝衣猶沾濡時人謂乘風行也為一代神駿諺云憑空虛躍曹家白鶴出王子鶴年拾遺

司馬休之

晉司馬休之為荊州宋公遣使圍之休之未覺常所乘馬養于床前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試鞞之卽不動鞞訖還坐馬又驚跳如此者數四騎馬卽驟出門奔馳數里休之顧望已有使至矣遂去而獲免出渚官故事

慕容廆

慕容廆初有赭白馬常自乘之既為石虎所圍力弱分將危陷



棄眾將逃以此馬奔而韉之馬見鞍輒蹄醫不得近乃止俄而

鄴使至石虎國有難虎旋歸至是時馬年四十九歲矣出廣古今五行

秦叔寶

唐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于酒每于月明中試能駮越

三領黑羶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出西陽雜俎

張納之

德州刺史張納之一白馬其色如練父雄為數州刺史常乘雄

薨子敬之為考功郎中改壽州刺史又乘此馬敬之薨弟納之

從給事中相府司馬改德州刺史入為國子祭酒出為常州刺

史至今猶在計八十餘極肥健行驟脚不散出朝野僉載

宋蔡

廣平宋蔡娶同郡游昌女蔡先代胡人也歸漢二世矣忽生一

子深目而高鼻蔡疑其非嗣將不舉須臾赤草馬生一白駒蔡

悟曰我家先有馬種絕已二十五年今又復生吾曾祖貌胡今

此子復其先也遂養之故曰白馬活胡兒此其謂也出朝野僉載

舞馬

玄宗嘗命教舞馬四百蹄各為左右分為部目為其寵其家驕

時塞外亦有善馬來貢者上使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

以文綉絡以金銀飾其鬃鬣間以珠玉其曲謂之傾盤樂者數

十回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床乘馬而上旋轉如飛

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于榻上樂工數人立左右前後皆衣淡

黃衫文玉帶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節命舞于勤政

樓下其後上既幸蜀舞馬亦散在人間祿山常觀其舞而心愛



之自是因以數匹賣于范陽其後轉為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  
 雜之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享士樂作馬舞不能已廝養  
 皆謂其為妖擁篲以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猶存故  
 態厩吏據以馬怪白承嗣命箠之甚酷馬舞甚整而鞭撻愈加  
 竟斃于櫪下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懼暴而終不敢言

續坤

咸通乾符中京師醫者續坤頗得秦和之術評脉知吉凶休咎  
 至於得失皆可預言適有燕中奏事大將暴得風疾服醫藥而  
 愈所酌帛甚多仍以邊馬一匹留贈馬之骨相甚奇然步驟多  
 蹶雖制以銜勒加之鞭策而款段之性竟莫能改坤以浪費芻  
 粟託人以賤價賣之求駿者纔試還復如此累月不售鄰伍有  
 王生貨易于中貴之門頗甚貧寒忽詣坤云有青州監軍將叢

須鞍馬備行李亦知馳騁所駿但欲置子牽控之間坤直以無  
 用之畜付焉亦不約鬻馬之價自此經旬不至謂其脫畧亡逸  
 一旦復來所置且踰十萬坤既獲善價因以十千遺之俄見王  
 生易衣裝致僕馬至於妻孥服飾亦皆鮮潔或曰王生賣馬金  
 帛兼資計三四百萬坤甚驚試詢其事王生初不備說坤曰某  
 以無用之物獲價頗多但未知駑劣之材何以至此云初致馬  
 於青社監軍舉足如有羈絆及將還途遇小馬坊中使因遣留  
 試信宿而往不復見焉密詢左右數日前魏博進一馬毛骨大  
 小與此同聖人常乘打球駿異未有偶御廐有馬毛色相類者或有其對將到  
 日方遺調習步驟縈轉如風今則進御數朝所賜之物甚厚其  
 後王生因大索起價遂以四百萬酬之是以物逢時亦有數不  
 遇其主則駑驥莫分乃知耕莘野築傅巖未遇良途奚異于此



出劇談說

楊翁佛 別鳥馬語

漢廣陵楊翁佛聽鳥獸之音乘蹇驢之野田間有放卧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佛謂其御者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白罵此轅中馬曰蹇此馬亦罵之曰眇其御不信使往視之目果眇焉 出論衡

季南

季南乘赤馬行逢人乘白馬白馬先鳴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白馬言汝南見一黃馬左目盲是吾子可令快行相及也須臾果逢黃盲馬白馬先鳴盲馬應之 出抱朴子

趙固

晉趙固所乘馬忽驚問郭璞璞曰可遣數十人持竹東行

三十里有山陵林樹便攪打之嘗有一物出急抱將歸于是如璞言果得一物似猴入門見死馬跳梁走往死馬頭嘘吸其鼻馬即能起亦不見猴 出搜神記

韓晞

唐韓晞常知永豐倉有一馬乘來日久遇過客有一蜀馬蓄頗甚晞令取來繫于庭樹晞謂客曰此小馬豈能如此但亦痛治耳晞市圍人善騎調惡馬令召之遣取鞭響此馬努目斜睨於晞忽然掣韁走上堦跑晞落牀屈膝于地將齧之時晞所乘馬繫在別柱見此亦掣斷韁來齧此馬遂齧之數口方得免衆買此馬殺而食之晞自後益愛其馬焉 出原化記

江東客馬

頃歲江東有一客常乘一馬頗有重性客常于飲處醉甚獨乘



馬至半路沉醉從馬上倚着一樹而睡久不動直至五更客奴尋覓方始扶策而馬當時倒地久乃能起病十餘日方愈此人無何以馬賣與宣州館家經二年客後得一職奉使至宣州知馬在焉請乘此馬此馬索視良久知本主也既乘遂躍此人於地踐齧頗甚眾救乃免意恨其賣已也出原化記

### 陳璋

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于朝李昇時執政謂璋曰吾將詣公賀且求一女壻於公家公其先歸吾將至璋馳一赤馬而去中途馬蹶而墜項之昇至璋扶疾而出昇至少選即太璋召馬數曰吾于今日拜官又議親事爾乃以是而墜我畜生不忍即殺使牽去與芻秣餓殺之是夕圍人竊且芻粟馬視之而已達旦不食如是累日圍人以告璋復召語之曰汝既知罪吾赦爾馬跳躍而去是夕乃飲飽如故璋後出鎮宣城罷歸而薨旬月馬亦悲鳴而死出原化記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三十六

畜獸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父校

馬

盧從事

韋有柔

吳宗嗣

孫漢威

于遠

張全

王武

韋玘

駱駝

明駝

知水脉

風脚駝

兩脚駝

白駱駝

騾

僧朗

推磨騾

驢



僧朗

厭達國

村人供僧

張高

東市人

賀世伯

王甲

湯安仁

王薰

馬

○盧從事

嶺南從事盧傳素寓居江陵元和中常有人遺一黑駒初甚蹇劣傳素養歷三五年稍益肥駿傳素未從事時家貧薄矻矻乘之甚勞苦然未有銜縻之失傳素頗愛之一旦傳素因省其槽櫪偶戲之曰馬子得健不黑駒忽人語曰夫人萬福傳素驚怖却走黑駒又曰阿馬雖畜生身有故須曉言非是變怪乞夫人少留傳素曰爾畜生也忽曉人語必有冤抑之事可盡言也黑駒復曰阿馬是夫人親表甥常州無錫縣賀蘭坊玄小家通

兒者也夫人不省貞元十二年使通兒往海陵賣一別墅得錢一百貫時通兒年少無行被朋友相引狹邪處破用此錢略盡此時夫人在遠無奈通兒何其年通兒病死冥間了了為夫人徵債甚急平等王謂通兒曰爾須見世償他錢若復作人身待長大則不及矣當須暫作畜生身十數年間方可償也通兒遂被驅出畜生道不覺在江陵羣馬中即阿馬今身是也阿馬在夫人槽櫪于茲五六年其心省然常與夫人償債所以竭盡驚蹇不敢居有過之地亦知夫人憐愛至厚阿馬非無戀主之心然記備五年馬畜生之壽已盡後五日當發黑汗而死請夫人速將阿馬貨賣明日午時夫人自乘阿馬出東棚門至市西北角赤板門邊當有一胡軍將問夫人賣此馬者夫人但索十萬其人必酬七十千便可速就之言事訖又曰兼有一篇留別夫



人乃驤首朗吟曰既食夫人粟又飽夫人芻今日相償了永離  
三惡途遂奮迅數遍嘶鳴齧草如初傳素更與之言終不復語  
其所言表甥姓字盜用錢數年月一無所差傳素深感其事明  
日試乘至市角果有胡將軍懇求市傳素微驗之因賤其估六  
十緡軍將曰郎君此馬直七十千已上請以七十千市之亦不  
以試水草也傳素載其緡歸四日復過其家見故軍將曰嘻七  
十緡夜來飽發黑汗斃矣出河東記

韋有柔

建安縣令韋有柔家奴執轡年二十餘病死有柔門客善持呪  
者忽夢其奴云我不幸而死尚欠郎君四十五千地下所由令  
更作畜生以償債我求作馬兼為異色今已定也其明年馬生  
一曰駒而黑目皆奴之作也後數歲馬可直百餘千有柔深嘆

其言不驗頃之裴寬為採訪使以有柔為判官裴見白馬求市  
之間其價直有柔但求三十千寬因受之有柔曰此奴尚欠十  
五千當應更來數日後寬謂有柔曰馬是好馬前者付錢深恨  
太賤乃復以十五千還有柔其事遂驗出廣異記

吳宗嗣

軍使吳宗嗣者嘗有父吏某從之貸錢二十萬月計利息一年  
後不復肯還求索不可得宗嗣怒召而數之曰我前世負汝錢  
我今還矣汝負我當作驢馬還我因焚券而遣之逾年宗嗣獨  
坐廳事忽見吏白衣而至曰某來還債宗嗣曰已焚券何為復  
來吏不荅徑自入廐中俄而廐人報馬生白駒使詣吏舍問之  
云翌日已死矣駒長賣之正得吏所欠錢出稽神錄

孫漢威



江南神武軍使孫漢威廐中有馬遇夜輒尾上放光狀若散火  
驚羣馬皆嘶鳴漢威以爲妖仗劔斬之數月除廐州刺史出稽神錄

○于遠

鄴中富人于遠者性奢逸而復好良馬居第華麗服玩鮮潔擬  
於公侯之家也常養良馬數十匹忽一日有人市中鬻一良馬  
奇毛異骨人爭觀之遠聞之酬以百金及馬至廐中有一老姥  
扣門請一觀遠問之曰馬者駿逸也豪俠少年好之宜矣老母  
奚觀爲老母曰我失一良馬十年游天下訪之不得每遇良馬  
必永日觀之未嘗見一如我所失之馬也何阻一觀不以爲惠  
遠因延入從容出其馬以示之老母一見其馬因怒變色回觀  
遠而言曰我馬也遠曰老母之馬奚人賣昔日何得之何失之  
老母曰爲我昔日偶北邙山神爲物傷目化身以求我我以名

藥療之目愈遂以此馬賜我我得此馬惟不乘之上天乘之遊  
四海之外八荒之內祇如百里也我常乘東過扶桑有一人遮  
其途而問我此馬焉及夜至西竺國忽失此馬我自失此馬已  
來十年不息遍天下皆不知我訪此馬也去年今日流沙見一  
小兒言有一異馬如飛倏然東去矣我既知自東方疑此馬在  
中華必有常人收得此馬我今當還君百金馬須還我遠性癖  
好良馬又聞此馬之異深恡惜之乃拜老母乞暫留以玩賞數  
日老母怒曰君留此馬必有禍發遠因亦怒老母之極言遂令  
家僮十餘人共守此馬遣出老母其家果火盡焚其宅財寶遠  
仍見姥入宅自躍上此馬而滅出蕭相錄

○張全

益州刺史張全養一駿馬甚保惜之唯自乘跨左右皆不敢輕



跨每令二人曉夕以專飼飲忽一日其馬化爲一婦人美麗奇  
 絕立于廐中左右遽白張公張公親至察視其婦人前拜而言  
 曰妾本是燕中婦人因癖好駿馬每覩之必嘆美其駿逸後數  
 年忽自醉倒俄化成駿馬一匹遂奔躍出隨意南走近將千里  
 被一人收之以至于君廐中幸君保惜今偶自追恨爲一畜生  
 淚下入地被地神上奏于帝遂有命再還舊業思往事如夢覺  
 張公大驚異之安存于家經十餘載其嬪人忽爾求還鄉張公  
 未允之間婦人仰天號叫自撲身復忽化爲駿馬突而出不  
 知所之出瀟湘記

王武

京洛富人王武者性苟且能媚于豪貴忽知有人貨駿馬遂急  
 令人多與金帛於衆中爭得之其馬白色如一團美玉其鬃尾

赤如朱皆言千里足也又疑是龍駒馳驟之駛非常馬得及王  
 武將以獻大將軍薛公乃廣設以金鞍玉勒間之珠翠方伺其  
 便達意也其馬忽于廐中大嘶一聲後化爲一泥塑之馬立焉  
 武大驚訝遂焚毀之出大唐奇事

韋玘

京兆韋玘小逍遙公之裔世居孟州汜水縣莊性不喜書好馳  
 騁田弋馬有蹄齧不可羈勒者則市之咸通末因來汜水飲于  
 市酣歌之際忽有鬻白馬者曰此極駟駿玘乘之于衢曰善可  
 著鞭矣遂市之日晏乘歸御之鐵鞭一僕以他馬從既登東原  
 絕馳十餘里僕不能及復遺鐵鞭馬逸不能止迅越榛莽溝畎  
 而坻酒困力疲度必難禁矣馬方驟逼大桑下玘遂躍上高枝  
 中以爲無害矣馬突過數十步復來桑下瞋目長鳴仰視玘而



長鳴躩地少頃齧桑本木柿落如掌臥即或齧草於十步五步內旋復來齧不已桑本將半矣玼懼其桑之顛也遙望其左數步外有井伺馬之休於茂草乃跳下疾走投井中纔至底馬亦隨入玼與馬俱殞焉出三水小牘

駱駝

○明駝

明駝千里脚多誤作鳴字駝卧腹不貼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

出西陽襍俎

○知水脉

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濟沙千餘里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駱駝知水脉過其處輒不行以足踏地人于其所踏處掘之

輒得水出博物志

風脚駝

于闐國有小鹿角細而長與駝交生子曰風脚駝日行七百里其疾如吹出洽聞記

兩脚駝

悒恒國治烏澣河南本漢大月氏地劉璠梁典云出兩脚駱駝

白駱駝

哥舒翰常鎮于青海路既遙遠遣使常乘白駱駝以奏事日馳五百里出明皇雜錄

駱

○白騾

唐玄宗將登泰山益州進白騾至絜朗豐潤權奇偉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勞也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纔及山



大平廣記 卷四  
址上休息未久有司言白驪無疾而殞上嘆異久之謚之曰白  
驪將軍命有司具椁積壘石為墓墓在封禪壇北數里至今存  
焉出開天傳信記

○推磨驢

臨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驢無故死因賣之屠者割腹中得三  
石大如合拳紫色赤斑瑩潤可愛出西陽雜俎

○驢

○僧朗

晉僧朗住金榆山及卒所乘驢上山失之時有人見者乃金驢  
矣樸者往往聽其鳴響土人言金驢一鳴天下太平出西陽雜俎

○厭達國

西域厭達國有寺戶以數頭驢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能往返

寅發午至不差晷刻出西陽雜俎

○村人供僧

世有村人供于僧者祈其密言僧給之曰驢其人遂日夕念之  
經數歲照水見青毛驢附于背凡有疾病魅鬼其人至其所立  
愈後知其詐况効亦歇出西陽雜俎

○張高

長安張高者轉貨于市資累巨萬有一驢盲之久矣唐元和十  
二年秋七八月高死十三日妻命其子和乘往近郊營飯僧之  
具出里門驢不復行擊之即卧乘而鞭之驢忽顧和曰汝何擊  
我和曰我家用錢二萬以致汝汝不行安得不擊也和甚驚驢  
又曰錢二萬不說又騎我二十餘年吾今告汝人道獸道之倚  
伏若車輪然未始有定我前生負汝父力故為驢酬之無何汝



飼吾豐昨夜汝父就吾筭侵汝錢一緡半矣汝父常騎我固不  
 辭我不負汝汝不當騎我汝強騎我我亦騎汝汝我交騎何劫  
 能止以吾之肌膚不啻直二萬錢也只負汝一緡半出門貨之  
 人酬爾然而無的取者以他人不負我錢也楚行王胡子負我  
 二緡我不負其力取其緡半還汝半緡充口食以終驢限耳和  
 牽歸以告其母母泣曰郎騎汝年深固甚勞苦緡半錢何足惜  
 將捨債豐秣而長生平驢擺頭又曰賣而取錢乎乃點頭遽令  
 貨之人酬不過緡半且無敢取者牽入西市楚行逢一人長而  
 胡者乃與緡半易問之其姓曰王自是連兩數日乃晴和覘之  
 驢已死矣王竟不得騎又不負之驗也和東鄰有金吾郎將張  
 達其妻李之出也余嘗造焉云見驢言之久遂聞其事且以戒  
 貪昧者故備書之

山續文  
怪錄

東市人

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語曰我姓白  
 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賣楚家欠我錢五千四  
 百文我又負君錢數亦如之今可賣我其人驚異即牽往旋訪  
 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及五千及詣楚行乃得五千四百文因  
 賣之兩宿而死

出西陽  
雜俎

賀世伯

北齊時曲安賀世伯年餘六十家有小驢未經調習使兒乘之  
 二兒更亦被撲世伯強之曰儻劣小子試無堪我雖年老不須  
 鞴鞍猶能控制遂即躑上驢驚迅跳走世伯荒忙跳下僅得免  
 撲其夜堂內與所親宴聚世伯欲睡忽然驚起以手掩額家人  
 怪之問云吾夢調此驢以杖擊之誤打已額今痛熱如湯腫大



如梨往看其驢在他村外其人因病而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甲

隋大業中洛人有姓王者常持五戒時言未然之事閭里敬信之一旦忽謂人曰今當有人牽驢一頭送來涕泣云曰早喪父其母寡養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二十年矣寒食日以酒食祭墓此人乘驢而往墓在伊水東欲渡伊水驢不肯行鞭其頭面傷流血既至墓所放驢而祭俄失其驢其日妹在兄家忽見其母入來頭面流血形容毀悴號泣告女我生時避汝兄送米五斗與汝坐得此罪報受驢身償汝兄五年矣今日欲渡伊水水深畏之汝兄鞭撻我頭面盡破仍期還家更苦打我我走來告汝我今償債已了何太非理相苦也言訖出門尋之不見唯見驢頭流血如母傷狀女抱以號泣兄回怪而問之女以狀告于

是兄妹抱持慟哭驢亦涕泣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請若是母者願為食草驢即為食既而復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備芻粟送王五戒處後死兄妹收葬焉出法苑珠林

○湯安仁

唐京兆湯安仁家富素事慈門寺僧以熙寧元年忽有客寄其家停止客盜他驢於家殺之以其皮遺安仁至貞觀二年安仁遂見一人于路謂安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懼逕至慈門寺坐佛殿中經宿不出明日果有三騎并步卒數十人皆兵仗入寺遙見安仁呼湯安仁應而念誦愈進鬼相謂曰昨日不即取今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一人守之守之者謂安仁曰君往日殺驢驢今訴君使我等來攝君耳終須共往不去何益安仁遙答云往日他盜自殺驢但以皮與我耳我



未之殺何為見追諸公還為我語驢我本不殺汝然今又為汝追福于汝有利當捨我也此人許諾曰驢若不許我明日更來如其許者我不來矣言訖而出明日遂不來安仁於是為驢追福舉家持戒菜食云爾盧文礪說之安仁今見在出法苑珠林

○王薰

天寶初有王薰者居長安延壽里中常一夕有三數輩挈食會王所居既飯食燭前忽有巨擘出燭影下薰與諸友且惧相與觀之其擘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幾影外有語曰君有會不能一見呼耶願得少肉置掌中薰莫測其由即與之其臂遂引去少頃又伸其臂曰幸君與我肉今食已盡願君更賜之王又置肉于掌中已而又去于是相與謀曰此必怪也俟其再來當斷其其臂頃之果來拔劍斬之臂既墮其身亦俯而視之乃一驢足

血流滿地明日因以血蹤尋之直入里中民家即以事問民曰家養一驢且二十年矣夜失一足有似及斷者焉方駭之王具言其事即殺而食之出宣志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三十七

畜獸四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父校

犬上

華隆

楊生

崔仲文

張然

楊褒

鄭韶

柳超

姚甲

劉巨麟

章華

范翊

郭引

盧言

趙叟

陸機

石玄度

齊瓊

石從義

田招

裴度

犬上

華隆



晉泰興二年吳人華隆好獵畜一犬號曰的尾每將自隨隆後至江邊被一大蛇圍繞身大遂咋蛇死焉而華隆僵仆無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復路間家人怪其如此因隨犬往隆悶絕委地載歸二日乃蘇隆未蘇之際犬終不食自此愛惜如同親戚焉

出幽明錄

○楊生

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者畜一犬憐惜甚至常以自隨後生飲醉臥于荒草之中時方冬燎原風勢極盛大乃周匝嗥吠生都不覺犬乃就水自濡還即臥于草上如此數四周旋跬步草皆沾濕火至免焚耳後生因暗行墮井犬又嗥吠至曉有人經過路人怪其如此因就視之見生在焉遂求出已許以厚報其人謂此犬為酬生曰此犬曾活我于已死即不依命餘可任君所須也路人遲疑未答犬乃引領視井生知其意乃許焉既而出之繫之而去却後五日犬夜走還

出紀續搜

○崔仲文

安帝義熙年譙縣崔仲文與會稽石和俱為劉府君撫吏仲文養一犬以獵麋鹿無不得也和甚愛之乃以丁奴易之仲文不與和及仲文入山獵至草中殺仲文欲取其犬犬齧其手其主尸爬地覆之後諸軍出獵見犬守尸人識其主因還啓劉撫軍石和假還至府門犬便往牽衣號吠人復白撫軍曰此人必殺犬主因錄之撫軍詰問果得其實遂殺石和

出廣古今五行記

○張然

會稽張然滯役有少婦無子唯與一奴守舍奴遂與婦通焉然素養一犬名烏龍常以自隨後歸奴欲謀殺然盛作飲食婦曰



與君當大別離君可疆啖妃已張弓拔矢須然食畢然涕泣不能食以肉及飯擲狗祝曰養汝經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不狗得食不噉唯注睛視奴然拍膝八喚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遂倒狗咋其陰然因取刀殺奴以妻付縣殺之

出續搜神記

### 楊褒

楊褒者廬江人也褒旅遊至親知舍其家貧無備舍惟養一犬欲烹而飼之其犬乃跪前足以目視褒異而止之不令殺乃求之親知奉褒將犬歸舍經月餘常隨出入褒妻乃異志于褒褒莫知之經歲餘後褒妻與外密契欲殺褒褒是夕醉歸妻乃伺其外來殺之既至方欲入室其犬乃齧折其足乃咬褒妻二人俱傷甚矣鄰里咸至救之褒醒見搜之果獲其刀鄰里而之送縣推鞠妻以實告褒妻及懷刀者皆處極法

出集異記

### 鄭韶

鄭韶者隋煬帝時左散騎常侍大業中授閩中太守韶養一犬隣愛過子韶有從者數十人內有薛元周者韶未達之日已事之韶遷太守略無恩恤元周忿恨以久伺其便無得焉時在閩中隋煬帝有使到韶排馬遠迎之其犬乃銜拽衣襟不令出宅館吏馳告云使入郭韶將欲出為犬拽衣不放韶怒令人縛之于柱韶出使宅大門其犬乃掣斷繩而走依前拽韶衣不令去韶撫犬曰汝知吾有不測之事乎犬乃嗥吠跳身于元周隊內咬殺薛元周韶差人搜元周衣下果藏短劍耳

出集異記

### 柳超

柳超者唐中宗朝為諫議大夫因得罪黜于嶺外超以清儉自守凡所經州郡不干撓廉牧以自給而領二奴掌閣掌書并一



犬至江州超以鬱憤成疾二奴欲圖其資裝乃其謀曰可奉毒藥于諫議我等取財而為良人豈不好乎掌書曰善掌閣乃啓超曰人言有密詔到不全諫議命諫議家族將為柰何超曰然汝等當修饌伺吾食畢可進毒于吾吾且死矣掌閣等聞言乃備珍饌掌閣在廚修辦掌書進之于超超食次忽見其犬乃分與食之涕泣撫犬曰我今日死矣汝託于何人耶犬聞之不食走入廚乃咬掌閣喉又至堂前嚙掌書二奴俱為犬所害超未曉其事後經數日敕詔還京而復雪冤方知其犬之靈也

出集異記

### 姚甲

吳興姚氏者開元中被流南裔其人素養二犬在南亦將隨行家奴附子及子小奴悉皆壯勇謀害其主然後舉家北歸姚所居偏僻鄰里不接附子忽謂主云郎君家本北人今寓南荒流

離萬里忽有不祥奴當扶持喪事北歸頃者以來已覺衰憊意溘然之後其餘小弱郎君骸骨不歸故鄉伏願圖之姚氏曉其意云汝欲令我死耶奴曰正爾慮之姚請至明晨及期奴父子具膳勸姚飽食奉觴哽咽心既蒼黃初不能食但以物飼二犬值奴入持因撫二犬云吾養汝多年今奴等殺我汝之知乎二犬自爾不食顧主悲號須臾附子至一犬咋其喉斷而斃一犬遽入廚又咋其少奴喉亦斷又咋附子之婦殺之姚氏自爾獲

免出廣異記

### 劉巨麟

劉巨麟開元末為廣府都督在州恒養一犬雄勁多力犬至馴附有異于他巨麟常夜迎使犬忽遮護不欲令出巨麟亦悟曰犬不使我行耶徘徊良久人至白使近巨麟叱曰我行部從如



九平廣記 卷四百三十一  
雲靈有非意之事使家人關犬而出上馬之際犬亦隨之忽咋  
一從者喉中頃之死巨麟驚愕搜死者懷中得利匕首初巨麟  
常鞭箠此僕故修其怨私報復而犬逆知之是以免難孰謂犬  
無靈性哉出據廣異記

○章華

饒州樂平百姓章華元和初嘗養一犬每僕採入山必隨之比  
舍有王華者往來犬輒吠逐三年冬王一同上山林採柴犬亦  
隨之忽有一虎榛中跳出搏王華盤踞于地然猶未傷乃踞而  
坐章華叫喝且走虎又捨王華來趨章華既獲復坐之時犬潛  
在深草見華被擒突出跳上虎頭咋虎之鼻虎不意其來驚惧  
而走二人皆僵仆在地如沉醉者其犬以鼻襲其主口取氣卽  
吐出涎水如此數四其主稍蘇犬乃復以口襲王華之口亦如

前狀良久王華能行相引而起犬伏作醉狀一夕而斃矣

出原化記

范翊

范翊者河東人也以武藝授裨將養一犬甚異人性翊有親知  
陳福亦署裨將翊差往淮南克使收市綿綺時福充副焉翊因  
酒席恃氣而蔑福因成仇恨乃暗搆翊罪潛收申主帥主帥不  
曉其由謂其據實乃停翊職翊飲恨而歸福乃大獲補署其犬  
見翊沉廢乃往福舍伺其睡咋斷其首銜歸示翊翊驚惧將福  
首及犬領詣主帥請罪主帥詰之翊以前事聞主帥察之却歸  
翊本職其犬主帥留在使宅出集廣德神異記

郭釗

郭司空釗太和申自梓潼移鎮西涼府時有閹者甚謹朴釗念  
之多委以事常一日釗命市紋繒絲帛百餘段其價倍且以爲



欺我即囚于獄用致其罪獄既具釗命管干庭忽有十餘犬爭擁其背吏卒莫能制釗大異之且訊其事閹者曰某好閱佛氏金剛經自孩稚常以食飼羣犬不知其他釗嘆曰犬尚能感其惠吾安可以不施恩遂釋放閹者

出宣室志

盧言

盧言者上黨人也常旅泊他邑路行忽見一大羸瘦將死矣言憫之乃收養經旬日其犬甚肥悅自爾凡所歷郡邑悉領之後將抵亳忽于市肆遇友人邀飲大醉而歸乃入房就寢俄而鄰店火發犬忙迫乃上牀於言首嗥吠乃銜衣拽之言忽驚起乃見火已焚其屋柱透走而出方免斯難

出集異記

趙叟

扶風縣西有大和寺在高岡之上其下有龕豁若堂中有貧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兒病足偃僕常策杖行包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窮無所歸率給以食叟既得食常先聚羣犬以食之後歲餘叟病寒卧于龕中時大雪叟無衣裸形俯地且戰且呻其羣犬俱集于叟前搖尾而嗥已而環其衽席競以足擁叟體由是寒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其龕中犬皆哀鳴晝夜不歇數日方去

出宣室記

陸機

晉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有家客獻快犬曰黃耳機任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常借人三百里奴犬識路自隨機羈官京師久無家問機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賫書馳取消息否大喜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為書盛以竹筒繫犬頸犬出駟路走吳飢則入草噬肉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



之因得載渡到機家口銜筒作轂示之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  
又向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答書內筒復繫犬頸犬復馳還  
洛許人行五旬犬往還纔半後犬死還葬機家村南二百步聚  
土為墳村人呼之為黃耳塚出述  
異記

### 石玄度

宋元徽中有石玄度者畜一黃犬生一子而色白犬母愛之異  
常每銜食飼之及長成玄度每出獵未歸犬母輒門外望之後  
玄度患氣嗽漸就危篤醫為處方須白犬肺焉市索卒不得乃  
殺所畜白狗取肺以供湯用既而犬母跳躍嗥叫累日不息其  
家人煮犬與客食之投骨于地犬母輒銜至屋中食畢乃移入  
後園中一桑樹下掘土埋之日夕向樹嗥吠月餘方止而玄度  
所疾不瘳以至於卒終謂左右曰湯不救我疾是樹殺此狗其

弟法度自此不食狗肉焉

出述  
異記

### 齊瓊

唐禁軍大校齊瓊者始以馳騁犬承恩寵以是假御中銜至于  
劇憲家畜良犬四常畋迴廣圍輒飼以梁肉其一獨填茹咽喉  
齒牙間以出如隱叢薄然後食食已則復至齊竊異之一日令  
僕伺其所往則北垣枯竇有母存焉老瘠亦穢吐哺以飼齊亦  
義者奇嘆久之乃命篋牝犬歸以敗茵席之餘餅餌飽之犬則  
搖尾俛首若懷知感爾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將扈獵駕前必  
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加勤効又更律瑄齊亦殂落大嗥吠終夕  
呱呱不輟越月將有事于丘隴則留焚以禦奸盜及懸寔之夕  
犬獨來足踏土城坳首扣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至斃

出述  
異記

### 石從義



秦州都押衙石從義家有犬生數子其一獻戎帥琅琊公自小  
 至長與母相隔及節使率大將與諸校會獵於郊原其犬忽子  
 毋相遇于田中忻喜之貌不可狀名獵罷各逐主歸自是其子  
 逐日于使厨內竊肉歸飼其母至有銜其頭肚肩脇盈于衙將  
 之家衙中人無有知者出玉堂閒語

田招

田招者廣陵人也貞元初招以他事至宛陵時招有表弟薛襲  
 在彼襲見招至主禮極厚因一日招謂襲曰我思犬肉食之襲  
 乃各處覓之了不可得招曰汝家內犬何用何不殺而食之襲  
 曰此犬養多時誰忍下手招曰吾與汝殺之言訖招欲取犬忽  
 乃失之莫可求覓後經旬日招告襲將歸廣陵襲以親表之分  
 遂重禮以送之招出郭至竹室步歇次忽見襲犬在道側招認

而呼之其犬乃搖尾隨之招夜至旅店將宿其犬亦隨而宿之

伺招睡乃咋其首銜歸焉襲懼遂以此事白于州縣太守遣人

覆驗異而釋之

出集異記

裴度

裴令公度性好養犬凡所宿設燕會處悉領之所食物餘者便  
 和碗與犬食時子壻李申見之數諫裴令曰人與犬類何惡之  
 甚犬正食見李諫乃棄食以目視李而去裴令曰此犬人性必  
 仇于子竊慮之李以為戲言將欲午寢其犬乃蹲而向李李見  
 之乃疑犬讐之犬見未寢及出其戶李見犬去後乃以巾櫛安  
 枕多排衣服以被覆之其狀如人寢李乃藏于別處視之逡巡  
 犬入其戶將以李為睡乃跳上寢牀當喉而嚙嚙訖知謬犬乃  
 下牀憤跳號吠而死出集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三十一 李道豫 犬下

犬下 李道豫 犬下

犬下 李道豫 犬下

犬下 李道豫 犬下

犬下

犬下

犬下

犬下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三十八

畜獸五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犬下

李道豫

朱休之

李叔堅

王瑚

李德

温敬林

瘦氏

沈霸

田琰

王仲文

崔惠童

李義

胡志忠

韓生

杜修已

袁繼謙

犬下

李道豫

安國李道豫宋元嘉中其家犬卧於當路豫蹶之犬曰汝即死



何以踏我豫未幾而卒出述異記

朱休之

有朱休之者元嘉中與兄弟對坐之際其家犬忽蹲視二人而笑因搖頭而言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那汝明年何其家斬犬不殺至梅花時兄弟相鬪弟奮戟傷兄收繫經年至夜舉家疫死山集異記

李叔堅

漢汝南李叔堅少時從事其家犬忽人立而行家人咸請殺之叔堅曰犬馬論君子見人行而效之何傷也後叔堅解冠榻上犬戴之以走家人大驚叔堅亦無所怪犬尋又於竈前畜火家人益驚愕叔堅曰兒奴皆在田中犬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亦何惡也居旬日犬自死竟無纖芥之灾而叔堅終享大位出風俗通

王瑚

山陽王瑚字孟璉為東海蘭陵令夜半時有黑幘白單衣吏詣縣扣閣迎之忽然不見如是數年後伺之見一老狗黑頭白軀猶故至閣使人以白孟璉殺之乃絕出搜神記

李德

司空東萊李德停喪在殯忽然見形坐祭牀上顏色服飾真惠也兒兒婦孫子次戒家事亦有條貫鞭朴奴婢皆得其過飲食既飽辭訣而去家人大小哀割斷絕如是四五年其後飲酒多醉而形露但見老狗便共打殺因推問之則里中沽酒家是也

出搜神記

温敬林

晉秘書監太原温敬林亡一年婦栢氏忽見林還共寢處不肯



見子弟兄子來見林林小開窓出面見之後酒醉形露是鄰家老黃狗乃打殺之出幽明錄

瘦氏

太叔王氏後娶瘦氏女年少美色王年六十常宿外婦深無忻後忽一夕見王還燕婉兼常晝坐因共食奴從外來見之大驚以白王王遽入偽者亦出二人交會中庭俱着白衾衣服形貌如一真王便先舉杖打偽者偽者亦報打之二人各教子弟令與手王兒乃突前痛打遂成黃狗王時為會稽府佐門士云恒見一老黃狗自東而來其婦大耻發病死出續搜神記

沈霸

吳興沈霸大元中夢女子來就寢同伴密察唯見牝狗每待霸眠輒來依牀疑為魅因殺而食之霸復夢青衣人責之曰我本以女與君共事若不合懷自可見語何忽乃加耻欵可以骨見還明日收骨葬岡山從是乃平復出異苑

田琰

北平田琰毋喪恒處廬向一暮夜忽入婦室密怪之曰君在毀滅之地幸可不耳琰不聽而合後琰暫入不與嬾語嬾怪無言并以前事責之琰知魅臨暮竟未眠衰服掛廬須臾見一白狗攫廬衾衰服因變為人著而入琰隨後逐之見犬將升婦牀便打殺之婦羞愧病死出搜神記

王仲文

宋王仲文為河南郡主簿居緱氏縣北得休因晚行澤中見車後有白狗仲文甚愛之欲取之忽變形如人狀似方相目赤如火差牙吐舌甚可憎惡仲文與仲文奴并擊之不勝而走未到



家伏地俱死出搜神記

崔惠童

唐開元中高都主塔崔惠童其家奴萬敵者性至暴忍於殺害主家牝犬名黃女失之數日適主召萬敵將有所使黃女忽於主前進退咋萬敵他人呵叱不能禁良久方退呼之則隱主家怪焉萬敵首云前數日寔烹此狗不知何以至是初不信萬敵云見埋其首所在取以爲信由是知其冤魂出廣異記

李義

唐李義者淮陰人也少亡其父養母甚孝雖泣筭卧冰未之過也及母卒義號泣至于殯絕者數四經月餘乃葬之及回至家見其母如生存家內起把義手泣而言曰我如今復生爾葬我之後潛自來爾不見我義躍喜不勝遂侍養如故仍謂義曰慎

勿發所葬之柩若發之我即復死義從之後三年義夜夢其母號泣踵門而言曰我與爾爲母寧無劬勞襁褓之恩况爾少失父我寡居育汝豈可我死之後三年殊不祭饗我累來及門即以一老犬守門不令我入我是爾母爾是我子上天豈不知爾若便不祭享必上訴于天言訖號泣而去義亦起逐之不及至曙憂疑愴然無以決其意所養老母乃言我子今日何顏色不樂于我必以我久不去世致爾色養有倦也義乃泣言寔以我夜夢一不祥事于母難言幸勿見罪遂再猶豫數日復夢其母及門號叫無膺而言曰李義爾是我子否何得如此不孝之極自葬我後略不及我塚墓但侍養一大然我終上訴于天爾當坐是獲譴我以母子情重故再告爾言訖又去義亦逐之不及至曙潛詣所葬之塚祝奠曰義是母之生是母之育方成人在



世豈無母之恩也豈無子之情也至于母存日冬溫夏清昏定晨省色難之養未嘗敢怠也不幸違慈顏已有終天之痛苟存殘喘本欲奉祭祀也又葬母之日母又還家再生今侍養不缺且兩端不測之事剗裁無計遲迴終日何路明之近累夢母悲言相責即夢中之母是即在家之母是即從夢中之母言又恐傷在家之母從家中之母言又慮夢中之事實寔哀哉此爲子之難非不孝也上天察之言訖大哭再奠而回其在家母已知之矣迎義而謂之曰我與爾爲母死而復生再與爾且同生路柰何忽然迷妄却於空塚前破其妖夢是知我復死乃什地而絕義終不之測哀哭數日復謀葬之既開其冢是其亡母在是棺中驚走而歸其新亡之母乃化一極老黑犬躍出不知所之

唐奇事

○胡志忠

處州小將胡志忠奉使之越夜夢一物犬首人質告忠可某不食歲餘聞公有會稽之役必當止吾館矣能減所食見沾平忠夢中不諾明早遂行夜止山館館吏曰此廳常有妖物或能爲祟不待寢食請止東序忠曰吾正直可以御鬼怪勇力可以排奸邪何妖物之有促令進膳方下筋次有異物其狀甚偉當盤而立侍者懼退不敢傍顧志忠徹灸乃起而擊之異物連有傷痛之聲聲如犬語甚分明曰請止請止若不止未知誰死忠運臂愈疾異物又疾呼曰斑兒何在續有一物自屏外來閃然而進忠又擊之然冠墮帶解力若不勝僕夫無計能救乃以拳撲羅曳入於東閣顛仆之聲如壞墻然未久志忠冠帶儼然而出復就盤命膳卒無一言唯顧其閣時時咨嗟而已明日將行封



署其門囑館吏曰俟吾回駕而後啓之汝若潛開禍必及汝言訖遂行旬餘乃還止于館索筆硯泣題其戶曰恃勇禍必嬰恃強勢必傾胡爲萬金子而與惡物爭休將逝魂趨此庭止於此館歸冥冥題訖以筆擲地而失所在執筆者甚怖覺微風觸面而散吏具狀申刺史乃遣吏啓其戶而志忠與斑黑二犬俱仆于西北隅矣

出集異記

### 韓生

唐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于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圍人怪之具白于韓生韓生怒若盜馬夜出使吾馬力殆誰之罪乃令杜焉圍人無以辭遂受杜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圍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圍人卧于廐舍闔扉乃于隙中窺之忽見韓生所畜

黑犬至廐中且嗥且躍俄化爲一大犬衣冠盡黑旣挾鞍致馬上駕而去行至門門垣甚高其黑衣人鞭擊馬躍而過黑衣人者乘馬而去遠過來旣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嗥躍還化爲大圍人驚異不敢洩于人後一夕黑犬又駕馬而去及曉方歸圍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歷歷可辨直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馬跡方絕圍人乃結茅齋于墓側來夕先止于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于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笑言極歡圍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日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坐于野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韓氏名藉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憂褐衣者曰慎毋泄泄吾屬不全矣黑衣人曰謹受教褐衣人曰韓氏稚童有字乎曰未也吾伺有字卽編于名籍不敢忘褐衣者曰明夕再



來當得以笑語而黑衣催去及曉圍者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  
生生即命以肉誘其犬犬既至因以繩系乃次所聞遂窮擣練  
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兄弟妻子家僮名氏紀莫不具蓋  
所謂韓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不書所謂稚兒未字  
也韓生大異致犬于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鄰  
居士子千餘董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墓墓中有數  
犬毛狀皆異盡殺之以歸出宜室志

杜修已

杜修已者越人也著鑿術其妻即趙川富人薛贊之女也性淫  
逸修已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饌食後修已出其犬突入  
室內欲嚙修已妻薛氏仍有似奸私之心薛因怪而問之曰爾  
欲私我耶若然則勿嚙我犬即搖尾遂登床薛氏惧而私焉其

犬略不異于人爾後每修已出必奸淫無度一日方在室內同  
寢忽修已自外入見之曰欲殺犬犬走出修已怒出其妻薛氏  
歸薛贊後半年其犬忽突入薛贊家口銜薛氏髻而背負走出  
家人趣奔之不及不知所之犬負薛氏直入恒山內潛之每至  
夜即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則守薛氏經一年薛氏有孕生一子  
形貌雖如人而遍身有白毛薛氏只于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  
犬忽死薛乃抱此子迤邐出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者遂詣薛  
贊以告贊乃令家人取至家後其所生子年七歲形貌醜陋性  
復凶惡每私走出去作盜賊或旬日或數月即復還薛贊患之  
欲殺焉薛氏乃泣戒其子曰爾是一白犬之子也幼時我不忍  
殺爾今日在薛家豈可更不謹若更私走出外為賊薛家人必  
殺爾恐以爾累我當改之其子大號哭而言曰我真犬之氣而



生也無人心好殺爲賊自然耳何以我爲過薛贊能容我卽容  
之不能容我當與我一言何殺我也果不容我我其遁矣不復  
來薛氏堅留之不得乃謂曰去卽可又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  
是汝之母豈忍永不相見其子又號哭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一  
來矣遂自携劔拜母而去及三年其子果領羣盜千餘人自稱  
白將軍旣入拜母後令羣盜盡殺薛贊之家唯留其母仍焚其  
宅携母而去

出蕭  
相錄

○袁繼謙

少將袁繼謙卽中當說頃居青社假一第而處之素多凶怪昏  
瞠卽不敢出戶庭合門敬懼莫遂安寢忽一夕聞吼聲若有呼  
于甕中者聲至濁舉家怖恐謂其必怪之由者遂如窓隙中窺  
之見一物蒼黑色來往庭中是夕月晦觀之旣久似黃狗身而

首不能舉遂以鐵搗擊其腦忽轟然一聲家犬驚叫而去蓋其

日莊上輸油至大以首入油器中不能出故也舉家大笑而安

寢

出玉堂  
閑話





刻出王堂

日非上補即至天人以首人出器中不指出其也舉宗大笑而安

首不拾舉後以公論其罪其罪則一婦宋大驚也而去蓋其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二十九

畜獸六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羊

月氏稍割

西域大羊

罽賓青羊

齊訟者

梁文

顧需

潘果

李審言

楊氏

陳政觀

安甲

豕

燕相

杜願

都末

劉胡

耿伏生

李校尉

湯應

安陽書生

吳郡士人

晉州屠者

元佶

崔日用



李汾 徐州軍人

羊

○月氏稍割

月氏有羊大尾稍割以供賓亦稍自補復有大秦國北有羊子生于土中秦人候其欲萌為垣以達之其臍連地不可以刀截擊鼓驚之而絕因跳鳴食草以一二百口為群出異物志

西域大羊

僧玄奘至西域大雪山高領上有一村養羊大如驢出西陽雜俎

罽賓青羊

罽賓國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出西陽雜俎

齊訟者

齊莊公時有里徵者訟三年而獄不決公乃使二人具一羊証

於社一子將羊而刺之灑其血羊起觸一子殪於盟所出獨異志

梁文

漢齊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間座上施皂帳常在其中積十數年後因祀事帳中忽有人語自呼高山君大能飲食治病有驗文奉事甚肅積數年得進其帳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見顏色謂文曰授手來文納手得持其頤髯鬚甚長文漸繞手卒然引之而聞作殺羊聲座中驚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殺之乃絕出搜神記

顧需

顧需者吳之豪士也曾送客于昇平亭時有沙門流俗者在座中言人欲殺一羊羊絕繩因走來投此道人穿頭向袈裟下主人命將去殺之既行灸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下覺灸走行皮



中痛毒不忍呼醫來針之以數針貫焉灸猶動搖乃破肉視之故是一齧肉耳道人於此得疾作羊鳴吐沫還寺少時而卒出搜

神記

### 潘果

唐京師人姓潘名果年未弱冠以武德時任都水小吏歸家與少年數人出田遊戲過于塚間見一羊為牧人所遺獨立食草果因與少年捉之將以歸家其羊中路鳴喚果懼主聞乃拔却羊舌於夜殺食之後經一年果舌漸縮盡陳牒解吏富平縣令鄭餘慶疑其虛詐令開口驗之乃見全無舌根本纔如豆許不盡官人問之因由果取紙書以答之元狀官之時彈指教令為羊追福寫泐華經果發心信教齋戒不絕為羊修福後經一年舌漸得生平復如故又請官陳牒縣官用為里正餘慶至貞觀

十八年為監察御史自向說爾出法苑珠林

### 李審言

萬壽年中長安百姓李審言忽得病如狂須與羊同食家人無以止求醫不效後忽西走近將百里路傍遇群羊遽走入其內逐之者方至審言已作為一大羊于眾中不能辨認及家人齊至泣而擇之其一大羊乃自語曰將我歸慎勿殺我我為羊快樂人何以比遂將歸飼養以終天年出蕭相錄

### 楊氏

長安楊氏宅恒有青衣嬪人不知其所由來每上堂直詣諸女曰天使吾與若女有悉驚畏而避之不可則言詞不遜所為甚鄙或裸體而行左右掩目因出外間與男子調戲猛而交穢擒捕終不可得一日悉取諸友囊中襟衣暴置庭前女不勝其忿



極口罵之遂大肆醜言發其內事纖毫必盡如此十餘日呼神巫以符禁逐之巫去輒來悉莫能止乃徙家避之會楊氏所親自遠而去具為說之此人素有膽使獨止其宅夜張燈自臥嬾人果來偽自留之寢宿私令匿其所曳綠履求之不得狼狽而去取履視之則羊蹄也以計尋之至宅東寺中見長生青羊而雙蹄無甲行甚艱蹶躓而殺之其怪遂絕出廣異記

陳正觀

潁川陳正觀斫割羊頭極妙天寶中有人詣正觀正觀為致飲饌方割羊頭初下刀子刺其熟腦正觀暫乃洗手頭作羊鳴數聲正觀便爾心悸數日而死出廣異記

安甲

邠州有民姓安者世為屠業家有牝羊并羔一日欲割其母縛

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生面前雙跪前膝兩目涕零安生亦驚異之良久遂致刀于地去喚一童稚共事割宰而迴遽失刀乃為羔子銜之致墻根下而臥其上安生俱疑為鄰人所竊又懼詣市過時且無他刀極揮霍忽轉身趨起羔兒見刀在羔之腹下安生遂頓悟解下母羊并羔並送寺內乞長生自身尋捨妻孥投寺內竺大師為僧各守思出玉堂閒話

豕

燕相

朔人有獻大豕於燕相令膳夫烹之豕既死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伏君之靈得化今始得為魯之津仰也出符子

杜願



晉杜願字永平梓潼涪人也家甚富有一男名天保願愛念年  
十歲泰元三年暴病死後數月猪生五子一子最肥後官長新  
到願將以作禮就捉殺之有比丘忽至願前謂曰此猪是君兒  
也如何百餘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見願尋視見在火中  
騰空而去雲氣充布彌日乃歎出法苑珠林

### 都末

莎車王殺于闐王于闐大人都末出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  
無殺我爲汝殺莎車都末異之卽與兄弟共殺莎車王出張璠漢記

### 劉胡

後魏植貨里有太常氏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爲業永安年中胡  
殺猪猪忽唱乞命聲及四鄰鄰人謂胡兄弟相鬪來觀之乃猪  
也胡卽捨宅爲歸覺寺合家入道焉出伽藍記

### 取伏生

隋冀州臨黃縣東有取伏生者其家薄有資產隋大業十一年  
伏生母張氏避父將絹兩疋與女數歲後母亡變作母猪生在  
其家復產二猪伏生並已食盡遂更不產伏生卽召屠兒出賣  
未取之間有一客僧從生乞食卽於生家少憇僧從一童子入  
猪圈中遊戲猪與之言我是伏生母爲往日避生父眼取絹兩  
疋與女我坐此罪變作母猪生得兩兒被生食盡還債旣畢更  
無所負欲召屠兒賣我請爲報之童子具陳向師師時怒曰汝  
甚顛狂猪那解作此語遂卽寢眠又經一日猪見童子又云屠  
兒卽來何因不報童子重白師主又不許少頃屠兒卽來取猪  
猪踰圈走出而向僧前狀下屠兒逐至僧房僧曰猪投我來今  
爲贖取遂出錢三百文贖猪後乃竊語伏生曰家中曾失絹否



生報僧云父存之日曾失絹兩疋又問姊奴幾人生云唯有一  
姊嫁與縣北公乘家僧即具陳童子所說伏生聞之悲泣不能  
自已更別加心供養猪母凡經數日猪忽自死託夢其女云還  
債既畢得生善處兼勸其女更修功德

出法苑珠林

### 李校尉

唐龍朔元年懷州有人至潞州市猪至懷州賣有一特猪潞州  
三百錢買將至懷州賣與屠家得六百錢至冬十二月潞州有  
人姓李任校尉至懷州上翻因向市欲買肉食見此特猪已縛  
四足在店前將欲殺之見此校尉語云汝是我女兒我是汝外  
婆本為汝家貧汝母數索不可供足我大兒不許我憐汝母子  
私避兒與五斗米我今作猪償其盜債如何不救我  
校尉問此屠兒贖猪屠兒初不之信餘人不解此猪語唯校尉得解屠兒

語云審若是汝外婆我解放之汝對我更請共話屠兒為解放  
已校尉更請猪語云某今日番一月未得將婆還舍未知何處  
安置婆猪即語校尉云我已隔並受此惡形縱汝下番亦不  
須將我還汝母見在汝復為校尉家鄉眷屬見我此形決定不  
喜恐損辱汝家門某寺有長生猪羊汝安置我此寺校尉復語  
猪言婆若有驗請預向寺猪聞此語遂即自向寺寺僧初不肯  
受校尉具為寺僧說此靈驗合寺僧聞並懷漸愍為造舍居處  
安置校尉復留小檀令卧寺僧道俗競施飲食後寺僧並解猪  
語下番辭向本州報母此事母後自來看猪母子相見一時泣  
淚猪至麟德元年猶聞平安

出法苑珠林

### 湯應

吳時廬陵縣亭重屋中每有鬼物宿者輒死自後使人莫敢入



亭止宿丹陽人湯應者大有膽武使至廬陵遂入亭宿焉吏啓不可應不聽悉逆從者還外持一大刀獨處亭中至三更竟忽聞有扣閣者應遙問是誰答云部郡相問應使進致詞而去頃復有扣閣者曰府相聞應復使君進焉了無疑也旋入有扣閣者云部郡府君相請應方疑是鬼物因持刀迎之見二人皆盛服齊進坐定稱府君者便與應談而部郡者忽起應乃回顧因以刀砍之府君者即下座走馬追至亭後墻下及之砍幾刀焉應乃還臥達曙方將人尋之見有血跡皆得之稱府君者是一老獠稀猪也部郡者是一老狸自此其妖遂絕出搜神記

安陽書生

安陽城南有一亭不可宿宿輒殺人書生乃過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生曰無苦也吾自住此遂住解舍乃端坐誦書良久乃休夜半後有一人著皂衣來往戶外呼亭主亭主應曰諸亭中有人耶答曰何者書生在此讀書適休未似寢乃暗嗟而去既而又有冠赤幘者來呼亭主問答如前既去寂然書生知無來者即起詣問處效呼亭主亭主亦應諾復云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問向者黑衣來誰曰北舍毋猪也又曰冠赤幘來者誰曰西鄰老雄雞也汝復誰也曰我是老蝎也於是書生密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曉亭民來視驚曰君何獨得活書生曰促索劍來吾與卿取魅乃握劍至昨夜應處果得老蝎大如鼈毒長數尺西家得老雄雞北舍得老毋猪凡殺三物亭中遂安靜也出搜神記

吳郡士人

晉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吳郡還至曲阿日暮引船上當大埭見



九平廣記 卷四頁三十九 五十五  
塘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曉解金鈴繫其辭使人送至家都無女人因逼猪欄中見母猪辭有金鈴也出搜神記

### 晉州屠兒

唐顯慶三年徐玉爲晉州刺史有屠兒在市東巷殺一猪命斷湯燖皮毛並落死經半日會殺餘猪未及開解至曉以刀破腹長劃腹下一刀刀猶未入腹其猪忽起走出門直入市西至一賈者店內牀下而卧市人競往看之屠兒執刀走逐看者問其所由屠兒答云我一生以來殺猪未常聞見此事猶欲將去看者數百人皆嗔責屠兒競出錢贖猪諸人共爲造塔安置猪身毛皮始得生咽下及腹下瘡處差已作大肉塊麤如餅許出入來去不汚其室性潔不同餘猪四十五年方卒出法苑珠林

### 元倍

唐長安中豫州人元倍居汝陽縣養一牝猪經十餘年一朝失之乃向汝陽變爲婦人年二十二三許甚有資質造一大家門云新婦不知所適聞此須人養蠶故來求作主人悅之遂延與女同居其婦人甚能梳裝結束得錢輒沽酒并買脂粉而已後與少年飲過因入林醉臥復是牝猪形耳兩頰猶有脂澤在焉

出廣古今五行記

### 崔日用

開元中崔日用爲汝州刺史宅舊凶世無居者日用既至修理洒掃處之不疑其夕日用堂中明燭獨坐半夜後有烏衣數十人自門入至坐階下或有跛者渺者日用問君輩悉爲何鬼來此恐人其跛者自陳云某等罪業悉爲猪身爲所放散在諸寺號長生猪然素不樂此生受諸穢惡求死不得恒欲與人伸說



人見悉皆恐懼今屬相公爲郡相投轉此身耳日用謂之曰審  
若是殊不爲難俱拜謝而去翌日寮佐來見日用莫不驚其無  
恙也衙畢使奴取諸寺長生猪旣至或跛或眇不殊前見也歎  
異久之令司泐爲作名乃殺而賣其肉爲造經像收骨葬之他  
日又來謝恩皆作少年狀云不遇相公猶十年處于穢惡無以  
上報今有寶劍一雙各值千金可以除辟不祥消彌凶厲也置  
劍牀前再拜而去日用問何當收官答云兩日內爲太原尹更  
問得宰相否默而不對出廣異記

李汾

秀才李汾者越州上虞人也往不幽寂常居四明山山下有張  
老莊其家富多養豕天寶末中秋之夕汾步月于庭撫琴自適  
忽聞戶外有嘆美之聲問之曰誰人夜久至此正院請聞命矣

俄有女子笑曰欲觀卿之妙耳汾啓戶視之乃人間之極色也  
唯覺其只有黑色汾問曰子莫非神仙乎女曰非也妾乃山下  
張家女也夕來以父母暫過東村竊至于此私向君子幸無責  
我汾忻然曰娘子旣能降顧聊可從容女乃升階展叙言笑談  
謔汾莫能及夜闌就寢備盡繾綣俄爾晨雞報曙女起告辭汾  
意惜別乃潛取女青氍履一雙藏衣笥中時汾欹枕假寐女乃  
撫汾悲泣求索其履曰願無留此今夕再至脫君留之妾身必  
死謝于君子汾不允女號泣而去汾覺視牀前鮮血點點出戶  
汾異之乃開笥視青氍履則一猪蹄殼耳汾惶駭尋血至山前  
張氏溷中見一牝豕後足剝一殼豕視汾瞑目咆哮如有怒色  
汾以事白張叟叟卽殺之汾乃棄山院別遊他邑出集異記

徐州軍人



後唐長興中徐州軍營將烹一牝豕翌日即宰之是夕豕見夢于主曰爾勿殺我我之胎非豕也爾能誌之俾爾豐渥比明忘而宰之腹內果懷一小白象裁可五寸形質已具雙牙燦然生方悟無及矣營中洵洵咸知之聞于都校以紙緘之聞于節度使李敬周時人咸不測之亦竟無他恙

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四十

畜獸七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貓

唐道襲

賣醋人

歸係

鼠

王周南

終祚

清河郡守

淳于智

徐密

蔡喜夫

茅崇丘

蕭悉達

逆旅道士

李測

天寶曠騎

畢杭

崔懷疑

李甲

王縉

郝士美

李知微

建康人

盧嵩

柴再用

蘇長史



盧樞

朱仁

李昭嘏

鼠狼

張文尉

○ 猫

猫目睛且暮圓及午豎歛如綆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暖其毛不容蚤虱黑者暗中逆循其毛即如火星俗云猫洗面過耳則客至楚州謝陽出猫有褐花者靈武有紅叱撥及青驄色者猫一名蒙貴一名烏員平陵城古譚國也城中有一猫常帶金鑲有錢飛若蛺蝶士人往往見之出西陽雜俎

○ 唐道襲

王建稱尊于蜀其嬖臣唐道襲為樞密使夏日在家會大雨其所畜猫戲水于簷溜下道襲視之稍稍而長俄而前足及簷忽

爾雷電大至化為龍而去

出稽神錄

賣醋人

建康有賣醋人某者畜一猫甚俊健愛之甚辛亥歲六月猫死某則不忍棄置猫坐側數日腐而且臭不得已携棄秦淮水既入水猫活某自下救之遂溺死而猫登岸走金烏鋪吏獲之縛置鋪中鑊其戶出白官司將以其猫為證既還則已斷其索齧壁而去矣竟不復見出稽神錄

歸係

進士歸係暑月與一小孩子於廳中寢忽有一猫大叫恐驚孩子使僕以枕擊之猫偶中枕而斃孩子應時作猫聲數日而殞

出稽神錄

鼠



舊說鼠王其溺精一滴成一鼠一說鼠母頭脚似鼠尾蒼口銳  
 大如水中性畏狗溺一滴成一鼠時有鼠灾多起于鼠母鼠  
 母所至處動成萬萬鼠其肉美甚凡鼠食死人目睛則為鼠王  
 俗云鼠齧上服有喜凡齧衣欲得有盖無盖皆凶出西陽雜俎  
 西城有鼠大如狗中者如鬼小者如常大鼠頭悉已白然帶以  
 金枷商估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齧人衣裳也得沙呪願  
 更獲無他釋道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出異苑  
 不盡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居火中洞赤  
 時時出外而毛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人紡績其毛織以為  
 布用之若有垢澣以火燒之則淨也出神異記  
 北方層冰萬里厚百丈有磳鼠在冰下土中其形如鼠食草木  
 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熟其毛八尺可以為褥臥之却寒

其皮可以蒙鼓聲聞千里其毛可以來鼠此尾所在鼠聚今江  
 南鼠食草木為災此類也出神異記

紅飛鼠多出交趾及廣管隴州皆有深毛茸茸然唯肉翼淺黑  
 色多雙伏紅蕉花間採捕者若獲一則其一不去南中婦人買  
 而帶之以為媚藥出嶺表異錄

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跳躍  
 而去秦川中有之出錄異記

鼯鼠首尾如鼠色青黑短足有指形大重千餘斤出零陵郡界  
 不知所來民有災及為惡者鼠輒入其田中振落毛衣皆成小  
 鼠食其苗稼而去或捕得鼯鼠者治其皮飾為帶頗能澁芻為  
 其三毛出于一孔與常皮有異人多寶之出錄異記

義鼠形如鼠短尾每行逶相咬尾三五為群驚之則散俗云見



之者當有吉兆成都有之山錄異記

唐鼠形如鼠稍長青黑色腹邊有餘物如腸時亦汚落亦名易

腸鼠昔仙人唐昉拔宅升天雞犬皆去唯鼠墜下不死而腸出

數尺三年易之俗呼為唐鼠城固川中有之山錄異記

白鼠身如皎白耳足紅色眼眊赤赤者乃金玉之精伺其所出

掘之當獲金玉云鼠五百歲即白耳足不紅者乃常鼠也山錄異記

○王周南

魏齊王芳時中山有王周南者為襄邑長忽有鼠從穴出語曰

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至期更冠幘皂衣而出曰爾以日

中死亦不應鼠復入穴日適中鼠又冠幘而出曰周南汝不應

我何道言絕顛蹶而死即失衣冠所在就視之與常鼠無異山錄

明錄

終祚

吳北寺終祚道人臥齋中鼠從坎出言終祚後數日當死祚呼

奴令買犬鼠云亦不畏此其犬入戶必死犬至果爾祚常為商

閉戶謂鼠曰汝正欲使我富耳今既遠行勤守吾房勿令有所

零失時桓玄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祚數宰竊買牛皮還東貨

之得二十萬還時戶猶闔也都無所失其怪亦絕自後稍富山錄

明錄

清河郡守

清河郡守至前後輒死新太守到如廁有人長三尺冠幘皂服

云府君某日死太守不應意甚不樂崔使吏為作主人外頗怪

其日自中如廁復見前所見人言府君今日中當死三言亦不

應乃言府君當道而不道鼠為死乃頓仆地大如豚郡內遂安



出幽明錄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性深沉有恩義少為書生善易高平劉乘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意甚惡之以問智智為筮之曰鼠本欲殺君而不能當相為使之反死乃以硃書其手腕橫文後為田字可方一寸使夜露手以臥有大鼠伏死于前

出神異錄

徐密

上虞魏虔祖婢名皮納有色密樂之鼠乃託為其形而就密宿密心疑之以手摩其四體便覺縮小因化為鼠而走

出幽明錄

蔡喜夫

宋前廢帝景平中東陽大夫蔡喜夫避住南龍夜有大鼠形如狔子浮水而來徑伏喜夫奴牀角奴愍而不犯每食輒以餘飯

與之水勢既退喜夫得返居鼠以前脚捧青紙裹二介珠置奴前啾啾似語從此去來不絕亦能隱形又知人禍福後同縣呂慶祖牽狗野獵暫過遂齧殺之

出神異苑

茅崇丘

齊世祖永明十年丹陽郡民茅崇丘家夜夜厨中有人語笑復明燈火有宴饌之聲及開門視之即無所見及閉戶即依然聞此數旬忽有一道士詣崇丘問曰君家夜有妖患乎崇丘曰然道士乃懷中取一符與之謂崇丘曰但釘于竈上及北壁來日早視之言訖遂失其道士崇丘喜乃以符如其言明日見厨中有五六大鼠各長二尺無毛而色如朱盡死於北壁乃竟絕

出神異錄

蕭悉達

蕭悉達

蕭悉達

五



北齊平原太守蘭陵蕭悉達腰帶為鼠齧楊遵彥以俗事戲之  
曰當遷官未幾除家令尋失職鼠後齧其鞋遵彥曰當復得官  
職悉達曰鼠便為吏部尚書何關人事出談藪

逆旅道士

唐萬歲元年長安道中有群寇晝伏夜動行人往往遭殺害至  
明旦畧無所蹤由人甚畏懼不敢晨發及暮至旅次後有一道  
士宿于逆旅聞此事乃謂眾曰此必不是人當是怪耳深夜後  
遂自於道旁持一古鏡潛伺之俄有一隊少年至兵甲完具齊  
呵責道士曰道旁何人何不顧生命也道士以鏡照之其少年  
棄兵甲奔走道士逐之仍誦呪語約五七里其少年盡入一大  
穴中道士守之至曙却復逆旅召眾以發掘有大鼠百餘走出  
遂盡殺之其患乃絕出蕭湘錄

李測

李測開元中為某縣令在廳問事有鳥高三尺無毛羽肉色通  
赤來入其宅測以為不祥命卒擊之卒以柴斧砍鳥刃入木而  
鳥不傷測甚惡之又於油鑊煎之以物覆上數日開視鳥隨油  
氣飛去其後又來測命以繩縛之係于巨石沉之於河月餘復  
至斷繩猶在頸上測取大木鑿空其中實鳥於內鐵冒兩頭又  
沉諸河自爾不至天寶中測移官其宅亦凶蒞事數日宅中有  
小人長數寸四五百頭滿測官舍測以物擊中一頭仆然而殪  
視之悉人也後夕小人等群聚哭泣有車載棺成服祭弔有行  
壑于西堦之下及明才發測便掘葬處得一鼠通赤無毛於是  
乃命人力尋孔發掘得鼠數百怪遂絕測家亦甚無恙出廣異記

天寶曠騎



天寶初邯鄲縣境恒有魘鬼所至村落十餘日方去俗以為常  
 曠騎三人夜投村宿媪云不惜留住但恐魘鬼客至必當相苦  
 宜自防之雖不能傷人然亦小至迷悶騎初不畏鬼遂留止宿  
 二更後其二入前榻寐熟一人少頃而忽覺見一物從外入狀  
 如鼠黑而毛牀前著綠衫持笏長五六寸向睡熟者曲射而去  
 其人遽魘魘至二人次至覺者覺者徑往把脚鬼不動然而體  
 冷如冰三人易持之至曙村人悉共詰問鬼初不言騎怒云汝  
 竟不言我以油鑊煎汝遂令村人具油鑊乃言已足是千年老鼠  
 若魘三千人當轉為狸然所魘亦未嘗損人乃能見釋當去此  
 千里外騎乃釋之其怪遂絕御史大夫當為邯鄲尉崔懿親見  
 其事懿再從弟恒說之

出廣異記

畢杭

天寶末御史中丞畢杭為魏州刺史陷于祿山賊中尋欲謀歸  
 順而未發數日於庭中忽見小人長五六寸數百枚遊戲自若  
 家人擊殺明日群小人皆白服而哭載死者以喪車凶器一如  
 士人送喪之備仍於庭中作塚葬畢遂入南墻穴中甚驚異之  
 發其塚得一死鼠乃作熱湯沃中久而掘之得死鼠數百枚後  
 十餘日杭以事不尅一門遇害

出廣異記

崔懷疑

崔懷疑其宅有鼠數百頭於庭中兩足行口中作呱呱聲家人  
 無少長盡出觀其屋轟然而塌壞疑外孫王汝自向余說  
 近世有人養女年十餘歲一旦失之經歲無蹤跡其家房中屢  
 聞地下有小兒啼聲掘之初得一孔漸深大縱廣丈餘見女在  
 坎中坐手抱孩子傍有禿鼠大如斗女見家人不識主領父母



乃知爲鼠所魅擊鼠殺之女便悲泣云我夫也何忽爲人所殺  
家人又殺其孩子女乃悲泣不已未及療之遂死出廣異記

### 李甲

竇應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於洛陽其世以不好殺故家未嘗  
畜狸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常一日李氏大  
集其親友會食于堂既坐而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  
鼓如甚喜狀家僮驚異告于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蹤觀  
人去且盡堂忽摧圯其家無一傷者堂既摧羣鼠亦去悲乎鼠  
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報況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恩  
而報恩者亦宜力其報有不顧者當視此以愧出宣室志

### 王縉

唐相國王公縉大曆中與元載同執政事常因入朝天尚早坐

於燭下其榻前有囊公遂命侍童取之侍童挈以進覺其重不  
可舉公啓視之忽有一鼠長尺餘質甚豐白囊中躍出公大懼  
顧謂其子曰我不才繆居卿相無德而貴常俱有意外之咎今  
異物接于手足豈非禍之將萌耶後數日果得罪貶爲縉雲守

出宣室志

### 郝士美

許昌郝尚書士美元和末爲鄂州觀察仁以撫下忠以奉上政  
化之美載于冊書一日晨興出視事束帶已畢左手引鞞未及  
陷足忽有一巨鼠過庭北面拱手而舞八座大怒驚叱之略無  
惧意因擲鞞以擊鼠卽奔走有毒虺墜于鞞中珠目錦身尺長  
筴細螫焰勃勃起于舌端向無鼠妖則以致臙指潰足之患參  
寥子曰是知鳥鳴鼠舞不恒爲災大人君子遇之則吉出關



李知微

李知微曠達士也嘉遯自高博通書史至於古今成敗無不通曉常以家貧夜遊過文成宮下初月微明見數十小人皆長數寸衣服車乘導從呵喝如有位者聚立于古槐之下知微測立屏氣伺其所為東復有坳垣數雉旁通一穴中有紫衣一人冠帶甚嚴擁侍十餘輩悉稍長諸小人方理事之狀須臾小人皆趨入穴中有一人白長者曰某當為西閣舍人一人曰某當為殿前錄事一人曰某當為司文府史一人曰某當為南宮書佐一人曰某當為馳道都尉一人曰某當為司城主簿一人曰某當為遊仙使者一人曰某當為東垣執戟如是各有所責而不能盡記喜者憤者若有所恃者似有果求者唱呼激切皆請所欲長者立睇視不復有詞有似唯領而已食頃諸小人各率部位呼呵引從入於古槐之下俄有一老父顏狀枯瘦杖策自東而來謂紫衣曰大為諸子所擾也紫衣笑而不言老父亦笑曰其可言也言訖相引入穴而去明日知微掘古槐而求唯有群鼠百數奔走四散紫衣與老父不知何物也

出河東記

建康人

建康人方食魚棄魚頭于地俄而辟下穴中有人乘馬鎧甲分明大不盈尺手執長槩徑刺魚頭馳入穴去如是數四即掘地求之見數大鼠魚頭在旁唯有筋一隻了不見甲馬之狀無何其人卒

出稽神錄

盧嵩

大廟齋郎盧嵩所居釜鳴竈下有鼠如人哭聲因祀竈竈下有五大鼠各如方色盡食所祀之物復入竈中其年嵩補興化尉



竟無他怪

出稽神錄

### 柴再用

龍武統軍柴再用常在廳事凭几獨坐忽有一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手而立如欲拜揖之狀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即起逐之鼠乃去而廳屋梁折所坐牀几盡壓糜碎再用後為廬鄂宣三鎮節度使卒

出稽神錄

### 蘇長史

蘇長史將卜居京口此宅素凶妻子諫止之蘇曰爾惡此宅吾必獨住始宿之夕有三十餘人皆長尺餘衣道士冠褐來詣蘇曰此吾等所居君必速去不然必及禍蘇怒持杖逐之皆走入宅後竹林中而沒即掘之獲白鼠三十餘頭宅不復凶

出稽神錄

### 盧樞

侍御史盧樞言其親為建州刺史暑夜獨出寢室望月於庭始出戶聞堂西階下若有語與笑聲躡足窺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踰尺男女雜坐飲酒几席食器皆具而微獻酬久之其席一人曰今夕甚樂然白老將至奈何因嘆須臾座中皆哭入陰溝中遂不見後罷郡新政家有猫名白老既至白老穴堂西階地中獲白鼠七八枚皆殺之

出稽神錄

### 朱仁

朱仁者世居嵩山下耕耘為業後仁忽失一幼子年方五歲求尋十餘年終不知存亡後一日有僧經遊造其門携一弟子其形容似仁所失之幼子也仁遂延僧于內設供養良久問僧曰師此弟子觀其儀貌稍似余家十年前所失一幼子也僧驚起問仁曰僧住嵩山薛蘿內三十年矣十年前偶此弟子悲號而



來投我我問其故此弟子方孩幼迷其蹤由不甚明僧因養育之及與落髮今聰悟無敵僧常疑是一聖人也君子乎試自熟驗察之仁乃與家屬共詢問察視其母言我子背上有一鱗記遂巡驗得實是親子父母家屬一齊號哭其僧便留與父母而去父母安存養育倍於常子此子每至夜即失所在曉却至家如此二三年父母以為作盜伺而窺之見子每至夜化為一大鼠走出及曉却來父母問之此子不語多時對曰我非君子也我是嵩山下鼠王下小鼠既見我形我不復至矣其父母疑惑間其夜化鼠走去出蕭湘錄

○李昭嘏

李昭嘏舉進士不第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託之地主司晝寢忽寤見一卷軸在枕前看其題乃昭嘏之卷令送于架上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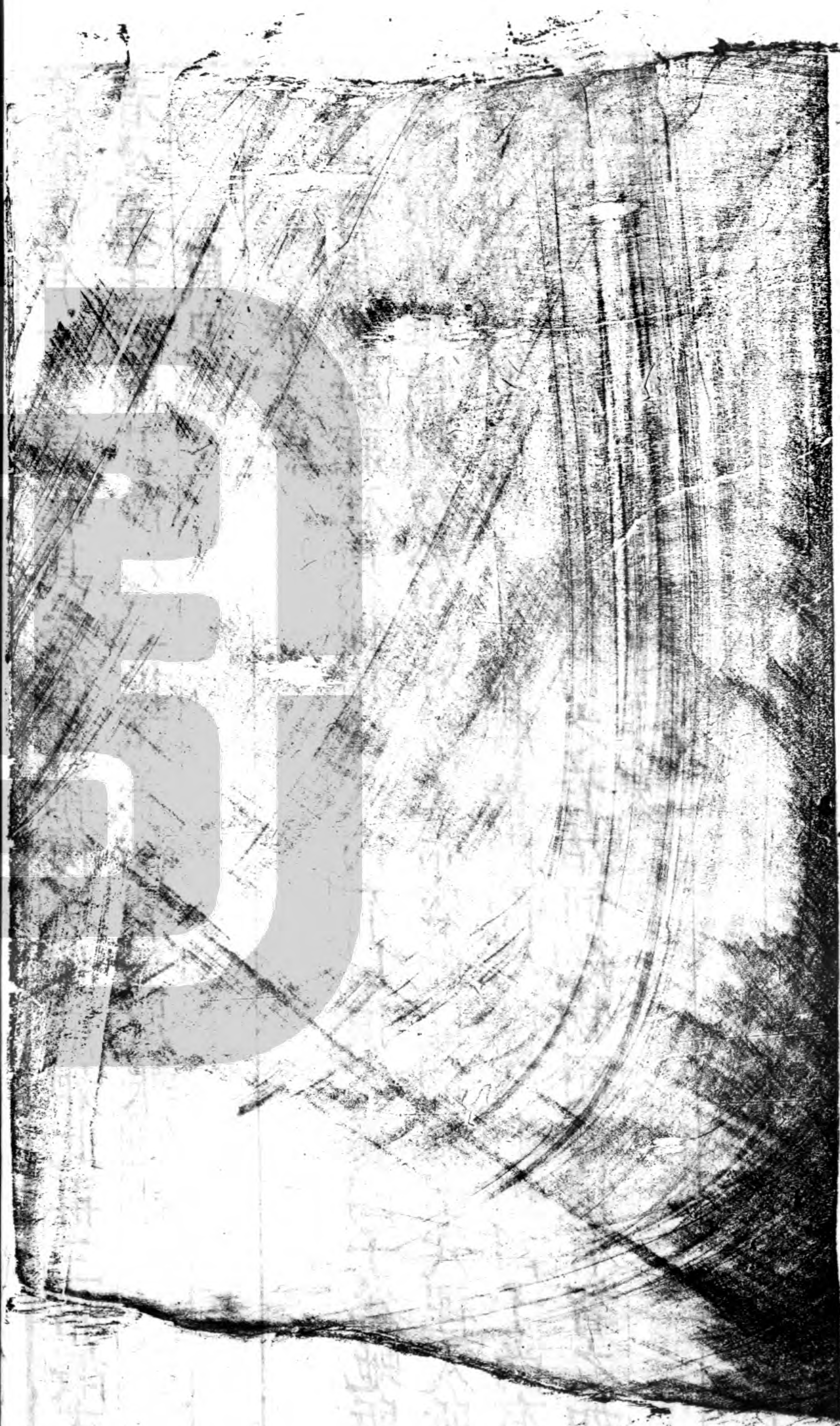
鼠狼

○張文蔚

寢暗視有一大鼠取其卷銜其軸復送枕前如此再三昭嘏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猫皆云鼠報出聞奇錄

相國有張文蔚莊在東都栢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為蛇所吞鼠狼雌雄情切乃於穴外坩土恰容蛇頭伺蛇出穴裡入所坩處出頭度其迴轉不及當腰齧斷而劈蛇腹銜出四子尚有氣置之穴外銜豆葉嚼而傳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之如是乎最靈者人胡不思之出北夢瑣言





Large, faint, stylized characters, possibly a watermark or a large seal, overlaid on the page. The characters are highly stylized and difficult to read, but they appear to be arranged in a vertical or semi-vertical orientation. The watermark is a light gray color and is centered on the page, overlapping the dark textured area.



